



癸  
籟

下  
册

太  
上  
感

〔附斷〕夫見人慘刻。委曲救正。苟可全物命於困迫中。皆陰德事也。乃楊開猶有每事致問之心。而楊詢初無微言勸導之意。且反逢迎以贊美之。此神所以褫其魄也。凡爲入幕之賓者。可知所戒矣。

### 逞志作威

〔箋註〕凡人立身正直。自能服人。故曰謙尊而光。逞志者。逞其意氣。作威者。故作威稜。不惟人所不服。即造物亦必訶之。昔陶士行貧時。冬月母子著敝葛。及士行貴。母縫敝葛於行袖間。曰。當盡心恤民。勿忘著葛衫時也。宏治中。蕭山魏文靖名驥。爲南太宰致政歸。一日葛巾布袍。跨驢至杭城。適邑丞出城。見公不下驢。遣問何人。公應曰。魏驥。又問何處人。公應曰。蕭山魏驥。丞大驚。急下車伏道旁。魏公於驢上拱手慰之而去。史良佐爲御史。巡視南京西城。而其家在東城。每出入。怒居民不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民對曰。吾等總被倪尙書誤。郤官曰。何誤也。民曰。尙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出入里中。人或走避。輒使人諭止之。曰。爾曹同居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民等甚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不意逢彼之怒也。御史善其言。悉皆放之。漢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決囚報。至流血十餘里。爲中尉窮治。每糜爛獄中。所論殆無得出者。凡論決囚報。大者族。小者死。家盡沒入償贓。相連千餘姓。會春月猶歎曰。再展冬一月。足吾事矣。有人告溫舒罪。至族誅。北齊張和思狼戾。論斷獄囚。無論真誣輕重。必被枷杻。箠楚備極。囚人不勝。名曰生羅剝。其妻四孕。皆臨產悶絕求死。生子皆著肉枷手足連絆死。後和思左遷。坐事。時手足如杻。嗚呼。小人得志橫行。才人乘機任性。其病一也。其報應一也。

〔引經〕書曰。無依勢作威。

〔附論〕嘗觀世間淺衷小輩。驟享富貴。便自驕恣。非欺侮同類。卽奴隸鄉黨。豈知富貴貧賤。數實輪轉。故名閤寢微。而振緒無人。卽同寒族。草茅崛起。而繩武有後。便作世家。歷觀古今。興替如林。無奈蝶夢蕉鹿。世人認作真耳。

長牧菴閣老。旣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聲。一夕微行。遇令於道。公直衝其前導。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也。今汝盛陳儀衛。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爲。無己。其從予行。乃悉屏其從者。攜令手偕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令曰。得毋勞乎。且與子飲酒。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如何。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買賣者。每月悉徵常例錢。蠹役因假虎威。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縷述某令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卽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無覺察乎。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輸值訖。出謂令曰。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盍分路而往。令卽去。公復回至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寓客處。公曰。汝今宵當被橫禍。我此來非爲寄宿。蓋護汝也。酒家異其言。遂留之。至夜半。聞剝啄聲甚急。則里胥縣差。持硃籤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嗔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爲者。公強欲與俱。遂連拽以行。酒家喪魄。不知所指。公慰之曰。有我在。無恐。會卽釋汝也。至則令升座。首喚酒家。公以氈帽蒙首。與酒家並縮鎖登堂。令一見大駭。亟免冠叩額。公

升其座笑曰。吾固知汝之必迷酒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郤一員。摘印官也。

杜荀鶴未顯時。遇僧曰。公有福相。必得高位。但勿作威。恐不令終。及從梁祖開國。怙寵不戢。專報匪眚。事未悉舉。夢神呵曰。汝忘僧言耶。罪莫贖矣。尋死。

〔附斷〕纔一得志。遂圖報復。何中之褊而刻也。是爲逞志于儕輩。

梅侍郎初爲固安縣令。有中宦饋公豚蹄。乞爲追負。公烹蹄。召中宦飲。並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宦意似惻然。公復呼來。盛額曰。吾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公言時不覺墮淚。負者聞言愈泣。中宦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索債逼迫者。深居高拱。自謂索其所當索耳。豈知鬻妻賣子一段光景。有大不忍見聞者乎。

### 辱人求勝

〔箋註〕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乃必欲以此爲勝。器量褊淺。但顧眼前。卽以世法推之。事局轉環。世情冷煖。如須賈辱范雎。少年辱韓信。轉瞬之間。身躋王公卿相。而庸人且奔走俯伏。以悔罪於車塵馬跡之下。辱人者豈必能勝哉。尙書林退齋公雲。臨終。子孫請訓。公曰。無他言。若等只學吃虧。此雖英雄大作用語。願普天下之人。勿作英雄語看。只作克己語看。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筍。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繆。漢

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槍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熟讀此詩。回思辱人求勝之時。何等短見。何等出醜。稍有見地之人。當憬然自失矣。

〔引經〕禮記曰。卑己而尊人。

〔附斷〕辱人求勝。在讀書者尤甚。其好勝之心。方且前無古人。如作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端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伏鄭。何況同時等輩之人哉。

梁張纘爲湘州刺史。邵陵王綸在郢。餞之南浦。吳興吳規。王客也。亦在坐。纘素驕貴。見規意不能下。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爾得陪今宴。規憤懣而歸。其子聞故。氣結而死。規夫婦慟子。相繼殞命。時人爲之語曰。張纘一杯酒。吳門殺三人。纘尋死。

〔附斷〕大丈夫貴能屈能伸。何必以區區杯酒爲榮辱乎。纘固小人。而規之父子夫婦。亦皆硜硜者流耳。

### 敗人苗稼

〔箋註〕孟子註曰。社。土神。稷。穀神。古來天子諸侯用太牢。以親祀之。誠以食者民之天。民非食不生。而稼穡與封疆並重也。敗者。或阻水利以旱之。或決堤坊以塗之。或縱牲畜以踐食之。或好遊獵以蹂躪

之。傷天地之生成。絕民間之衣食。悞國家之賦稅。此不仁之甚者也。

〔引經〕孟子曰。不違農時。又曰。五穀熟而民人育。

〔附論〕明太祖嘗謂太子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人惟樹五穀。身不離畎。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衣不過練裙布袍。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出其中。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家之勞苦。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迫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

錢益者。奴隸也。其主以謀田不遂。令益以稗子撒彼田中。益謂妻曰。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命。乃蒸熟稗子而後撒之。主密使人偵視。見已撒矣。後益生子美中。登進士。隨任受封。享高壽。曾于召將時。批出三十年前蕘稗事。故有此報。

〔附斷〕此不肯敗人苗稼者。夫不害人苗。仁也。不違主命。義也。仁行義全。受封享壽。理也。

長洲鄉民仇便。與同里周某有隙。周田禾數畝。正垂穗。而仇率其徒衆。夜往擣之。明發。周往視禾。瘁矣。悵恨而歸。莫知誰何。路逢一叟曰。異事異事。昨暮宿龍王廟。夜半見燈火熒煌。絳服金樸。兩兩來過。喧言此地仇便。拔周某田禾。獲罪最重。當奏明上帝。四鼓却迴云。奉帝旨。仇便雷部施行。廟神迎送不暫息。吾避廟旁。亦不得息。周聞之大驚。不敢認是失主。未及一年。前言果驗。

〔附斷〕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稼穡乃生人之性命。而敢於輕賤之。逆天甚矣。未有不加之罪者也。

破人婚姻

〔箋註〕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夫婦居五倫之一。破者。或間之於未合之先。或敗之於已合之後。使男家退親。女家賴婚。男女生離。彼此怨曠。甚致絕祖宗之血食。斬百世之苗裔。大損陰鷲。有乖天理。〔引經〕孟子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附論〕嘗見顯貴之家。廣置婢媵。其中每有既經許人者。主人或愛其顏色。而列爲姬妾。否則爲利所惑。嫁與他人。又或僕厮之中。有夫才而婦劣者。則遣其婦而留其夫。有婦才而夫劣者。則逐其夫而留其婦。嗟乎。魚水之歡。誰不相憐。枕席之恩。孰能永訣。乃一旦斷其絲蘿之好。分其鴛鴦之翼。哀莫甚焉。凡有人心。能不念之。

孫洪少時。與一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固索視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洪名下有朱字云。于某月日不合寫離書。爲上天所譴。孫愕然曰。有翁媪相詬求離。某因代寫離書。不意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中而孫下第。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因問孫所遇人姓名。追尋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馳書報孫。孫後以太學內舍生。免省試。歷躋臚仕。屢典大郡。所至有婚姻之事。婉轉調護。

浙中一孝廉。有友窺某妻色。殊絕。欲計得之。孝廉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妻有所私也。某欲出妻。商于孝廉。復力主之。爲作離書。既脫橐。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橐塞管中。越三年。爲順治戊戌會試。攜筆入闈。忘其脫橐之在內也。者摻得紙。以功令故。荷枷責杖。革去舉人。



〔附斷〕合而觀之。前偶寫離書。有關功名之明驗。吾猶幸其可以改過而自新也。彼孝廉獨非人也哉。何故生心爲謀佔姦淫之事也。枷革之報猶輕矣。

天津有丁生者。家貧讀書。聘妻未娶。岳家甚富。見婿貧。有悔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盛饌相待。丁素豪飲。見酒不辭。不覺至醉。岳某語之曰。吾女有殘疾。不足以奉箕帚。願以千金爲篝火之資。子成名後。可另娶佳人。請即寫離婚書。丁素性傲。且醉。慨然曰。賣妻吾所不爲。千金何足以動吾心。人何患無妻子。爾旣不願。請即作離婚書。岳某大喜。遂呈紙筆。丁乘醉一揮而出。道遇同窗某。邀至家。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爲不平。丁夷然置之。某家素豐。因令媒妁往議婚。其岳某以爲門戶相當。即允之。某定期迎娶。前數日。告丁曰。爾之棄妻。吾已娶之。吾與爾交最密。何可不我賀。丁素曠達。且曰。吾已離婚。即同陌路。何害。迨合盞之期。丁往賀。某邀丁視新婦。顏色甚麗。丁頗心動。然已無如何。乃入席痛飲。某復與諸客殷勤相勸。遂至沈醉昏睡。不知人事。某令人送丁臥新床。反鎖其門。丁至五更始醒。見已臥洞房。新婦凝粧坐待。大驚。急開門。門已鎖。大聲疾呼。某開鎖而入。謂丁曰。爾已與新婦成婚。可攜歸矣。丁力矢天日。某曰。此吾意也。爾岳如有言。吾當與之搆訟。時新婦亦知係故夫。遂偕丁同歸。某倩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慚。不敢有他說。後丁與某同舉孝廉。全人婚姻。其功甚大。此舉尤有豪傑舉動。天之報善人也宜矣。惜未傳其姓名。

嘉定秦簪園先生。前曾詳其因孝而致大魁一事。今又聞其厚德一節。因並錄之。先生少時貌甚劣。質直無文。合盞之夕。新婦悶坐垂涕。先生詢之曰。余雖不才。忝名庠序。家雖不豐。尙可溫飽。今日吉期。何

爲若此情狀。新婦云。幼已字有婿家。父母嫌其貧。遂悔初盟。先生詰以何人。新婦爲述其姓氏。乃同學友也。先生立即趨出。並遣人將同學友招之來。告其故。且謝誤娶之罪。幸未成婚。即以己之洞房。爲同學友之洞房。次日將奩飾衣物。悉行贈與同學友。而送之歸。嗣於乾隆癸未科登禮榜。當未傳臚時。前十本已知爲楮廷璋。蔡履元。商衡。李調元。吳霽。董潮。程沅。馮丹香。齊翀。張秉愚。其第一名楮公。乃長洲人。與同郡某宦素有隙。適諸城劉文正公。將所定前十本進呈。某宦思欲中傷之。因語文正公云。外間早已迎新鼎甲矣。公本公正無私。不知機詐。聞此言勃然曰。難道我有弊乎。既有此言。曷改諸。遂將第十一至第二十之秦大成。沈初。韋謙恒。董誥。孫效曾。費南英。祝德麟。李家麟。孫良慧。曹焜。十本進呈。而簪園先生竟大魁多士。

苟富而驕

〔箋註〕史稱晏平仲爲齊相。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季武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古人儉德如此。所以能持滿也。至若石家錦絲步障。而仇怨見收。何曾日食萬錢。而子孫凋落。禍盈福謙。天道亦至顯矣。苟富。謂僥倖而富。貧而暴發。忘其本來。驕心旣生。放僻邪侈。無不爲矣。

〔引經〕論語曰。子貢曰。富而無驕。禮記曰。小人富斯驕。驕斯亂。

宋楊誠齋萬里。其夫人年七十餘。每冬夜黎明。詣廚親視作粥一釜。徧食僕婢。始令服役。其子東山先生曰。何自苦爲。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晨寒。須腹中有火氣。乃堪役耳。東山守吳興。夫人于郡圃種苧。躬紡績爲衣。時年八十矣。平居首飾止于銀。衣止于絹。四子三女悉自乳。有勸募乳母者。夫人曰。饑人

之子以哺吾子。忍乎哉。誠齋父子極貴。家惟木椽土階。如田舍翁。無所增飾。

〔附斷〕今之富家婆觀此。當知不驕之道。

鄭母崔夫人。子善果。爲方岳。襲封公。母恒紡績。每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母曰。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自皇后及大夫士妻。若惰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湛甘泉先生有來謁者。無論相識與不相識。必整衣寇延入。嚴諭門僕。不許妄回一人。苟必不可見者。則婉辭之。年八十餘。每遊屐所至。訪高士名儒。孜孜談道無倦容。其肅賓好賢之誠如此。勞曾三日。今之士大夫尊己而卑人者。比比矣。昔有一士謁見貴人。吏報曰方寢。士作詩曰。公相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此詩可稱絕倒。

苟免無耻。

〔箋註〕內典曰。無慙愧者。名爲畜生。又言若能慙愧。怨罪兩空。胡嘉棟曰。君子存仁取義。惟其心有所耻。故生不苟徇。死不倖免。如疆場之臣。便當衝鋒冒敵。苟濟國事。何愛一身。臺諫之臣。便當批鱗觸奸。苟悟君心。何辭九死。若蠅營狗竇。竊祿固寵。臨患難而逃避。罹憲網而幸脫。搖尾乞憐。偷生免死。此等皆是苟免。反向人揚揚得意。略無愧心。豈復知有廉恥事乎。

〔引經〕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又曰。耻之於人大矣。禮記曰。臨難無苟免。

〔附論〕人不可苟免無耻。豈獨爲臣者然哉。子有死孝之道。婦有死節之貞。朋有死信之義。皆經也。是故沉江求父。擊虎救親。哀激之氣。生于孝也。斷臂示潔。投厓守身。霜烈之操。出于貞也。至若程嬰之於杵臼。高允之於翟黑。非死信者乎。夫上天所重者。忠孝貞義之人也。而人間所敬者。亦忠孝貞義之人也。彼無耻者。烏足以語此。

韓侂胄于吳山治南園。中構一村庄。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憇之喜甚。曰。撰的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及遊他所。聞庄中犬吠雞鳴。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彝所爲。韓大笑。及韓敗。師彝有罪死。

〔附斷〕此載在史册。爲當世譏笑。後世訕詈者也。嗟乎。士君子置身朝端。縱不能矯勵名節。風茲有位。亦何至喪廉亡耻。乃爾哉。

認恩推過

〔箋註〕恩非己出而冒認之。過實在我而推委於人。其始不過要譽避怨之心。然人本有善而我掩之。人本無惡而我冤之。利己損人。公道泯滅。實小人之尤也。上文言自罪引他。此又言推過。引者自知己罪難脫。又連累他人也。推者自揣我過可辨。竟巧卸他人也。

〔引經〕禮記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

王文正爲相。寇萊公使人問公。欲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寇憾其言。已而制出。除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寇入對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薦也。寇乃愧服。以爲弗及。

〔附斷〕沂公又嘗有言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而示私恩也。恩欲歸己。怨將誰當。甚矣恩之不可認也。

明夏原吉。爲刑部尙書時。一吏持精微文書請押。因風吹。爲墨所污。吏懼。肉袒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爾起。次日早朝。畢至便殿。見帝請罪曰。臣昨不謹。墨污精微文書。上命易之。公退。吏猶懼甚。公於懷中出所易者。吏大感悅。

宋高宗時。賢宰相周必大。先任臨安府。和劑局官失火。延燒民房。該問局官死罪。必大問曰。設使火自我起。當得何罪。吏曰。當免官而已。必大遂自認罪。局官得免死。必大後歷官至宰相。封益公。年九十餘歲。

### 嫁禍賣惡

〔箋註〕前云自罪引他。又云認恩推過。引與推。其惡顯然者也。嫁禍者。如嫁女于人。人亦願娶。賣惡者。如賣物于人。人亦願買。邱壑甚深。機軸甚曲。鬼神之所深惡也。

〔引經〕論語曰。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校瞰其夫侵晨出。卽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伏床下。其夫曰。我見天寒。恐爾冷。回來爲爾加被耳。夫去。校念曰。彼愛妻如此。何忍負之。與我淫耶。解佩刀殺婦而出。曉有賣菜翁入門。鄰人執以聞官。認服成獄。將棄市。校登場大呼曰。某妻是其所殺。監決者奏聞其故。校曰。婦頗美。小人實與通。因聞其夫語。某恨此婦負夫。一時義氣激發。遂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太祖曰。

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並釋之。

〔附斷〕此不肯嫁禍于人。而禍亦立消者。

沽買虛譽

〔箋註〕譽者名也。沽買者。有用賄邀致。行術招引。詭詞動衆之意。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南嶽夫人曰。人隨習俗。要求華名。譬如燒香。衆人皆聞。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哂而遠之。此言虛譽之無益也。况可欺世盜名。恬不爲怪乎。如居官者。要人稱廉。要人稱公。以致賄囑要路。買求薦揚。挾惠施恩。刊刻碑頌。再如爲士者。義理實未達也。好刻文章。名節本未真也。偏講聲氣。甚而假道學語錄盈箱。大和尚逢人付拂。坐享大名。全不知耻。古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兩人真僞有誰知。此夫子所以爲政七日。首誅魯國聞人也。

〔引經〕孟子曰。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附論〕袁黃曰。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宋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二十年矣。洪發其奸。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竄諸盜錢吏。吾以聞於朝。洪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諸吏。諭以償錢則赦罪。不然死矣。吏親屬聞

之。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廓愧而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附斷〕甯隱己名。不入人罪。洵是塵視外來利祿心腸。若稍存一毫希冀。豈能若此平恕哉。

### 包貯險心

〔箋註〕貯。藏也。包貯於心。人不能測。正所謂腹中懷劍。笑裏藏刀。滿面春風。一腔惡業。使人不覺其怨怒。而立被中傷。古來此輩。害人最毒。其受報亦最慘也。劉勰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昭然明白。而人則厚貌深情。不可得而知之也。故有心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情猜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以僞爲者也。而僞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徵取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耻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奸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

〔引經〕論語曰。子曰。匿怨而友其人。詩曰。盜言孔甘。又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杭州古蕩馬姓者。素事深刻。長子某諫。不聽。撥逐外居。自與次子某。共營家計。蓋喜其肖己也。乾隆辛未。歉收。斗米三星。商米不繼。百姓乏食。馬有米豆數百石。人勸其出糶。已獲重利。馬曰。未也。我米須五兩一石方糶。人怪之。忽雲起如綫。雷雨陡作。烈火飛烟。濃罩倉屋。馬爲巨雷震仆。俄而天霽。屋宇蓋藏。盡成灰燼矣。妻媳子孫十餘口。俱僵臥牆外。叩之云。方雷電交作時。見猙獰者數輩。從空提出。心神迷

悶。不知身已至此。獨長子已分居遠隔無恙。時五月二十七日也。邑宰勘臨。詳識其事。夫一言方出。禍即隨之。可不畏哉。

江東村落。衆巫構一神祠。有一少年不信。巫聚謀曰。吾儕爲此。勞費不貲。若不制伏此人。事必敗矣。因夜請少年曰。子若不敗吾事。當以十萬錢相贈。少年喜而問之。因教之曰。汝明早入廟。罵詈如前。凡廟中供獻酒餚。舉飲啖之。斯須即僞作受械之狀。口中哀訴。以顯神靈。今先以其半奉君。少年受金許諾。次日果來。袒裼叫呼。極口醜詆。衆人大驚。觀者踵至。少年將神前酒餚。悉飲啖之。旋即俯躬如受縛之狀。叩頭謝罪。忽有黑血自口中湧出。七竅繼流。仆地而死。里益神之。喧傳四方。諸巫所得。不可勝計。越一年。其黨以分財不均。詣郡首告。乃巫寅毒于酒餚內。以殺其人者。捕治引罪。衆皆伏法。

周翠渠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答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松江東門外。一火居道士。專爲人咒詛發檄。又慣造匿名詞陷人。順治初年。直指涖松郡。縣官令此道士充陰陽生。乃先潛入察院。以一詞置公案席下。告鄉人馮姓者。諸不法事。直指下車。升堂得詞。提馮至。察其誣。直指曰。此匿名法所禁。我未至院。扇鑰甚嚴。安得有此。必諸衙役爲之。窮究得實。將道士治罪。後數年。道士與其二子送里人喪。至洞涇。值雨雷大震。提道士擊死。鞋底如粉。霹靂從腰間出。時護喪人衆。目睹驚歎。遠近觀者。皆知爲陰險之報。

〔附斷〕合而觀之。三案得報。猶是包貯險心之小者。若乃四兇五鬼。惡名萬世。即如溫懿莽操之奸術。



能籠罩一世力。能傾覆家邦而不能保首領。庇子孫則險心亦何益哉。蓋不產此輩。不謂濁惡世界。不誅此輩。不顯業果報應。

### 挫人所長

〔箋註〕此與蔽人之善有別。善者。道德仁義之謂。長者。凡人一才一藝皆是。蔽者。隱之使勿彰。挫者。故爲摧折以敗其成也。

〔引經〕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附論〕夫跛者善跪。僂者善俯。瞽者善聽。修者善走。天下所以無廢人也。矧材藝之可取者乎。故君子在上則汲引焉。在下則鼓勵焉。彼挫抑之者何哉。

穆脩以詩著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眞宗一見。極口歎賞。且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挫之曰。此人行不逮文。上由是不復問。謂立心如此。所以死無葬地也。

〔附斷〕嗚呼。一言之下。關人終身。彼挫人者。雖曰掩人之長。實則喪己之德矣。

### 護己所短

〔箋註〕此與知過不改有別。過者。過惡之謂。短者。凡有一事一行。不如人處皆是。不改者。因循怠惰也。護者。多方揜飾也。冒起宗曰。凡人護短初念。或畏人譏彈。或徐圖改易。眼前雖彌縫得好。心上還打點不過。迨遷延不改。然後認非爲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是以病入膏肓。竟不可救。且護短不獨在自己一身。如祖父而護子孫之短。勢宦而護奴僕之短。官府而護吏胥之短。種種皆是。不知此輩

所作過惡。皆因我而起。不能防檢。反養成之。吾不知其爲禍將何如也。

〔引經〕大學曰。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附論〕世之護短者。大抵皆倔強之流也。然在士庶。其失不過僨事喪名而已。而在從政者。則爲害莫大。或建議未當。與事不利。朝行而夕更之。無損也。乃必護而終之。以致亂國病民。而戮辱亦及焉。其短猶得而護焉否耶。

文安縣民某。娶婦美而不孝。婦每向夫前泣訴。言姑不仁。夫默然。一夕夫出利刀與觀。佯謂曰。汝言我母不仁。吾欲殺之何如。婦曰甚好。夫又曰。汝且謹事一月。使人知汝孝。我母惡。然後暗行此事。婦依言。怡色柔順事之。過一月。夫又持刀問曰。姑近日待你何如。婦曰比前畧好。夫曰。汝再謹事一月。看何如。至期。又持刀問之。婦曰。姑今待我好。不可殺。夫大怒曰。人生以孝爲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汝不能敬事我母。反教我行此大逆。故辦此刀。實欲斷汝之頭。豈真殺母。故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以顯我母之慈。然後殺汝。遂執刀砍婦。婦驚懼求饒。久之方釋。後皆成孝慈焉。說此則凡失愛於父母者。特患己孝之未純耳。若純未有不能感動者。所謂瞽瞍底豫是也。其人有大本幹如此齊家甚妙

明徐階號存齋。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朴作。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顏苦孔卓。實出揚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徐起而立曰。木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傳稱。徐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子孫貴顯累世。

〔附斷〕不護己短。固爲人所難。而能于公堂之上。衆目之地。毫無矜驕自文之意。則尤難矣。此徐公所

以獲顯秩也。可曰不護短。乃小善乎。

### 乘威迫脅

〔箋註〕迫是逼迫。脅是挾制。乘威迫脅。較之逞志作威有別。蓋逞志者意在作威。以圖快心而已。別無他故也。乘威迫脅者。則用其威。以爲害於天下。譬如爲官者。因不服而逼之使服。賄不與而逼之使與。以至興工役。則刻期完竣。徵稅糧。則任情暴虐。皆威脅也。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而逼之使從。產不售而逼之使售。以致勒索債負。倚強取盈。收斂租稅。錙銖務盡。亦威脅也。人怨天怒。其不受報者鮮矣。所以公卿當國。節鎮當權。守令當事。吏役當道。以及富貴人家。凡事須存寬恤。猶恐下情屈抑。其在通都大邑之民。見聞稍廣。猶可支吾。若窮鄉僻壤之夫。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驚戰。入城市則神魂畏怯。稍加凌逼。立時破碎。豈不可畏也哉。

〔引經〕書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武三思僭封魏王。威勢擅朝。聞補闕喬知之婢碧玉貌美。暫借教其姬侍妝梳。竟強納之。不復放還。碧玉善歌舞。通文翰。知之絕愛。一旦被奪。不勝眷恨。作綠珠篇詩寄之。碧玉得詩持泣。遂投井死。三思出其屍。得詩於裙帶間。羅織知之以法。其後常見二人作祟。未久伏誅。

松江華亭縣蠹吏陳生者。不問事之曲直輕重。惟狐假虎威。貪財肆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爲犬。家人驚慘。詣寺問之。犬聞家人至。急避于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語犬曰。陳相公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腹下垂一物。狀若便袋。上下有皮

條。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附斷〕合而觀之。世間惟色利二事。最足起人不良之心。故太上所垂戒者多及此。集內所引證者亦多及此。

甘南崔某兄弟二人。其兄爲武生。俱強梁。其子姪亦橫暴。初無恒產。但以重利盤剝。磕詐爲生。不數年。家遂富。貧民借貸者。任意滾算。或折其房產殆盡。又以其男婦爲工人。以償息。或債還清。又措約不還。數年後。復持約盤算。稍有葛藤不清者。令其黨。細執到家。夏則曬烈日中。冬則閉冷室內。必如其願而後止。由是家益富。某又以財利。交結鄉保胥吏。聯爲黨羽。凡受害者。俱不得申。是以遠近切齒。莫可如何。但富甲一鄉。久爲盜賊矚目。至咸豐初年。有陳姓被其害不堪。屢訟於官。又不能雪。因勾通外來盜匪數十人。夤夜劫其家。殺崔某弟兄。及男女數人。縱火焚其屋。並投屍於火內。焚之。陳姓與盜俱遠。官司緝捕經數年。僅得盜首二人。置之法。餘俱無獲。崔氏之族。由此而滅。意以爲土豪剝害貧民。久成積習。視崔某之禍。能不知所省耶。

縱暴殺傷

〔箋註〕殺者。致之死地。斷其命也。傷者。雖未至於死。而肢體傷殘。腑臟觸損。去殺不遠矣。暴者。殘忍猛烈之謂。縱者。放軼滿量。無所不至也。各本註解。皆兼人與物言。愚意謂用兵之人。尤宜拳拳此訓。終身服膺者。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冤。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應獲罪於天也。

〔引經〕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附論〕君子無念不慈。藹藹然與世相親者。仁是也。小人無念不惡。洶洶然與人戕害者。忍是也。夫以一念之仁。擴而爲百念之仁。則爲善人。以一念之忍。長而爲百念之忍。則爲惡人。善惡之界。亦在乎操縱之間而已矣。人性本善。而習則變焉。操之則本然者存。縱之則習然者勝。習勝而流於情慾之途。安有不爲暴者乎。暴則殘。殘則毒。日流於三塗惡道。而不自知矣。

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當終。其年春初。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遠覺其情。並其子申於朝。力爲明辯。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妻妾生二子。後皆顯貴。

宜興莫魯巖。諱大勳。順治辛丑進士。甲午舉於鄉。年十九時。本房郝公紳翰。取卷已足。餘卷束置竹箱中。中秋之夕。已就寢。聞箱中剝啄聲。疑爲鼠。卷須解部。恐嚙損。呼吏啓箱視之。無所有。仍鎖訖。俄而聲又作。復令啟視。遂束抖擻。卒無他。姑置之。明晨則見一券。從箱口移動出。累黍。乃大駭。指示諸役。役盡驚。啓箱出卷。亟加品題。呈主考。遂取中。出闈後。魯巖謁謝。適新舉子三人同見。甫就坐。未及涼燠。郝公亟問孰爲莫兄者。魯巖應諾。公曰。子之獲雋也甚異。魯巖罔測。公曰。平生有何陰德。謝無有。問其父若祖。謝如前。公曰。必有陰德。試詳之。茶再行。魯巖乃曰。只有一事。或者有當於天心乎。某父爲外郎。敝邑某鄉。三村鼎立。某紳欲造墓其間。三村尼之。不果造。紳銜之。張提臺在鎮時。紳爲言。三村將叛。已得令

發兵屠戮。令下邑。邑侯召某父語之。父言。今若日中往。將竄散。須夜半可剿絕無遺。副憲令也。侯以爲然。父急屬密戒。徧語三村。大兵至矣。可速去。三村人悉竄走。兵以二鼓行。不得一人。所屠牛羊豕畜而已。郝公起身向天再拜曰。有此救人陰德。誠哉宜膺顯報。予闈中得子卷。其異爾爾。子年少登科。行且成進士。將來須做好官。後福正未有艾也。辛丑魯巖登第。宰嘉善。清惠有聲。

〔附斷〕全活無數生靈。德莫大焉。此皆不忍暴殺之驗也。

無故剪裁

〔箋註〕一片之衣。千蠶之命。况機婦織女。晝夜勤勞。千絲萬縷。方成布帛。人之受祿有限。早當減損惜福。故晉文公衣不重帛。魏文侯大布之衣。子夏衣若懸鶉。季文子無衣帛之妾。董京殘繒爲衣。祭彤衣無兼副。至於古之帝王。漢文帝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劉裕藏破衲。以示子孫。唐太宗嘗出袖示人曰。此衣已三澣矣。宋太祖因永甯公主著翠襦。謂曰。自今勿復爲此飾。主曰。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效之。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知惜福。豈可造惡業之端。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數以蠶事之艱。徵稅之費。勅嗣後不佞者。斬。嗚呼。帝王之家。開創之主。尙且惜民之力。愛物之命。况公卿大夫。况士庶人乎。後世世祿之家。侈靡成習。閭閻士庶。僭越效尤。朝廷之正賦不完。且逐輕肥之習。父母之養殮不繼。先飾執袴之兒。凡人奢則必驕。驕則必淫蕩放僻。非禮之行。犯法之事。皆從此起。甚矣崇儉去奢之教。首在朝廷。次在公侯卿相之家矣。

〔引經〕書曰。暴殄天物。

〔附論〕昔人題蠶婦圖詩曰。蠶未成時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看此圖。此言蠶事女紅之苦也。况費過則福消。用奢則祿竭。可不戒哉。且看市中鶉結之子。半屬當年紈袴之兒。貧富何常。盛衰遞變。宜省福以予後人。留餘以保終歲。故智者憂盛危明。不敢豪侈也。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爲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喜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

〔附斷〕今世富室。當產育彌月之際。便金玉其子。錦繡其兒。以示炫耀。此固不知壽夭之難必。抑獨不知損福之事乎。苟欲爲幼子惜福者。當三復袁公夫婦之言。

### 非禮烹宰

〔箋註〕國家之祭祀燕享。非牲牢無以致敬。民間之事親養老。非肉食不爲甘旨。以及冠婚喪祭之事。禮之所在。烹宰不可盡廢也。烹者。指小鮮。宰者。指大牲。非禮者。謂極口腹之欲。爲殘忍之行。恣意殺生。相習成俗。殊不知凡人一生之食。即一生之祿也。祿盡則死矣。是以君子澹泊明志。非唯愛物之命。且惜自己之福。若非以禮節之。或一餐而殺數命。或一羹而害百生。試思八珍羅列。無過一飽。忍心毒害。覺與吾儒仁字去之遠矣。蘇東坡曰。予少不喜殺生。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豕羊。然性嗜蟹蛤。仍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

無量怖苦耳。至於牛者。天子祭天地宗廟則用之。五嶽四瀆則用之。諸侯祭社稷則用之。燕享則用之。國學祭孔子則用之。軍中饗士則用之。骨角皮革。爲軍旅之需則用之。除此之外。歷代俱有訓戒。

本朝設有令典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食牛文。以遍賜羣臣。頒行天下。歷觀古今載籍。宰牛者獨有顯報。故曰。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

〔引經〕孟子曰。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又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禮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附論〕世人縱不能斷然絕肉。宜先以七不食爲戒。見殺不食。聞聲不食。特殺不食。胎雛殺不食。腹乳殺不食。巧烹不食。慘制不食。由此擴而充之。自然慈心日生矣。

張莘田邑侯。奉差過浦城。梁荏林中丞。留飯北東園。以慈生編一冊贈之。中有一條最可警世者。云人情於誕日。生子日。婚嫁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或率然墮一餅。斷一釵。必籍籍疑不利。而庖人儿上。剝腸抉胃。肉血淋漓。此之不祥。視他不祥孰大。至於疾病。皆關定數。惟有開籠放鵠。解網縱魚。差冀可消夙孽。今反烹宰求禳。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至再至三。徒戕物命。增殺業。其無益有損也明矣。

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迴。表裏皆熟。毛落血赤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



如前。昌儀取鐵楸釘入地。縛狗足於楸上。放鷹鷂活抓其肉。肉盡。狗未死。號叫不已。後易之昌宗被百姓鬻其肉。肥白如豬肪。羊脂煎炙而食。昌儀被人打折雙足。抉取心肝。

〔附斷〕非禮尙不可烹宰。何忍爲此奇慘之事。令衆生苦中受苦也。直謂之自身罪上加罪耳。

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曰。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犄。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乞增永字於上。已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天。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卒。

金陵朱之蕃。爲人謹愿。未第時。夢一神人語之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笑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自悞耶。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甦。急呼家人請太守及郡僚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府。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旣而憫之。謂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爲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衆以爲妄語。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復立一簿於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余泣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啓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

延壽六紀。太守與衆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年至百歲。

杭州吳小汀子吳恒。初好食牛。連喪子女。適一子患痘危甚。吳夢追入官司。有訴吳殺牛者。爭辨良苦。主者命羣牛以鼻嗅吳。周身至面頰。吳惶懼。牛竟無言。吳自辨嘗食牛。實不殺牛。且永誓不食。主者諭牛而遣之。吳得釋。出見一高閣。閣上呼吳仰視。忽擲下一物。曰。還却汝。捧視之。乃其子也。驚汗浹背而寤。子尋愈。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十四日。程還九親見上元應天人王光。在泰州東臺場開店。有周屠買二牛。先宰其一。次日又當宰一。牛忽越高牆。至分司觸門。闖者逐之。復奔光店。牛逕入臥房。穀觶流涕。周屠追至。牛見周。即咆哮怒觸。人莫敢近。光持銀向牛曰。汝欲破吾家。則聽汝。汝欲吾救命。可勿觸。牛即低頭就光。光恐周無賴。向分司求照。分司毛來竹曰。汝家有何善。光曰。數代不食牛。毛曰。吾家亦八代不食牛。牛是以初投分司。不得入而即投汝店也。光喂養三年。老死埋之。自後生理日盛。遂成富室。

〔附斷〕夫人一生大快事。無過登第生子。屢豐享壽數者而已。乃皆以不食牛得之。至於宰牛之報。肉典經史。皆諄諄垂戒。更不可殫述也。

秦隴間有村民。世食犬肉。一日煮犬將熟。見皮上隱隱有文字。呼家人共視之。乃其父左臂上所刺者。時父死十二年矣。舉家哀慟。遂絕食焉。

〔附斷〕是之謂以其所忍。動之以其所不忍者也。今嘗見屠狗之人。徒手入市。則衆犬叢而吠之。必其形狀已變也。此又事之甚明。不待報應始知者。

楓鎮顏復初。業屠致當。每宰猪。不令氣絕。用鹽水灌入猪心。以槌徧體槌之。後得疾。徧體痛楚。令家人以木槌槌之。又索鹽水飲之。如此三日夜。將死。宛轉如猪聲而絕。

昔一僧好食鼈。以冷水養之釜中。於釜蓋鑿一穴。水漸熱。首昂求出。即飲以五味汁。未死而味已調矣。僧後睡失火。延及其房。烟燄迷誤。墻有圓窗。聳身欲出。纔露首。遽爲梁壓。身不得出。墻之外爲醬園。救火者無措。將以醬汁代水。淋漓入口。逾時而斃。

錢塘呂五。市炙鰻。每置鰻滿斛中。投鹽醋飲之。令味入骨。始加刃。不數年。忽胸腹燥渴。但思鹽醋。伏枕上時時呬之。胸爛腸潰而死。

宋時徐松年。家居城中。爲鄉人攬納稅賦。好食雞。人倩托料理公事者。必用此。投其所好。積之盈籠。前後殺傷無數。一日殺一雞。方燒湯要燻。忽活。繞屋飛走。年復捉而煮之。其子六歲在旁。共食。踞爐失脚。墮火傷腹。痛甚。呼父曰。不要把滾水泡我。肌膚盡爛而死。松年後亦典刑。

### 散棄五穀

〔箋註〕前言敗人苗稼。重在損人害人之意。與下文破人婚姻參看。此言散棄五穀。蓋以天地之所長養。天子之所躬耕。下民主伯亞旅。暑雨祁寒。終歲勤動。始得刈穫登場。盤中一餐。粒粒辛苦。萬古蒸民。維斯是賴。而可不生珍護敬重之心與。散棄者。或在田拋撒而不收。或在倉廢置而朽爛。或投之垢穢之中。或委之踐踏之地。或食其精而遺其粗。或因其多而置其餘。種種暴殄。皆足以致凶荒饑饉之報也。

〔引經〕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詩曰。稼穡惟寶。

〔附論〕嘗見貴介之子。市井之夫。貴金玉。賤五穀。不知稼穡之艱難。袖手食粟。擇美求精。置糞糶而不顧。豈不聞崇禎十三年事乎。時值大飢。有升珠而不能換斗粟者。易子以食。析骨以炊。餐草木。嚙泥土。蒙袂輯屨。貿貿風塵。枵然飢餒。莫延殘喘。蔡君諱于達。號九達。生平好積粟。當此出所積以賑之。宗族鄉黨間。賴以全活者無算。因目睹其艱。嘗諄諄以積粟愛粟。爲後人訓焉。且曰。維揚若閉城門十日。卽富室不無飢餓者。蓋以所有田租。俱收貯鄉間故也。然則人亦可知尺璧非寶。玉食最尙矣。而顧可散棄乎。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雷賜嘉興農家孝子米一事。傳播一時。言者失其姓名。謂是張叔禾先生之佃人也。極貧苦。孝子與母妻。共止三人。而食常不給。因與妻謀。以飯爲母餐。而已與妻食粥。如是者有年矣。至是母之飯。亦偶不給。以粥進。母性褊急。不食。傾於廁。俄而雷殷然作。母懼。跪於庭。子婦趨視之。詢得其故。亟如廁。取出以水潔之。相對食訖。隨同跪叩引愿。爲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二十四石。堆積院中。村鄰環睹驚歎。天之哀憫孝子如斯也。驚喜既定。孝子視米囊所書字號。則卽叔禾先生園倉之物也。又驚而往告其主。欲返歸之。先生曰。此天賜孝子者。非吾物也。堅不受。人兩義之。

陳傳敏公鑑。父孟玉。爲人善良。常出行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於水中。滌而食之。是夜夢神告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今將降生以大爾門。未幾生公。仕至太子太保尙書。累贈翁如其官。母封一品夫人。

〔附斷〕拾取在圃之飯。而得令子。享厚福。彼散棄者。可反觀已。

勞擾衆生

〔箋註〕古人用民。歲不過三日。雖古今不同勢。然民心之喜安而惡勞。喜靜而惡擾。千古一揆也。夫民安則力田服賈。可以樂生致富。民富則國家之錢糧。不致拖欠。地方之盜賊。可以消弭矣。唯大兵大役。朝廷不得已而用民之力。然奉行者。能稍留一綫之寬。便可存活無數之命。至若阿房築怨。長城築愁。煬帝之離宮。道君之花石。王足之淮堰。王詔之熙河。無事之中。生出有事。以致糜爛其民。同歸於盡。豈不可哀也哉。衆生二字。內典道藏。俱指人物而言。唯周式詒註云。衆生單指百姓。其說近是。

〔引經〕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附論〕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按醫書。述醫證。口辯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人服藥即效。治民之吏。亦猶是也。但使人皆稱便。即爲良吏矣。

楊太真嗜鮮荔枝。自嶺南至長安數千里。馬上飛遞。人馬多斃。故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後以祿山之亂。從上入蜀。至馬嵬賜死。

〔附斷〕嗜一荔而傷百姓無窮之力。馬嵬之惡報。有自來矣。

成化中。朝廷好寶玩。內侍言宣德朝。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寶無算。王命內侍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尙書。劉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匿之。都吏徧檢不得。凡三日。劉竟不

言。項笞吏曰。無矣。後事寢。項呼吏再詰之。劉笑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燬之。尙追究有無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爲兵部尙書。

〔附斷〕息一事而省朝廷無窮之害。大臣之謀國。宜如是矣。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箋註〕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石季倫被收。曰。奴輩利我財耳。夫多財多寶。固足以召破家之禍。而破人家以取之者。設心殘忍。行事慘惡。恢恢天網。又豈能獨存乎。

〔引經〕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浙江米信夫。爲人狡柔。里有大家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死。信夫擁富二十年。至元戊寅。爲謀反者牽連結訟。到縣。見吏宛如大家之弟。抑令招承。忿而訟吏于府。見府吏儼如大家之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盡。與妻女子媳八人。俱死于獄。

〔附斷〕此破家取財之報。所謂巧惡之五。足當直惡之十。而所償不啻加倍矣。嗟乎。豈非有盡者錢財。不可壞者心術耶。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箋註〕禍之最慘最烈者。莫如水火。虐燄之所焚燬。洪波之所洗蕩。老幼丁口。衣食廬舍。田產牲畜。以及鳥獸草木。昆蟲螻蟻。凡有生之物。靡有子遺。而忍決之放之。是何心與。至若地方長吏。皆有禦災捍

患之責。倘因循怠忽。致民居有漂沒塗炭之災。四境有顛沛流離之苦。較之決水放火者。又何以異焉。  
〔引經〕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書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

〔附論〕長春真人曰。修橋補路。拯溺救災。是大方便事。仁哉言乎。今世江湖旅舟。不幸覆沒。市廛舍宇。不幸回祿。雖神實罰之。而見者不可不憫也。無賴之徒。往往乘危攘貨。比之劫盜之科。不尤甚哉。宜乎其遭橫厄。而死亡無日也。

太湖韓三。性極貪狡。家居澤畔。門前挖成坑坎。引水注滿其中。往來不便。三藉此圖利。每負一人過水。必索錢數文。無錢者。任其徒涉。後三爲水蛇咬足。毒入脛骨。雖獲醫愈。然行必需杖。不能負人矣。

唐中書令楊再思死。其日中書膳夫亦死。同至冥司。冥司見再思。命取惡簿來驗。須臾綠衣吏唱再思罪云。如意年。突厥陷瀛檀等州。再思欲先邀功。決水淹沒州郡萬餘人。大足元年。洪水爲災。再思不能開倉賑濟。設法救溺。反決鄰近州郡。淹沒居民。百姓流離餓死。以數萬計。如此罪惡。應人無間。受生水族。世代子孫。皆被水厄。唱畢。又問膳夫罪福。吏曰。曾於水畔救一溺人。延壽一紀。宜放回。膳夫醒以告人。中宗召問焉。因命列之中書廳上。

李轅事母至孝。一夕有客來投宿。轅適宰雞。客意待己。既而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轅以實告。母病思肉。山居無肴。故烹一雞。不及君耳。怒而出。是夕屋後忽失火。將及廬。忽天雨。反風火滅。鄰人奔視。乃見一人臥在火中。所執放火之炬。仍在其手。細視之。即投宿之客也。且自言曰。我蒲光庭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甚薄。當放火時。見一神人立雲中。叱令火滅。反燒我身。言訖而死。

〔附斷〕合而觀之。乃知以水殃人者。業報即在水。以火殃人者。業報即在火。報應之確如此。孰謂上天可欺哉。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箋註〕前言擾亂國政。又言毀人成功。此言紊亂規模。以敗人功。則兩惡兼而有之矣。規模如一切律令政教。軍政禁約之類。前人費多少籌畫。多少推敲。然後定爲規模。此雖一人之功。實國家之大政。紊亂者。非唯敗人之功。實乃敗國之政。其罪可勝言哉。

〔引經〕書曰。罔以側言改厥度。

〔附論〕古來英傑才智之臣。無不欲爲國家立久遠之規模。而往往不能告成功者。其故何哉。親任之不專。而新進喜事者。得以敗之也。夫此新進喜事之人。其始雖不必盡出于奸險。而其後不覺壞將成之業。遂自蹈乎不忠之律。亦足悲矣。

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爲四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爲上。宜以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四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

〔附斷〕僧孺所忌者。功高奪寵耳。乃未幾而牛罷李相。是可謂敗人適自敗者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箋註〕器物。如耕之犁鋤。匠之斧鑿。武之刀仗鞍馬。文之紙筆書籍。在家則有動用器皿。在途則有傘蓋行具。在舟車則有篙漿輓帆。人之所需。而我陰損之。令之臨期無措。心術壞矣。更有因此而饑寒隨之。貧病隨之。功名阻隔。錢財喪失。其造孽豈淺鮮哉。

〔引經〕易曰。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朱少傅國禎曰。浙有二士。俱春秋名家。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謄真筆。嚼去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人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完。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穎生貼出。不得終場。禿穎生竟魁選聯第。

〔附斷〕甫禿人筆。已即被貼。何報之巧也。諺云。使心用心。反累己身。於此益信。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箋註〕此言妒人之貴也。人之榮貴。於我何損。而必欲望其流貶。此願一萌。添出無限煩惱。此人一日不敗。我心一日不悅。試反諸心。真有不可解者。究竟願他流貶。其人未必流貶。所謂小人枉做小人耳。昔柳子厚劉夢得之貶。武元衡實主之。元衡死于賊。劉柳猶無恙也。白樂天之貶。王涯實譖之。涯死于閹。樂天猶無恙也。王博文爲政平恕。常謂其子曰。我生平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吁。此真仁人之用心與。

〔引經〕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唐郭子儀有興復之功。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忌子儀。值相州軍潰。極口詆譖。肅宗罷郭兵柄。居于京師。魚又與元振交攻之。必欲加以竄逐。帝疑未釋。鄙憂甚。會吐蕃陷京師。卒得郭力。再安社稷。以勳名終。朝恩元振。皆以專恣伏誅。

〔附斷〕天生汾陽。再造唐室。豈人謀所能害哉。專恣伏誅。實惟陰毒之禍。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卽改竄春州。到未一旬而卒。

〔附斷〕遜之毀普。已見於前矣。乃李符欲陷遜。亦卒至自陷焉。何其視遜之獲報。如出一轍也。天道昭彰。不愈足信哉。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箋註〕此言妒人之富也。凡人一飲一啄。皆由前定。一絲一粟。皆由天賦。故曰。龍驤之舟。可航萬斛。一葉掀舞。積羽猶覆。人之富有。人之命也。我之貧困。亦我之命也。造物不因我願如是。遂使富有者。立致破散。以遂我之欲。快我之心也。愚人短見。豈不可哀也哉。何不反此一願。願天下人人爲善。願天下家家豐足。願天下多孝子順孫。願天下無兵荒獄訟。同一意想也。同一期望也。奈何不萌善念。偏墮惡趣耶。

〔引經〕論語曰。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周義夫。虹縣人。家大富。橫恣不法。同郡孫識之。常從容勸戒。義夫輒怒罵。識之恨曰。吾且伺其敗也。後

義夫以事繫獄。適識之登第。爲本路漕官。竟處死。籍其家。不數年識之移漕河北。適當軍興。闔門皆死於賊。一旦破散。無異義夫。

〔附斷〕在義夫恃才橫暴。固宜遭敗。而識之挾讎。竟破其家。故天亦破其家以報之。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誠格論哉。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箋註〕自見他榮貴以下十句。皆言無能有損于人。而徒起虛願。自造孽。深爲可悲而可歎也。人有美色。我未必遂能玷之。而淫心頓起。惟恐或失。即此便是罪孽。况更有甚焉者乎。蓋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妄想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稍有阻礙。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戀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賊害心。種種敗德取禍。皆由于此。語云。賭近盜。奸近殺。譬如奸人妻者。必反惡其夫。奸人女者。必反惡其父母。以及倡優花柳。必惡其同行儕偶。行奸賣俏之人。惡之不已。則思所以傷之。害之絕之殺之。而後快于心。至于其夫其父母其同行儕偶之所以視我者。亦當如是。于是人之殺我。與我之殺人。禍機皆伏于此。故淫者。天下第一殺機也。古來三教之書。每多同異。而獨於戒淫之語。說罪過。說冤仇。說果報。不謀而同。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不可輕犯。雖在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于此事。不無失足者。皆由無慧力。無定力。無忍力故也。如何謂之慧力。曰。美色當前。乍見心動。試思今日之明眸皓齒。二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再思百年之後。皮囊臭腐。甚不堪嚮邇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即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而雄心灰矣。此惟慧者意想能及之也。如何謂之定力。程子曰。今

日坐中有妓。明日胸中無妓。我心既定。自然遇物不移。然道高德重之人。必有魔以敗之。而往往于嫖愛之根。男女之欲。坐使十年功行。敗于俄頃。甚矣。定力之不可不自持也。如何謂之忍力。語錄有云。譬如慾心既萌。猛不可遏。試揭其帷。登其牀。則吾婦在焉。吾女在焉。如是則可以忍乎。譬如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篇中之所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瞋視者有之。竊聽者有之。含怒者有之。照臨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大抵慾心之生。生于喜。生于樂。生于安閒。生于富足。生于肥甘。慾心之阻。阻于憂。阻于懼。阻于勤勞。阻于窮困。阻于澹泊。人能于平時檢束此心。調度此身。見地既明。血氣既定。自然寡慾矣。至于淫邪之報。亘古及今。冥誅顯戮。罄竹難書。而功名得失之事。其感應更爲神速。冒起宗曰。萬曆丙午。余列子衿。時年十七。讀書稍暇。莊誦太上感應篇。輒有孳孳意。戊午登鄉薦。年二十九。是科臨場病瘍。比入闈。昏昏如夢中。夜燃燭。目不見卷格。不知何處下筆。出闈沉臥竟日。試作不記一字。榜後見墨卷。字字端楷。如平時筆。吁。信有神助哉。己未下第歸。始發願增註太上感應篇。博引旁搜。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故於見他美色起心私之一條下。備列報應。當日佐余繕寫。則余兒之塾師南昌羅君憲嶽也。辛酉羅君歸。相別八年矣。正月初二日。羅君夜夢仙流三人。一老年蒼顏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君竊聽之。愕然曰。此冒孝廉增註感應篇。見他色美二句之全註也。讀既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誦一詩。即誦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君

醒而作書。詳述夢中詩。遍訪鄉人之商如臯者。緘寄余兒曰。尊公捷南宮無疑矣。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比放榜而予果得第。八月予以使閩歸省。囊兒出羅先生書。因諭之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十月既望。過舊友陳宗九齋頭。開卷見榜花二字。註云。唐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而予姓實應之。可見淫之一字。固爲萬惡之首。而讀聖賢之書。想青雲之路者。尤不可不謹也。

〔引經〕論語曰。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綦巾。聊樂我員。

〔附論〕太上不曰美色。而曰色美者。言世人好色之心。專而易迷。一遇婦人。稍有可觀。便以爲十分美麗。止覺其好。不覺其醜也。不曰見人色美。而曰見他色美者。言世人好色之心。僻而且偏。外來婦女。本是不如自己妻妾。而厭舊喜新。得隴望蜀。遂以爲彼勝於此也。不曰用心求之。而曰起心私之。言世人好色之心。微而必顯。不待身去蹈之。但起一毫私念於中。即已出天理。而入人欲也。

施愚山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汚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已詳袁了凡功過格中。今舉世習爲不怪者。則挾妓奸婢二事。可爲心痛。夫昵狎邪者。謂風流雅事。旣酬以金。淫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己之子女娼矣。予在京邸。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爲孝廉種也。人皆目笑爲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臧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爾。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旣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

受。又亂而生子。則淪主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耻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有人于此。罵其子女爲娼優臧獲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脈。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况淫爲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多致閭內亂。吾願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滿濯也。

〔附論〕佛言人於世間淫佚。犯他人婦女。入太山地獄中。鐵柱正赤。身恆抱之。坐犯他人婦女。故得是殃。如是數千萬歲。刑乃竟。出爲雞鳧鳥鴨。淫佚不避母子。亦無節度。犬馬之貞。皆有信足。而雞鳧淫佚獨無止足。皆從故世宿命。淫佚犯他人婦女。受是雞鳧身。恆爲人所噉食。如是勤苦。不可數說。

唐御史李儼。奉使嶺表。忽遇一虎。入草叢中作人語。曰。幾傷故人。儼駭曰。云何似同年李微聲。虎曰。別久矣。叙昔日交情甚悉。問何以至此。曰。一日靜坐。忽聞門外呼聲。遂發狂成此形。今見故人。能無悲乎。因囑其妻子。賦詩爲贈。儼問生平有遺恨乎。曰。嘗於南陽郊外私一媼婦。其家覺之。潛謀加害。我醉而盡滅其家。此足恨爾。乃囑歸勿由此。恐不識也。大吼而去。

嚴武少與一軍使鄰。軍使女頗美。武窺愛之。百計誘至。遂與俱遁。軍使詣闕進狀。詔出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死。沉水。以無獲幸免。及在蜀得病。見女子在前責曰。從君果是失行。然妾實無負於君。君縱懼罪。曷不捨我而去。乃至見殺。真忍人也。妾已訴於上天。期在明日。武懼罪請命。黎明果卒。鉛山人某。常悅東鄰某婦。挑之不從。值其夫寢疾。天大雷雨。乃着花衣爲兩翼。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

仍躍而出。婦以其夫真遭雷擊也。服除。其人遣媒求娶。婦因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簡箱篋。得所爲花衣兩翼者。怪其異製。其人笑曰。當年若非此衣。安得汝爲妻。因叙事之始末。婦亦佯笑。俟其出。抱衣訴官論絞。絞之日。雷大震。身首異處。若肢裂者。

滌陽王勤政。與鄰婦通好。有偕奔之約。而尙慮其夫追及。未幾婦因計殺其夫。政聞大駭。即獨身逃至江山縣。相距七十里。自謂已遠。可脫禍也。饑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其故。店主曰。頃披髮人隨汝入。非二人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復到官自首。男婦俱伏法焉。

荆溪有二人。幼年相善。壯而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可投生計。窶子感謝。豐子具舟。並載其妻以行。將抵山。謂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引至林中。出腰斧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又引入深處。擁抱求淫。忽虎出叢林間。嚙豐子去。婦驚走。以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爲鬼也。至則其夫。相持大哭。各道其故。轉悲爲喜。歸於里中。

僧行蘊。見佛前蓮花。忽動淫想。其夕有婦叩門。蘊啓視。見一少女携一婢。自稱蓮花娘子。容光照人。蘊喜極。因綢繆叙語。俄而燭滅。侍者竊聽。聞蘊叫苦。女子厲聲曰。爾離家薙髮。因何起妄心。假令我真女人。豈肯與爾爲婦。于是馳告寺衆。排闥直入。所親乃夜叉。僧蘊身首異處。

餘干陳生善醫。有貧士病怯幾危。陳治之痊。亦不責報。後陳薄暮偶過其廬。因留之宿。姑謂婦曰。爾夫實由彼活命。何不伴宿以報。婦唯唯。夜就之。陳拒之曰。奈尊姑何。婦曰。此姑意也。陳曰。奈尊夫何。婦曰。夫身君賜也。何有於我。陳曰。不可。婦強之。陳曰。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字於桌。最後幾

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達旦乃去。後陳之子入試。主司欲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閱。又棄。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最後又閱。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主司因錄之。榜出。細問。乃知此故。其子即登進士。

江寧庠生郭某。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汝某年某月某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汝家一婢。爲汝收川。而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我苦勸之。彼婢拂鬱難解。以此除君名矣。

宜德中。曹文忠公薨。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繁劇自効。改授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甚美。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忽飄一紙墮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彭文敬相國繼室朱氏。連生五女。八年不孕。相國固多子。而皆係原配所生。故望子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紙。隨京宦多年。見有以字紙包茶葉等物。輒隨手棄去。甚至爲人措糞者。因出錢計勸收買。遇有污穢者。必洗淨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餘。因病延醫診脈。則云有孕。而天癸已年餘不至。斷無受胎之理。不以爲意。已而腹中轉動。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而得之於巾幘之中。尤爲可嘉。蓋婦人之惜字。則下至於子女奴婢。均知奉以爲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雖奇。要歸於惜字之報可耳。

貴陽施某。性淫蕩。其妻善針黹。有鄰女從其妻求學焉。一日其妻偶外出。而鄰女適至。施某乘閒強污之。女畏羞不言。亦不復至。後此女出嫁。其夫以其非完璧也。辱詈而切詰之。女愧。遂服毒死。施某隨於



次月覆舟而亡。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飾。買鄰女爲妾。翁歸呼女出侍。且告以故。翁俯首面赤。妻意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恆願其長而得所。吾老且病。不可以辱。遂謁鄰還之。次年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

福建張文啓。偕周某避寇入石碕中。先有一美女在焉。見男子至。倉惶欲去。張曰。去必遇寇。我等正人。決無邪心。問其里姓。含羞不答。至夜周欲逼污。張力阻之。及旦。張挽周出。意在安其女。探寇已退。乃邀鄉老入碕。問女之父母里居。即張所聘妻黃氏也。急求鄉老送歸。合卺後。謂妻曰。我當日若起邪心。難禁周不污汝。孰知一夜堅忍。竟以保全汝節。至今思之。令我心悸。後生三子皆貴。

濟寧州屬有馬翁者。年少不得志。曾混跡綠林中。後乃改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翁福壽兼備。里中人皆謂天之報施不可知。一日請亂問科名。並問及馬翁之子。何以顯貴。亂大書窗前白鏹。籠裏紅裙八字。皆不解其故。有黠者徑述亂語以問翁。翁固譎然長者。微哂曰。此非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爲羣盜夥。同行。偶至一家。有婦人哭甚哀。我隔窗問之。婦大驚。我曰。我來問汝疾苦。無他意。婦曰。吾夫爲某豪家佃戶。積欠若干金。無力繳償。今欲以妾身抵欠。緩追。以是哭耳。我乃就羣盜所存賊內。提銀若干。置其窗外。呼而與之。彼亦終不知銀所自來也。又鄉里中有巨室。爲富不仁者。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裸體不得出。盜曰。俟搜賊畢。再撲而取之可耳。時羣盜方搜括衣物。我乘間以被蒙此女。令伏於雞籠下。自執火立其上。招揮羣盜席捲衣物。移時。有盜問女

所在。我曰。早逃去矣。俟羣盜全出。我乃逸。女幸而免。此語殆指是歟。觀此。則何人不可爲善。亦何地不可爲善乎。

羅文毅公倫會試。至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遜不敢當。公曰。子某年某樓之事。已感動太清矣。羅因憶昔拒奔女於樓。夢當不妄。及廷試。果奪魁選。

嘉靖中。宜興染坊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倚染屢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從。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盜聞於官。又賄胥隸繫累窘辱。以冀其從。婦惟日夜禱於玄壇。曰。我家虔祀神最久。獨不能爲我佑乎。是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木客聞之。猶罵癡婦。不數日。木客與六七人入山販木。虎從林出。隔越數人。啣其頭而去。

萬曆戊戌科狀元趙秉忠之父某。作邑掾。有龔蔭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極感。愧無所報。請以女奉箕帚。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搖首曰。使不得。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附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附斷〕合而觀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人文士。而終年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今欲斷除此病。當自起念時。截斷病根。尤當日誦斯經。恆存福善禍淫之思。自然邪心漸消。天理常存。而尤物不能移之矣。若夫賂淫佚之報。而不知戒。覲不淫之報。而不知慕。是亦禽獸也已矣。於禽獸又何尤焉。

徐州婦人海氏。性明慧。有殊色。其夫陳有量。庸奴也。嗜酒無行。不能治生。婦有姪在松江爲小校。有量欲依以居。載其婦渡江。適與其姪遇於常州。姪奉檄催餉江北。探懷中十金。授有量曰。姑儻居以待我。婦曰。勤鍼黹。囑一老人鬻之以自給。一夕偶出汲水。酒家楊二竊窺之。布衣椎髻。美豔無儔。狂惑不能自制。偵知爲貧家婦。計可以利餌。賄老人以銀三錢。緞二尺。致婦云。爲我緝佩囊成雙者。我當自來取。婦心疑之。怒曰。我物可鬻。豈爲妄男子製耶。揮老人去。楊二乃與有量結爲兄弟。有量即挈之見嫂氏。婦不得已出拜。旋入私室。語其夫曰。楊二眼惡當凶死。君宜自遠。有量不解。楊二意不能遂。復屬里中奸胥。以逃人首官。而已出財力以解其事。乘間慰問其婦。婦但閉門致謝而已。終莫能覩其面。大悲。必欲污辱之。會有運丁林顯瑞。飲楊二肆中。醉問青樓孰美。楊二笑曰。總不若陳婦之美。復爲運丁畫計。以三金誘有量曰。若爲我繕書。我載若夫婦還故里何如。有量大喜。受金。婦曰。彼欲君往。借我何爲。不肯去。運丁訟官迫之往。婦入舟。即閉牖獨居。婦人授之食則食。男子授之。輒拒弗納。饑餓竟日。運丁又與楊二謀。以二十金畀有量。往吳門。婦令有量以鐵扇其牖。有量不許。遂行。運丁令所私歐氏蠱惑之。不爲動。婦度運丁悍甚。必以強劫。密縫裳衣。上下無纖隙。入夜號哭。歷數楊二運丁之惡。聞於鄰舟。乃自經死。運丁惶懼。埋其屍米中。募舟子藍九庭往殺有量。予之十金。九庭恨運丁曾詈已。鳴之司理。以賄爲證。司理檄城守發兵三十人往搜之。婦屍赫然在也。乃執運丁及楊二至官鞠治。楊二爲常州人。萬錐錐死。身如蜂房。運丁繫獄。越七十餘日。常人啓婦棺。肖其像祀之。面如生。有量始悔恨。薙髮爲僧。〔附斷〕小人漁色之罪。萬磔何足爲惜。余嘗過海氏祠。遍觀四壁詩歌。不禁歎曰。烈哉此婦。表表天壤。

間。真鬚眉丈夫不及矣。

費樞宋時廣都人。入京。路宿客店。有美婦夜深來奔。費驚問。婦曰。我父京師。嫁我在此。今夫亡寂寞。冒恥相就。費拒曰。我不敢犯非禮。汝切不可爲無恥事。婦慚而去。費到京訪其父而告之。父驚喜曰。前夜夢神告曰。汝女不遇費秀才。將失身矣。且言君後貴顯。今果有此。即遣人取女人京。明年費登科。官至巴東太守。

明唐臯。少時讀書燈下。有女於窗外調之。將紙窗搯破。臯卽補好。端坐不爲動。因吟詩云。搯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隲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匾左右懸二燈。上卽寫所題二句。異而問之。後果中狀元。可見却色一事。最足感動上天。學者當立定志氣。勿使偶有失足。致自誤終身也。

〔附錄〕信州李茂先家貧。閉戶讀書。隣家富人婦慕茂先才名。夜就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登進士。二子皆貴。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爲淫三婦。七屆誰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爲鬼蜮。悔從齏地結鴛鴦。寄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閒花豔且香。可爲淫人閨闈者。下一鍼砭。

慕友某。南省人。以刑名客遊於甘。兼能繪事。數十餘年。積有餘資。性好風流。自謂有房中術。遇僕婦娼妓。有姿色者。以利誘而狎之。或見良家美麗。必細覘之。卽繪其像。作與己交合狀。列爲春冊以爲樂。同治二年。行至涇州。遇獮賊殺之。並劫其財物。其子某。已捐縣令。亦大有父風。越數年。遍體染惡瘡。五官

爲之頓易而死。其妾亦播醜聲。染惡疾而歿。其家遂滅絕。聞者凜然。世之好談風流者。可不知所戒歟。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箋註〕貨是器物。財是銀錢。負者乏時借用。恐人取索。遂至願他身死。欲滅其跡。則良心喪盡矣。昔建安有村人。往來建溪採薪爲業。山下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半山。一大囊錢滿其中。而囊少缺。於是爲扶正。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云。錢有主。不可妄取。向囊缺。以五百覓爾正之耳。吁。苟非義命。一毫妄取不得。乃借債不還。反願人死。愚而險矣。

〔引經〕論語曰。子曰。惡之欲其死。

白元通。欠楊筠錢五貫四百文。筠死。昧其事。白逾年亦死。生筠家爲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曰。我是白元通。欠爾父錢五貫四百文。故如是。今南市賣麵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速賣我於彼。債便償也。子如言賣之。不三日而驢死。

〔附斷〕元通幸死昧財。爲驢以報。豈云過哉。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箋註〕干求。如求陞遷。求財物。求寬宥之類。不知愧恥。惟務干求。已非美德。若不遂而便生咒恨。尤小人之尤者也。抑思我之求人。本非正理。安能必其遂意。此不遂之根。原自我帶來。何關於彼。故咒他實自咒耳。

〔引經〕論語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詩曰。侯作侯視。靡屆靡究。

盧某夜懷百金。送王文正公。求爲江淮發運。公辭曰。願公之才。不堪充此職。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慙而退。終夕焚香。願文正速死。一夕夢神叱曰。王某盡心于國。汝乃欲其速死。帝將罪汝。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

〔附斷〕噫嘻。與其營求生恨。自速死亡。孰若恬靜有守乎。躁進嗜利者戒之。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箋註〕扶危濟困。大丈夫之心胸也。見人危急。袖手旁觀者。無用之人也。至於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試問當他人得勢之時。何以不言。處順之時。何以不言。直待其失便之時。方敢下之以石。豈不可醜也哉。〔引經〕詩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附論〕人生世間。巧合之喜不常得。機緣之奇不常湊。情私之願不常遂。故如意事什一。拂意事什九。烏得實之以過哉。君子知盛衰之勢。盈虛之理。消長之運。方自祈不暇。而敢肆意長短乎。

甘肅有兩縣令。甲強而乙弱。皆劣員也。值梁公章鉅在藩任。辦理計典。將劾乙以疲軟。外間以揣摩及之。甲與乙素有隙。聞而大喜。卽於公庭面詆之。乙怒形於色。而隱忍不敢較。衆皆爲不平。未幾。計典榜發。則甲適亦以浮躁被劾。乙乃反唇相譏。聞者快之。甲兩顴發赤。幾欲戟手而前。爲衆所格。而憤跳愈不可耐。時成蘭生方伯世瑄爲蘭州守。目擊其事。令僕役挾之歸寓。遂成狂易之疾以終。方伯笑語人曰。昔有人自言。今早登黃鶴樓。欲觀江中覆舟以爲樂。竟無一舟覆者。歸見荷磁器者入城。失足盡碎。差快人意。似此幸災樂禍。心術陰惡。其言至令人不忍聞。此在市井無賴之徒。或所不免。不料士大夫

於功名得失之際。竟有蹈此轍者。宜乎災及其身也。

咸通中。邠國公杜悰。節鎮鳳翔。荆南廉訪使秦匡謀。大舉討賊。不勝來奔。悰以其窮蹙可凌。責令庭謁。既不從。則使吏責之曰。汝鳳翔民也。乃抗鳳翔軍使耶。匡謀報曰。某雖家岐下。少離中土。君制節之日。已忝分符。比從荆南來。遽難趨伏。嗒下。悰怒。乃劾匡謀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朝廷重驛大臣。勅悰案治。遂斬匡謀。其日旋風暴作。衝突府幕。悰大駭疾發。僅旬月死。

〔附斷〕口舌招尤。君子慎之。矧幸變乘危。傾人害人者乎。舌劍唇鎗。終歸自殺。古語豈欺我哉。見他體貌不具而笑之。

〔箋註〕五官不全。四肢缺有。皆人生之不幸。見之生憐憫心者。君子也。生厭惡心者。愚人也。見之而譏笑者。小人也。非唯有傷盛德。抑且犯人之怒。如平原君美人笑。璧者而被誅。趙縣人笑孟嘗君爲眇小丈夫而被殺。郭子儀病甚。白官問安者踵至。姬侍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主。則悉屏之。或問其故。子儀曰。彼貌陋心險。左右婦女見之。必生嬉笑。異日得權。吾族無類矣。孫又懿公貌陋。赴試京師。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登第。未幾判審官。昭言方以選人赴謁。一見大慙。遂解綬歸。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道藏要略曰。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甚。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始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其瀆大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安知不由犯觸禁忌乎。凡爲父母者宜知之。

〔引經〕論語曰。子見瞽者。見之必作。過之必趨。禮記曰。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

常鎮。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趨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闔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後四國同伐齊。戰于鞏。齊師敗。國幾亡。

〔附斷〕從來體象不具之人。未可一概輕視也。有國者尚以此幾至敗亡。凡人安可輕薄自恣。而獲罪於世也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箋註〕前曰貶正排賢。此端指大臣當國。進退人材而言。又曰蔽人之善。又曰挫人所長。此泛指常人而言。此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似亦指用人而言。然貶與排者。其人已進而我退之也。抑者其人未進而不許其進也。四語甚相類。然細玩字義。一指人品。一指德行。一指行事。一指智量。姑爲疏悉。以俟後之箋註者。

〔引經〕論語曰。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附論〕天之生才不易。國之用才尤難。才者。天地之秀氣。國家之禎祥。天不生才。而天地之功化息矣。國不用才。而國家之綱維墜矣。故聖人尊德而尚才。鬼神重德而愛才。太上於才能德善之際。諄諄垂戒。有以也。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于鬼谷子。涓仕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召至。糜以官。尋別其足。使成廢人。臏伴狂。



得免死。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臚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臚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于馬陵。臨夜萬弩俱發。龐涓乃自刎。

〔附斷〕向若涓能用臚。則強在魏。而涓之功名完矣。詭計毒謀。無如臚命何。卒以覆軍敗國。故知妬賢之人。真堪萬死也。

### 埋蠱厭人

〔箋註〕按律。凡採生折割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皆係真正死罪。常赦之所不原。蓋生殺之權。造物主之。朝廷主之。埋蠱厭人者。小人而操殺人之柄。不知不覺。致死人命。律所以重其罰也。陰陽一理。豈能獨免於冥報乎。

〔引經〕孟子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蠱厭起漢以下。書經不載。從葬木偶。彷彿近是。姑引用之。

〔附論〕厭人之事。大抵出於婦人婢妾者爲多。婦人婢妾。其類爲陰。陰者必慘。妬寵而爭妍。往往交通師婆巫覡。以濟其惡。彼師婆巫覡。皆邪魔所依附。天下無不受其害者。即奸狀未發。豈能終免哉。故君子正身處家。內教必嚴。使此輩不得出入。則清吉之福矣。至木瓦諸匠亦間有之。

主簿孫公綽。到任暴死。一日見夢于縣令曰。某有冤。求長官申雪。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倘密選健卒往擒。必不漏網。宅堂簷從東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可搜之而正其罪也。言訖不見。縣令次日持票往捉。盡捕諸奴于堂簷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滿其身。木漸爲肉。擊之啞然有聲。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處極刑。

〔附斷〕彼徒以利竊之心。害主人之命。不過思免罪於生前。孰知竟見報於死後也。凡爲奴婢而欺主者。其罪曷可道哉。

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云。凡人死後。有回煞之說。北方謂之出殃。聞友人常雲。言地安門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檢出殃日。生檢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于尋常。必爲大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于崇。唯有某鴉番烏克神即看街兵之稱胆大能敵。當邀全家以禦之。其家甚恐。至日。奔訪某鴉番烏克神。邀至酒食。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胆。不肯辭。至夜開棺蓋作聲。視之則蓋已離開。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聞鷄鳴。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吾前檢日悞矣。其實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心欲卻。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見一測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爲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測字者曰。鬼甚厲。爾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放一枚。三放。可無事矣。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候。某至。如測字者所指。及夜半。棺蓋裂聲甚猛。果不似前夜。蓋方裂而尸已出。四望無人。即出院中。復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炮。應聲而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炮盡而鷄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昇尸復殯。往告陰陽生。生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氣猶未散也。其人大駭。後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殺之。且以神其術也。夫欲圖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苦。冥中自不能恕之。其爲火所斃。固天道宜然。此等術士之能爲禍。亦復可懼。測字者不問先知。是亦

可疑矣。

### 用藥殺樹

〔箋註〕一草一木。皆含生意。無端斬伐。有傷天和。故辛靈以扶正草木得仙。馬章以不刈春草得壽。非扶正草木。不刈春草。遂可以得仙得壽也。蓋常存愛物之念。頤養天和。擴而充之。可以修成正果。用藥殺樹者。又與斬伐有異。若有不便斬伐。不敢斬伐之故。而陰謀以害之。如殺人者。不引律令。不用槌刃。而暗用埋蟲者。其形徑相同也。昔司馬文正公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碍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旨哉斯言歟。

〔引經〕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禮記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日。毋焚山林。

汪士俊。溫泉人。屋後有大樹一株。近千年矣。地理家爲言。不利于屋。欲去之。不敢發端。乃倡言樹上有妖。延巫斬取。實布釘藥。未幾樹死。汪亦繼死。

〔附斷〕此言樹亦有同人報復之靈。而人頗可或輕傷耶。

### 恚怒師傅

〔箋註〕前言慢其先生。慢者僅有惰容耳。恚怒則無禮之甚矣。愚謂先生者。先我而生。師友尊長之通稱也。師傅者。受業之師。實居五倫之一。二者似微有辨。

〔引經〕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附論〕師者施也。言施教於人也。傳者輔也。言輔人以進也。人生於三。事之如一。雖聖賢帝王。非教不知。非輔不哲。故事師之道。既當虛心以受之。又當和氣以承之。不比於君。可犯顏直諫也。况敢恨而惡之。忿而犯之乎。夫尊師重道。太上之訓。爲子弟者固然。然爲師傳者。亦當自盡爲師傅之職。乃世有浮薄之士。受人子弟重托。而終朝燕惰。虛糜館穀。或改眞作僞。欺蒙父兄。誤人子弟。如此則其獲罪於太上。更不待言矣。

隋有射者王靈智。師事督君謨。君謨能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靈智既得其術。私念若殺君謨。此術惟我矣。乃於隘路射君謨。君謨手一短刀。每矢來輒截之。臨末一矢來。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鏃。笑曰。汝學術三年。未教汝嚙鏃法也。靈智惶恐伏罪。終身爲僕役。不齒於人。

〔附斷〕是之謂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者也。今世之爲人師者。亦須擇人而教之。何可止圖謀利。致遺名教之恥乎。

抵觸父兄

〔箋註〕前云暗侮君親。暗侮已云不敬。抵觸則悖逆顯然。犯斬首之律。干雷霆之怒。惡莫大焉。

〔引經〕論語曰。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附斷〕人雖至愚。誰不欲子弟之成立。故子弟驕肆而好爭。父兄憂其禍矣。淫蕩而好色。父兄憂其慢矣。豪奢而好博。父兄憂其敗矣。酗酒而好遊。父兄憂其亂矣。憂之甚。則禁戒心嚴。訓誨必切。責怒必殷。豈得已乎。而子弟之受教者鮮矣。不以爲愛我也。而以爲惡我也。不可爲教我也。而以爲苦我也。不以

爲成我也。而以爲賤我也。於是或怒目以相視。或忿言以相復。或猙獰其狀。或鹵莽其行。及後自改悔。而名喪家敗。嗟何及矣。

宋臨川縣民王四。事父不孝。父不勝忿。欲赴訴於官。王四持錢二百。趕疾上呼曰。以是爲紙筆費。投父懷中。父行未半里。雷雨大作。急避人家。雨止而出。聞其子已震死。趨視之。錢乃在子脅下。與肉相連。及探懷中。已失之矣。

張義每日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之。乃義幼時於刈禾處。張日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津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爲僧。入山修道。

〔附斷〕此皆抵觸其父之報。今人不孝其親。只是不肯撫心自思耳。但念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木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切至。

臨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頭曰。弟自今不敢慢兄矣。富驚問故。貴曰。始貴病革。二卒拽赴城隍廟。見東街某秀才。枷立門首。唱名及貴。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兄。罪合鐵杖一百。猙卒拉貴受杖。貴惶懼請改過。殿上曰。汝果能改過。姑免杖。遂縱貴歸。到墀下。見北街鄭優。一家皆被拷掠。又以鐵鈎鈎其家長。掛樹上。至門則某秀才迎貴曰。有事央汝。吾曾以白金三兩。埋床下草鞋中。可語吾子取之。吾止以盜食丁祭肉。被枷三年。不久限滿。當轉生。一跌寤。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告以故。果得金。未幾鄭優一家瘦死。其家長獨發背疽焉。

〔附斷〕此抵觸其兄之報。今人不敬其長。亦是不肯反心自問耳。但念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相濡沫。老共扶持。則友悌自然肫懇。

常熟縣西北區。逆子某。平日性情暴戾。每罵其母。母含淚忍之。一日在田蒔秧歸。飯未熟。逆子又怒罵其母。忽雷聲大震。逆子駭甚。自知得罪。抖戰不已。急呼妻將大缸來蓋我。妻曰。我一向勸你少罵。到底是你生身的大人。到今朝叫我那能遮蓋。言未畢。火光一閃。霹靂從空。逆子身首異處。首懸母胸。口含母乳。身跪戶外。觀者千百人。各吐舌驚異。共相傳戒。無有敢忤其父母者。此康熙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事也。吁爲人子者。可以知所前鑒矣。

曲靖人梁某。性粗暴好酗酒。貿易爲生。與其嬸母同居。娶妻李氏。頗知禮法。生一子。年甫一歲。梁某買易他出。其嬸母抱其子出外閒遊。忽失手。仆其子於地。頭破而殞。嬸母驚懼。謀諸李氏。李氏知梁某性暴急。令諱而不言。梁某歸。詢其子。李氏以抽風病故應之。梁某亦不疑。越半年。值梁某醉。遇鄰媪於途。因閒談發其前事。梁某歸。窮究其事。李氏知其不能掩。始以實告。梁某怒。乘醉以棒毆其嬸母。立斃。李氏懼。亦投繯而死。官司執梁某伏於法。其家遂絕。越一年。秋大雨。雷電交作。擊鄰媪於途。而斃。意以爲鄰媪。因立談之故。致斃一家三命。卒于天譴。人之出言。可不慎歟。

強取強求

〔箋註〕取者。取財也。求者。求財也。取者。財在他人之手。而取爲己有。求者。財非分內之物。而妄想干瀆。以僥倖一得也。強者。己之所不能得。人之所不願與。而必欲勉強行之。如居官者。嚴刑朘削。居鄉者。挾

勢憑陵。甚至綠林夜雨。下至播間酒食。同一強也。鄭瑄有曰。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因之以啓釁。縉紳因之以敗名。商賈因之以捐軀。市井因之以鬪訟。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少禍多。嘗熟視其形。金傍著戈。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亦不可得。汝又能奈我何哉。

〔引經〕論語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袁柳庄之友。有一童子。美而多智。袁相之。謂不利于主。友不得已。遣之。童子寄宿廟中。一夕未睡。見牆角有破衲。裏金銀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念曰。我命薄。爲人奴僕。又被主逐。若取此財。天益不容矣。遂坐而守之。且有婦人號泣而來云。夫犯罪當死。賣產借貸以獻某指揮。可以免死。今若不得。吾夫婦之命休矣。童子問其數。多少皆合。卽付還。婦人欲分謝。不受。婦念童子之德。徧以告人。指揮聞而異焉。育于家。年老無子。遂子之。夔職後。歸拜其主。主怪袁相之不中。俟袁至。仍使素服捧茶。袁一見驚曰。此故某人耶。今三品武官矣。有何陰德。而形神頓異如此。童子語以故。始知袁相之神術也。

嘉靖戊戌。四川張御史。語其親鄧給事繼曾曰。予巡按雲南時。丙夜獨坐。有朱衣神現前曰。某爲公守藏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至我家否。神曰。但得鄉貫帖。送至公家。予書焚之。神隱。比復命。同年某託薦一官。強納二百金。歸而夜禱。前神復至。僅存八百金。問何以減二百。神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

臨安沈一。性最貪。開酒肆於錢塘門外。一日將二鼓。有貴公子五人來飲。沈意其爲五通神也。叩求曰。得遇尊神。一生遭際。願求小富貴。客笑曰。不難。令一卒負一囊授沈。沈拜受。摸其中皆酒器也。急攜入城。又慮有聲。爲人詰問。悉隔囊拋擲。歸家喜謂妻曰。我得橫財矣。妻開視。驚曰。此是吾家物。因啓篋驗之。皆烏有矣。沈大慙。

塾師楊姓者。見一婦人墜銀簪于石。伺去遠就視。止有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高聲曰。此吾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追之不放。其人取銀二分。以半買魚。以半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乃歸。令其媳煮魚煖酒。忽鄰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竟啣魚去。因覆酒而并盛魚器碎矣。人皆憐而笑之。

〔附斷〕合而觀之。浮世財物。原有定分。命所當有。不勞自得。苟或不然。雖百計營求。終屬何益。明則遺笑於當世。幽則播弄於鬼神。又誰知得財不受者。竟可以造命而榮身也。不亦深可儆哉。

好侵好奪

〔箋註〕侵者。如他人田產共一畝。而侵占其半畝也。奪者。如他人之貨物。而盡數攫奪之也。前言取者。猶有強人奉我之意。此言奪者。不問其人之奉我與不奉我。竟攘奪之也。前言強者。猶有支離艱苦之狀。此言好者。竟樂此忘疲矣。昔塗定辭得道者也。家貯五十萬錢。戒毋妄取。去世數日。前乃語家人曰。吾平生買物。必過所值。冀有以多爲辭者。即以所貯與之。今終吾身而無一人。信知廉財者少。而好侵奪者多也。



〔引經〕詩曰。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

鄞縣朱瑄。宏治時。以中丞督漕運。有微疾。臥驛亭。問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撒其居。以闢宮室苑囿。所存惟嘉樹一株。後陸生一子。數歲暗啞不語。一日忽仰天歎曰。樹乎。汝今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稍長。荒淫賭蕩。家罄乃死。

〔附斷〕陸鯨鄭產。未及受用。而冤債已改形易貌而來矣。何報之速歟。夫陽世奪地。可以欺瞞官府。而陰報竟爾彰彰如是。豈冥王故令傳播以警世耶。抑惡事終不可掩耶。

張先與郝丙爲鄰。忽遭回祿。兩家皆成灰燼。郝丙先死數年。同里有湯福者。以病入冥。丙見福泣曰。吾舊與張先爲鄰居。吾屋住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之地。吾訟官強奪。不過三尺地。而幽冥譴責。至今未已。煩切告吾兒。急令割還。庶幾一段事了。不然。何由得離罪網。福還言之。由是傳播。

〔附斷〕出其簷以爲侵佔之由。指其溜以爲故有之地。小人巧於謀人基址。大率類此。乃孰知未死之先。而子亦不知者。旣死之後。而自令歸還也。究何益哉。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節婦。賢而懦。往往爲鄰族所欺凌。從弗較也。城中有胡某者。酷好堪輿之術。亦不精。饒於貲。偶見一田地。以爲中有大穴。詢之。則霍節婦之產也。買之不可。遂僞立賣契。捏造中證。投牒公庭焉。霍節婦懼。願以此田歸胡。而以夫無葬地爲辭。胡欣然以瘠田數畝易之。而不知其所謂大穴者。無穴也。其所謂瘠田者。則眞穴也。霍節婦不得已。遂卜葬其夫於瘠田中。而三十年內。子姪科甲連登矣。胡某自卜葬大穴後。家漸零落。費盡心機。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豈但技不精之咎哉。

丁清惠公置產。必詳訪來歷。或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及子盜父業。主估奴產者。必正色以理論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已置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平必官法。一並交足。嘗語家人曰。人生佔不得一分便宜。况棄產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三年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求而不應也。公存心仁厚。故子孫累世貴顯。畢泉家富豪。素欺窮困。殘刻成家。人有以產售者。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迨立契。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交時。以色銀米物湊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獄。次子以嫖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

宋時張孝基。一富人招爲婿。富人有子不肖。遂在外。臨死。家產盡付孝基。後其子乞丐。孝基尋見之。問他肯種園麼。其子欣幸。種園甚勤。又問他肯管庫麼。其子愈馴謹。孝基知他改過。把他父產。一一交還。孝基死。有人遊嵩山。見大官府出行。細看乃孝基。自說因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廣東尹某。與武某交誼最深。聯爲兄弟。武某本富家。性淫蕩。尹更誘以聲色。墮其術中者不少矣。武囊已罄。尹僞稱貸。助其遊蕩。子母兼權。而武之居宅歸尹矣。武所居之宅。值二萬餘金。尹以三千金盤剝得之。其積餘三千金。亦武家物也。尹方自鳴得意。不料夷艦至。兵火延燒。倏成平地。家貲悉歸烏有。尹本鄉居。非兵火所能及。因得武宅而遷居。遂遭此劫。人謀亦何益哉。

舒狀元芬在翰林日。其家數寄書。訴鄰人占墻址。公題於書尾曰。紙紙家書只說墻。讓渠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墻不見王。遂緘封却寄。鄰人聞之。感服盛德。自毀其墻。不肯甘吃虧者。須當

觀此等事爲砭針。

宋時南城陳策。有人從買銀器。及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靡脆。恐不堪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有危整者。亦南城人。買鮑魚。其馭舞秤權。陰厚整。漁人去。馭留請曰。公止買五觔。已爲公密倍之。願飲我酒。整大驚。追漁人數里而反之。如數酬以值。乃沽酒飲馭曰。汝所欲者酒耳。何欺寒人爲。呂南公作不欺書。兩述其事。

臺灣唐某。家富饒。本以販糖獲利。羣稱爲糖叟。中年死於瘵。妻尙少艾而無子。有族姪某常往來其家。年少美丰姿。覬覦糖叟之產。百計挑其妻。遂通焉。並慫恿其妻。告於族人。立已爲嗣。已據其室。居之不疑矣。族人私議之者。亦有囑胥役齟齬之者。某皆以重賄消彌之。值陳辦之亂。全家遭戮。其姪某獨橫屍路衢云。

### 擄掠致富

〔箋註〕擄掠者。專指劫奪而言。或川兵之時。恣意放搶。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歲當飢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厄。強凌弱。衆暴寡。草竊奸宄者。皆是也。夫人之致富。或承先世之遺。或謀什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牽車服賈。或任勞受報。求之以道。得之以漸。若擄掠以致富。出乎爾者。反乎爾。豈能長有其富。縱然僥倖。豈能免於天殃乎。

〔引經〕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附論〕富居五福之一。操之者天也。定之者命也。得之者數也。取數之多寡。預注於未生之前矣。享受

之久近。每移於所行之事矣。豈有擄掠致富者哉。擄掠致富。不惟不能久享。而且必有奇禍也。人亦知乎。

貞元中。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逞勢。屬下皆畏忌。常遣子士真巡所轄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聲樂奉之。士真喜甚。欲召嘉客以盡歡。守以錄事參軍李生薦。及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厲。旣命坐。李貌益恭。士真愈怒。瞪目攘臂。叱左右械獄中。仍歡飲如初。守驚懼。不知所以。潛使人往獄訊李生。君豈有故於王公乎。生泣告曰。吾死矣。憶吾二十七年前少貧。每馳馬彎弓。掠人財帛爲活。曾殺一少年。得二巨囊致富。遂位至此。昨日視王公之貌。向所殺少年也。死何所避。少頃。士真忽命斬其首來。熟視而笑。守復請其怒殺之故。士真曰。吾年二十七。並與李生無半面。但一見必欲殺之。而後快。亦不知其所以也。〔附斷〕今亦有無罪殺人。而不受報者。有前業對會在也。然安知如士真輩者。終無報哉。造物之巧。人事之奇。深可警省。

蘇州盤門外。一賣油人。嘗往城中大家。見一小兒五歲。珠帽金鎖。遂起惡心。抱兒荒僻處。劫其金珠。殺而棄尸於井。遂驟致富。妻生一子。宛與所殺子無異。心甚惡之。至五歲時。賣油人以天暑。當風熟睡。兒拔髻中銀簪。戲刺其胸。其父疑是青蠅。舉手一拍。簪遂貫心而死。兒長遂擅其業。

〔附斷〕今人動以金珠妝飾子女。豈知傍有偷兒。如此慘暴乎。他日雖曰得報。而此禍則已先受矣。非愛之適以害之乎。富貴人家不可不戒。

巧詐求遷

〔箋註〕一命之榮。皆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者。命也。求之而得者。亦命也。求之而不得者。亦命也。至加之。以巧詐。則心術不端。方寸已壞。置之廊廟。必不忠公。出而臨民。安能廉潔。縱分所應有。天必厭之矣。後世終南雖遠。翻成捷徑。揚鞭策馬。氣急敗壞。以應不求聞達科者。豈不可傷也哉。

〔引經〕論語曰。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西谿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西谿曰。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常行。遂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遂得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悵而已。

〔附斷〕一以巧詐失之。一以不巧詐得之。世間凡事似此者極多。豈獨官職哉。

李君行。宋時處州人。入京至泗水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對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改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改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先已欺君可乎。寤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後三子連中進士。子林官至侍制。

明孫坦開封人。屢試不中。其岳父爲京宦。勸之買關節。需千餘金。坦曰。與其行賄欺天。不如爲善格天。未有天榜無名。而陽間可倖中者。士當思造命。何必營求。其岳父怪其迂。不復與言。時兵變後。有士人一妻一女。爲武弁所虜。士人將百金哀懇贖之。武弁欲加倍。士人悲泣欲死。坦聞其事。語其妻曰。吾欲

積德。難遇此機會。亟取百金。令士人添足贖回。士人感激。欲納女於孫坦。坦力却之。急令擇良配。是年鄉試即中式。古詩云。半積陰功半讀書。真求名要訣也。他本載孫坦尙有保全寡婦一事。

甯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兩生俱曾以丁艱補復者。李素乏行而多術。設謀奪佔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徧干鄉貴。蚤緣得入首相嚴嵩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嵩諭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掣選時。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術。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之。李得廣西一缺。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云。顏光衷曰。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他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爲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詒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予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

賞罰不平

〔箋註〕前言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俱不當也。此言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或功勞有大小。而一例行賞。或犯事有輕重。而一例行罰。皆不平也。諸葛武侯曰。吾心知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蓋吾心旣平。則賞罰自無不平矣。

〔引經〕書曰。罰勿及嗣。賞延於世。詩曰。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脫之。

范純仁知慶州。見獄中罪人皆滿。公曰。何不責保在外。判司白曰。此輩多屠販竊盜。釋之必復累官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曰。往往疾斃獄中。是亦除民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在位者必欲殺之。豈理耶。遂

盡呼至庭下。戒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敢放汝。懼爲民害。復累官司耳。汝等能改過。我便放汝。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轉相勸勉。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眞起義兵除之。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以出。眞如數賞奴。因令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爲烹已。眞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世人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人服賞罰之公。附之益衆。

劉盱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給。張乖崖曰。當衝鋒奔突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翦來。知復是誰之功。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調理。公曰。可盡擡來。旣至。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于是軍情大愜。相顧歡躍。

〔附斷〕凡此皆賞罰得平者也。夫賞當其功。罰合其罪。則人皆盡心竭力。以修其職業。而無希倖之心。彼不平者。必致羣小離心。怨譏益深。種種事端。所由起矣。

### 逸樂過節

〔箋註〕逸者安逸。樂者行樂。皆人情之所同欲。然不知節。則心神昏惰。志氣荒迷。促算遭殃。必然之理也。公父文伯之母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誌公和尙與梁武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命各持滿水。周行堂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帝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誠能如此。恒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矣。張悅致政歸。杜門不出。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飯。

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惱以安生。范文正公常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爲之事。若相稱。則甯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司馬溫公言先公爲郡判時。客至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餚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竹木。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蘇軾在黃州。常自書曰。東坡居士。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脔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壽之道也。一則曰安分以養福。再則曰寬胃以養氣。三則曰省費以養財。慧遠上人語大尹張秘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一個忍字。片時便過。若遇順境。則諸事適意。無迴避處。磁石逢針。不覺合一。無情之物猶然。况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耶。大抵人無憂懼。則逸樂太過。而禍患隨之。張拱辰曰。世界逸樂之根。其大者無過酒色財氣。今人嗜酒則不顧身。好色則不顧病。貪財則不顧親。使氣則不顧命。當其未值之先。俱能自解。亦能勸人。及至境遇當前。便昏然自犯之。只是看得破。忍不過耳。王道崑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粗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術宜。能減則數着易辦。咸可精美。二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顧者量力可以恒款。三於交誼宜。張子韶曰。近日士夫家。爭尙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必務金銀犀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貧則好貨取贓必矣。若仕宦貧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况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相得。一日問及日



用之數。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恒吃菜。公爲小官。乃敢日日食肉。定非廉士。遂疎之。南蘭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鄭亨仲曰。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蔥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舊時齋鹽風味。甚長久也。杜衍食于家。惟一麪。或言其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帶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哉。

〔引經〕論語曰。子曰。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又曰。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又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附論〕逸樂之禍。唯女色最烈而至速。尤當痛戒。務實野人有云。皮包骨肉。並污穢。強作妖嬈。誑惑人。千古英雄都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旨哉斯言。所當書紳。

宗楚客造新第。以文柏爲梁。雕鏤沉香。和紅粉以爲壁。香氣勃發。磨文石爲階。其中寶玩。充牣耀目。時太平公主。最號奢縱。且歎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矣。楚客之畜狗。忽戴楚客冠。如人坐立。楚客怒曰。畜妖也。犯分應殺。狗應曰。公人妖也。犯分亦當死。尋以韋氏黨誅。

〔附斷〕越禮犯分。窮奢極慾。楚客真衣冠而禽獸者矣。是以天假禽以示警。而禍不旋踵也。

棟塘陳良謨曰。正德三年間。州中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收。州官概申災。得免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淹沒殆盡。吾村頗高阜。又獨收。州官概申災。租又得免。且各鄉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戲劇宴飲。無不揚揚。自以爲樂也。余告叔兄曰。吾村中常有奇禍。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茵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叔兄殊爲不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叔兄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

〔附斷〕陳公此言。豈無據哉。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乘除。亦相依之數。况又暴殄天物。其能免於天災乎。

元時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後一授鄂州教授。一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爲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我生富貴。享用過當。故死。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欄繞。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枝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一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苛虐其下

〔箋註〕苛是深求。虐是酷害。下字所包者廣。如上司欺凌屬官。長吏剝刻百姓。家主鞭撻婢僕等皆是。

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見矣。請揣言處家之義。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曾有妥當省力之處。如頓放雜物。必以邪爲正。如截裁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很。輕于應對。不識守分。所以致主于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辨。其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于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于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端教誨。省其嗔怒。如此則奴婢可以免罪。主者胸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之性。既多褻急。很愎。兼以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大非丈夫可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婢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一時忿氣所激。數必不計。婢僕亦未必心服。惟徐徐責問。令人代打。視過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然畏憚矣。既撻之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別無他事。倘怒之不釋。小人懷怨。恐有輕生而自殘者。可不戒哉。至於家中子弟。亦不許擅打奴僕。有事當令告之家長。婢僕既欲其出力辦事。不可不察其饑寒。臥宿去處。必當留意。冬時風寒。夏日蚊暑。亦須爲之檢點。庶幾仁人之用心也。顏茂猷曰。主僕之分。雖有貴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情則相同。一旦勢不得已。離身歸我。割肉剜心。已自難忍。我復從而苛虐之。困於饑寒。加以鞭責。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此豈有人心者所爲。甚至婦女虐婢。有炮烙拶割之刑。多起于讒妬一念。尤極慘惡。試一返觀。我之兒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筋疲力盡。我能忍乎。一旦有疾。幽置別室。哀號怨恫。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所不爲也。袁黃曰。予姑夫沈

公心松。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聲音顏色。絕不加之婢僕。一日赴宴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登岸仍命僕婦。各扶其夫安寢。次日公晏起。吾姑促之。公曰。吾恐諸僕見我而慚。俟其下田作業。方起耳。吾姑更有厚德。從未嘗疾言遽色。予偶坐姑家片晌。見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時表兄有疾。姑親攜好酒一碗置桌上。僕文成自外入。不知而覆之。姑問之。僕曰。我將謂茶耳。姑曰。汝不知。原無過。今後凡事當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其人愧悔而退。蓋耿耿數語。嚴於箠楚。又有小童持盤。盡覆廚下。其母自責之。姑望見。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必責之。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之足可也。一佃來問疾。姑爲送舟金。且周食用。復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語予曰。貧人問病。大是好心。豈可令其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中慮如此。予因見婢僕有不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宋王且平生未嘗有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塵灰置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不潔其飯。公曰。今日不喜飯。可食粥。又子弟訴庖人竊肉。使我輩不足。公曰。每人常料之外。再加半觔可也。公知樞密五年。宰相十二年。人有謗之者。自引咎。不與之辯。生子王質爲待制。王素爲尙書。韓琦爲武定節度。夜作書。令卒持燭。卒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回視秉燭者已易人。公慮主吏鞭責之。急呼曰。勿易。我命別燈。故致焚鬚。何罪之有。又有玉盞。公所珍愛者。一日宴客。吏觸碎之。坐客盡愕。吏伏地待罪。公笑曰。物破有定數。汝誤耳。非故也。其勿懼。觀此數公之行事。性偏者可以少和。性急者可以少緩。性鄙者可以少寬矣。

〔引經〕論語曰。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附論〕昔人詩云。此輩冥頑墮下塵。只應憐念莫生嗔。若能事事如君意。他自將身作主人。又有賣兒詩云。養兒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自愛。不比在娘邊。讀前詩而不動恕心者。暴夫也。讀後詩而不生慈心者。忍人也。

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吾到冥司。爲小奴所訟。不可解。以吾約束太過。遂至斃。今腹中塊。乃小奴爲祟。查簿尙有五年壽而甦。妻曰。小奴卑下。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有貴賤。冥間則一也。妻又問陰間何事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越五年塊復脹而卒。

〔附斷〕孰謂奴婢下賤。遂可任吾苛虐乎。且知殺人之爲重罪。則知救人之爲奇功矣。

湖州凌漢章。見一丐者。形軀長大而兇惡。面頰上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者從之。觀者如市。里人不知之者。謂此丐姓聶。父聶某原爲部曹主政。因早朝。從行吏失攜笏板。甚怒。掌打其面。即仆地死。後家居。白日見前吏入門。適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心知之矣。比長。日以殺父爲事。父母俱逃避異鄉。繼子耽于酒色。日作非爲。將家業廢盡而成丐云。

〔附斷〕聶公一掌。未必欲致奴于死。而猶然見報。則世之好撻奴婢。有心速其死者。何不清夜自思耶。梁茵林中丞。有親串喜撻婢者。婢脫走。手籐鞭盛氣逐之。婢逃出廳事。適庭前有裁縫工數人。婢呼曰。司父救我。土俗呼做活計人爲司父。一工人笑曰。汝是自作自受。非我所能救。誰叫汝前生喜撻婢乎。撻婢者手頓軟。鞭墜於地而返。按此是笑談。然簡而能中。殊有古人譎諫之意。其事不必有。而其理則不磨矣。嘗喜

述一故事云。此輩冥頑墮下塵。只應憐念莫生嗔。若能事事如君意。他自將身作主人。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明道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夫惟能察而又加以誠心。則不冤矣。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雨雪。止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曰。破布青衫弱稚兒。馬前怎耐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鄉廬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破。恩存吾幼不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

恐嚇於他

〔箋註〕恐嚇有二義。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倡其勢。動其怖畏。一是圖利修怨。虛張聲勢。使之驚懼。冀遂所欲。皆是恐嚇。與乘威迫脅不同。其人或致篤疾。或致喪身。皆由於此。其爲罪孽。豈小哉。

〔引經〕書曰。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湖州小客。貨薑于永嘉。富人王生。因爭價。怒毆其背。悞傷立死。生急救方蘇。飲以酒食。謝過。取絹一疋。送之。客還至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述前事。時數里間。有無主流戶。舟子因從客買絹。併乞貨薑籃。客既去。運篙撐戶。至其居。脫衫袴衣之。急走叩王生門。曰。頃有湖客過渡云。爲君捶死。寃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王生舉家泣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深林。王生家有惡僕聞之。竟出首在縣。生下獄拷掠死。明年薑客又至。闔家以爲鬼。罵之曰。向者

汝偶仆即甦。使我家主死于非命。今尙來作祟也。客怪歎曰。我幾死得活。蒙賜一絹。賣與渡口舟子。即歸。今方齎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訴于官。索捕舟子。皆繫于獄。

〔附斷〕今之居官而以王法恐嚇人。居鄉而以豪貴財勢恐嚇人。乃至保頭卒吏。及諸惡少年輩。肆行恐嚇。以圖財利者。豈少哉。天理現時。無隱不察。得報但有遲速耳。可不睹此以爲戒哉。

### 怨天尤人

〔箋註〕人生世界之中。每有缺陷之事。皆由積累淺薄所致。於天何怨。於人何尤。今人不能自省。不能安命。稍不稱心。呼天搶地。多見其不知量也。

〔引經〕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焦俊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屢以坎坷怨天。又上表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墮爐前。細視之。乃天篆一十六字。受金五兩。折算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俊明閱之。語塞膽喪。不久而斃。

〔附斷〕此乃怨天之報也。夫怨天不能免於天譴。則怨人能免於人責乎。亦愚甚矣。

### 訶風罵雨

〔箋註〕雷霆風雨。秋霜春露。天之政也。天之道也。下民無知。恣其憤激。是不敬天也。豈止雨師風伯。不應唐突云爾乎。

〔引經〕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唐時御史楊絢美。有從子數人。年少在家塾。值大風雨雷電。皆出戶望之。或詈且笑。曰。是風伯雨師所

爲乎。雷亦有鬼。有則殺之。忽風雨益甚。方入門。遇霹靂一聲。衆皆負東牆立。駭汗欲死。天霽。人覓得庭中樹。已碎而焦。衆髀痛不可忍。皆有赤文十數。若杖形。人問之。始及言。

〔附斷〕此猶恕其無知。而小懲之者也。

鬪合爭訟

〔箋註〕中和者。天地生生之原。靡爭者。太古結繩之治。語曰。鵲蚌相持。漁翁得利。哀此下民。愚者本不能訟也。富者本不願訟也。強有力者。懷好鬪之心。而未必有健訟之才也。險人意在求利。則以獄訟構之。片言挑撥。相激而成。甚而捏造風波。代寫虛狀。致令家破人亡。積年不決。蓋訟喘息。則利孔亦閉。所以樹欲靜而風不息。不至同歸于盡不止也。鄭瑄曰。今人詞訟到官。類多生事說謊。被毆便曰遭殺。爭財便曰焚劫。入家即云抄搶。侵界即云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恨。一概株連。意謂未辯是非。且得追呼擾害。耗其錢財。辱其婦女。可以稍洩其憤耳。所以國家禁令。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使再無倖免之路。庶小民知儆。而訟師亦有所顧忌矣。且鄉民之視官府。如鬼如帝。一至公門。固已魂消氣沮。更有強加拷訊。逼令誣伏。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役承順意旨。不容不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憂啼。一罪問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豈可潦草從事乎。松江郡守趙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訟者多矣。此實培養元氣之人。使民無訟之意。有古大臣風焉。



〔引經〕大學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易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上海縣學生員朱用樸。字鳴濟。世居閔行鎮。於正月初一日晨起。欲拈香誦經。忽頭眩腹痛。漸甚難堪。至午後氣喘將絕。見差役四人。皆青衣小帽。持牌拘攝。牌上共十一人。用樸居首。遂與同行。但覺陰風凜凜。洪水茫茫。雖遇平生相識。亦掉頭不顧。因與同牌諸人。俱至虎頭城下。城垣森赫。關門緊閉。佇立良久。內有一人出。依牌唱名。付一竹籌。令各執伺候。少頃。城上張掛一榜。大呼各犯。自看一生善惡。行一善事。用一紅圈。行一惡事。用一黑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顛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樸名下。凡黑圈十六。一件爲代人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倩樸往嘉定縣訪覓。一女年已及笄。乃富家使女也。樸託言欲自娶。往富家面看。其女從西廂房走至東廂房。復從東廂房走至西廂房。覆閱二次。遂議定身價二十兩。富家收銀。批與執照。准其父母擇配。卽乘肩輿回母家。時同行一友。假妝從者。跟隨轎後。不覺失聲私語。曰。可惜一好女子。乃嫁與海龍王。女在轎中聞之。大疑。一到父母家。卽時欲與樸成親。父母怪問其故。女終不言。樸亦勸其父母。必待歸家。然後拜堂成禮。爭持不已。適其友帶僕婦二人。駕舟而至。所謂海龍王者。乃友人渾名。以其貌醜故也。女知大懼。曰。前議親時。原說嫁朱。何復有他姓。遂欲自盡。其父母亦爭鬧不休。友懼。遂棄女而歸。併身價不取。父母茫然無措。仍欲以女嫁樸。樸曰。吾實代友而來。安有自娶理。友事旣不成。吾兄用相欲納偏房。甚相當也。遂作家信。遣僕歸報用相。女益疑。乃令伊兄同僕至閔行。探聽虛實。且觀動靜。甫至家。遇樸父立門首。索家信。僕不

敢隱。出樸書。父一見娶妾之語。頓足大怒。詆訐不已。伊兄急歸以實告。其女慟哭不已。閉門自縊。又一件爲陷姦事。閔行鎮有木商某者。年老喪子。其媳甚艾。里中人素欲染指。久而不得。乃共謀訐告其舅。有新臺之行。樸一時誤聽。遂往出首。官差至家。拘提審問。商不能自明。忿恚而死。其媳悲憤難申。亦自縊。其餘各件。皆屋漏疚心之事。大抵奸命兩事。定爲首惡。而捏陷欺詐等過。皆譴責所必及也。紅圈者止一件。不過解釋一訟事而已。生平行止。森列如鏡。遍覽已畢。惕然警省。愧悔無及。忽見城上另掛一牌。某人等發回原籍。遂離陰府。得以復生。但見家人父子。哭泣相向。已是正月初三矣。可見幽明雖異。鑒觀不爽。喪心之事。斷不可爲。今幸再生餘年。深自追悔。杜門不出。清修茹素。以贖前愆。猶恐勿逮也。雲間朱用樸敬記。

〔附斷〕以此觀之。諺云。勸人終有益。挑唆兩無功。世之好爲挑唆以謀利者。不可凜然悟哉。且陰間見人息一訟事。切記一紅圈。則知息事甯人之功大矣。

### 妄逐朋黨

〔箋註〕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董昭有云。人臣之罪。莫大於植黨。國家之禍。莫烈于分黨。逐者。隨逐也。妄逐者。謂不審邪正。不辨忠佞。惟以趨炎附勢爲事。以致擾亂國政。摧折忠良。其貽悞宗社。可勝道哉。余忠宣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上而卿士大夫。下而後生小子。出而在朝。退而處家。俱不可不慎也。一說以朋黨爲正人。如李膺司馬光等。妄逐。如曹節王甫之於廚顧。蔡京韓侂胄等之於元祐熙

甯諸君子是也。似與陰賊良善句相同。各本如是。今姑存之。

〔引經〕中庸曰。子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論語曰。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徽宗親政。蔡京始倡爲紹述父兄之說。帝賜坐訪問之。復行新法。籍元祐黨人。禁錮其子孫。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厭薄之。子蔡攸權勢相並。父子各立門戶。京竟致仕。又與童貫等倡和開邊。卒至召竄。乃竄京於儋州。行至潭州死。竄蔡攸於雷州。尋伏誅。子孫二十三人。分配遠地。死亡殆盡。

〔附斷〕夫錮禁元祐黨人子孫而已。之子孫乃攫其禍。何利而爲此哉。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箋註〕妻妾之語。未必盡不善也。然婦人女子。未讀詩書。未涉世故。淺見者多。明理者少。用者。我心毫無主張。只此奉爲著蔡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所以訓子者。心無剩義。口無剩言。爲人子者。當念人生幾何。親年幾何。有時欲追慕音容。杳不可得。而忍於承歡膝下時。違其所訓乎。二句分解亦可。合解亦可。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父母。蓋同一言也。在妻妾則爲語。在父母則爲訓。旣用妻妾之語。必致違父母之訓。用其所不當用。則違其所不當違矣。

〔引經〕孟子曰。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曰。赫赫周宗。褒姒滅之。

〔附論〕婦也者。服也。以禮曲服者也。妻也者。齊也。聽齊於夫而無敢違命也。妾也者。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妻妾之語。曠故易聽。父母之訓。嚴故難入。天下無有不諄切訓子之親。而或有不能

從容順親之子。親以友于兄弟爲訓。而或以婦言離間者有之。親以利睦鄉黨爲訓。而或以婦言疎遠者有之。凡此類何可不隨事省察。至於夫用妾語而虐妻棄妻。尤爲人情所易偏易。惑而不可不慎者。太上因妻及妾。蓋有以哉。

青田木窰山居民倪九者。惑於婦言。不孝其母。母衣食不充。遇事不許開口。值秋禾方熟。令母舂新穀。烹雞治飯。同妻食畢。以餘付母。母憤不能下咽。涕淚告天。是夜烈風驟雨。有大石自山巔裂。正壓倪九寢榻。復破左壁而出。止於澗西。其母無恙。比曉。村人聚觀。室已空矣。母繞崖泣尋。止有幼子數血指。黏於石尖。而子婦莫知死所矣。陳中州快其事。因作誅逆崖記。

常熟西北區地方某。於康熙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田插蒔。伊母向住女家。是日偶歸家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爲黍款留。臨去以米幾升送姑。遂囑姑速行。不得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子便發噴。指米爲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攜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聲大震。此人駭甚。囑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母乳。其身已擊死矣。

〔附斷〕雷霆之妙用。其不可測也哉。胡爲乎裂石示迹。胡爲乎移屍含乳。異哉。眞莫可測矣。夫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此王法也。至於天雷誅殛。逆子逆婦爲多。則陰陽不同一理乎。

明鄒忠穎。字肇敏。事親極孝。其妻受母家飲食之餽。不以進於姑。忠穎大怒。取墻下濁水。飲數碗自罰。曰。忠穎。爾何故不能教妻孝母耶。該罰該罰。其妻惶愧。自此感而遂孝。忠穎中萬曆癸丑進士。可見妻子不孝。須丈夫教導。自能感化。彼聽信妻言。轉致違逆父母者。眞猪狗不如也。聞忠穎之風。亦可少愧。

矣。

得新忘故

〔箋註〕天地間新故相推。人物皆然。新者終成故。故者昔曾新。人貴不忘其初。故先賢有云。與其結新交。不如敦舊好。譬如人未遇時。婦則親操井臼。友則共守寒窗。僕則忍飢寒。冒風雨。以畢犬馬之分。日夜盼望。運轉時亨。可共安樂。而不虞新寵進。則色衰者退。貴游密。則窮交者疎。俊僕多。則朴守者棄。疇昔恩誼。盡置若忘。刻薄寡情。造怨賈禍。無有甚於此者矣。昔者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鄉者刈薪而亡簪。吾以是哀也。弟子曰。刈薪亡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孔子曰。小子識之。不忘故舊。漢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欲適宋宏。帝謂之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宏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張文節夫人。聖節入朝。莊獻太后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夫人爲別置少者。夫人如戒。文節旣見。指二老婢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逐出之。則無所歸矣。如二姝者。今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日嫁之。范仲淹以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從。及官歷二府。乃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輒易。都指揮馬良爲帝所愛。良妻亡。帝每慰問。數日不出。帝怪之。左右以新娶對。帝怒曰。這厮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之。

〔引經〕論語曰。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書曰。人惟求舊。詩曰。宴爾新婚。不我屑以。禮記曰。敝帷不棄。敝蓋不棄。

滿少卿。淮南望族。落魄遠遊。飢餓旅舍。鄰叟焦大郎憐而飯之。生感詣謝。自是杯酒親昵。遂通其室女。事露。大郎叱之。雖悔無及。遂贅爲壻。供其誦讀。夫婦相得甚歡。居二年登第歸。拜酬盡禮。及調官。謂妻曰。我得官。便迎翁與汝。既選東海尉。便道過家。其叔強爲娶朱從簡大夫女。女旣美好。裝奩更厚。遂棄焦氏。以門戶衰微。且亂始也。絕不相聞者二十餘年。累官鴻臚卿。出知晉州。散步後堂。見焦氏自右舍出。泣曰。一別卅年。畧不垂念。真忍人也。生以實告。焦曰。今吾父已死。兄弟不肖。無所依棲。千里相投。汝旣有佳偶。吾願充側室。前事不必較也。言畢。長慟。生以語朱氏。朱欣然迎歸。越宿。生微醉詣其室寢。明日門不啓。呼之不應。破門而入。生已死於地。焦氏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負心至此。吾飲恨而死。父亦抱怨而亡。今申訴幽府。方獲報怨。朱驚悟。護喪南歸。

〔附斷〕亂之於始。棄之於終。此等負義之徒。天下正自不少。亦思渺渺冤魂。竟現爲亭亭弱女。以索命也。能勿畏哉。

明陸紹孟。作宦歸里。見丐乞者於路。語夫人曰。某丐絕似吾少時友。使人問其姓名。果然。蓋其人行乞羞見公。故不來謁見也。公即往候之。其人方沿門求食。公一見。即出轎持其手曰。子何至此耶。携至家。令沐浴更衣。與之宴飲。旬餘。友感謝去。留住十餘日友感謝欲去。公親送至一室。蓋豫爲器用俱備。又另送米十石。銀十兩。使安處焉。先儒云。座上苦無襪襪客。耳邊喜聽奉承言。此最是敗兆。故富貴人家。常有窮親戚往來。最爲有光吉祥之事。

劉研渠廣文。言其鄉宋某。娶妻何氏。通文墨。賢淑成性。第貌不揚。失伉儷歡。宋又輕佻。常作狹邪

遊。隕越先緒。棄妻母家。出門不通音信。妻弟舌耕鋤口。事母不違。乃賴針黹苟活。逮及二十年。適有戚自滇中來。見宋已得官。爲曲靖經歷。另娶妾生子。車馬衣服麗都。諭其妻之困阨。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弗聽。甚不平之。爰告其內弟。弟告姊。姊泣曰。遠官數千里。不接眷而娶妾。猶未失倫常。今棄置如遺。薄倖無良。尙可言哉。抑鬱數日。竟自縊死。值其戚復往滇。向氏弟辭行。見氏柩大忿。曰。我疎遠之親。不能控其棄妻再娶。君又萱堂年老。不可遠行。奈何。咨嗟而別。戚啓行後。恒聞唧唧鬼泣甚悲。心疑何氏。祝曰。若是何娘子。當送一見薄倖郎可也。於是枉道晤宋。寒暄未畢。忽自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昏仆於地。戚遽退。次日往偵。夜間宋已死。噫。昔人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宋氏故事也。何竟忘之乎。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妻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謂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甯以我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長曰栩。次曰詡。栩子樵標。詡子鑄鑑。相繼登科。陸嫻之報如此。顏光衷曰。婦人私子至切。况又艱嗣。乃肯捐以與叔哉。其姊妹之一體。不言可知矣。若不忍棄嗣子。尤人情所難能也。

口是心非

〔箋註〕心口如一之人。君子也。其心不正。其言亦不正者。小人也。至于口是心非。則是僞君子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事親必不孝。以之交友必不信。以之臨下必不義。正所謂獸心人面。如鬼如蜮。君子

小人。端在此分矣。

〔引經〕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附論〕東坡常說子由。心即是口。口即是心。嗟乎。子由豈異人哉。使天下之人。心不違口。口不違心。則陰邪之害人者消。甯有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之事哉。彼翻覆者流。亦豈能逃君子之洞鑒。不過徒自爲欺詐之行。而令人厭惡之也。

萬曆年間。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筭。二人甚喜。相謂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盞中。已令張飲矣。張預藏腰斧。乘劉醉而斫之。劉死。張少頃亦死。二家妻子微知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附斷〕見利忘義。世俗之交。大都如是。吾獨異夫造化之善弄愚人。命竟歸泉。財終烏有。殆以是爲詐僞之戒歟。

貪冒於財 冒同墨

〔箋註〕貪者。饕餮無饜之謂。冒者。穢濁不潔之謂。財之爲物。足以生我。亦足以殺我。何也。人之生也。非財不足以爲養。故舉天下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之人。莫不貴之重之。然財之來也。往往與禍患相鄰。古來高人達士。視之如糞土。避之若仇讐。非矯情欺世也。亦逆知其足以戕我身。喪我行。而有餘也。古語云。富者衆之怨也。怨者何。怨其財之聚而不散也。又云。盜憎主人。又云。慢藏誨盜。憎者何。憎其財之滿而不覆也。又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矚者何。矚其財之盈而不虛也。故象以齒而焚身。匹夫



以懷璧而致罪。至於貪官蠹役。賄賂盈千。光棍脅詐。家藏鉅萬。不旋踵而身罹斧鑕之誅。家有流離之困。又報應之顯然昭著者也。

〔引經〕論語曰。子曰。小人喻於利。

紹興府一布政某。巧于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萬畝。富甲一郡。其祖父屢見夢。言冥譴將及。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天死。布政公尋染癱瘓。子孫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間。家資已盡矣。布政臨危時。忽張口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

〔附斷〕昔有盜人驢者。一日其弟騎出求售。復爲人所盜。弟遣兄書曰。哥見字。驢之事。這樣來。這樣去。此公之謂歟。

### 欺罔其上

〔箋註〕人臣之於主上。人子之於父母。子弟之於師長。屬吏之於上司。胥隸之於本官。婢僕之於家主。小民之於官長。皆謂之上也。虛誣詐僞。施之儕偶且不可。而況其上焉者乎。

〔引經〕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罔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秦檜夫人王氏入宮。顯仁太后賜饌。因言近日子魚絕少。王氏曰。妾家頗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

咎其失言。恐因此一物。朝廷疑四方貢進。過於帝室。乃進青魚百尾。太后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槍及王氏果報詳前。

〔附斷〕朝廷之正供無幾。權門之私獻甚多。至一魚而失於婦人之口。復蒙於老賊之術。大奸大惡。於此可見。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箋註〕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人縱有過。亦當曲爲掩覆。若本是平白無辜之人。而乃編造流言。捏作穢事。以讒毀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使聽者疑惑。不能辯其是非。致令賢奸溷淆。黜陟倒置。其流毒可勝道哉。古有止讒之詩曰。讒言慎勿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婦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嗚呼。管蔡流言於國。書社見阻於楚。曾何損於周孔。而邦家蠢動。國是日非。有國家者。誠不可不慎也。

〔引經〕論語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附論〕人情吝譽而喜毀。疑善而喜惡。推其心。大都猜忌懷怨之故耳。是故有吉席華筵。指某某而陳鄙褻。閒行雅坐。斥誰誰以快驕歡。追風捕影。執莫須有事成真。含血噴沙。取或可疑情作據。甚至數句閒談。遂使香魂吞聲於舌下。半生名節。乃爲污蠅飲恨於閨中。更有造爲歌謠。傳諸樂府。墨汁淋漓。涅

盡清名無處洗。霜毫綽約。點成臬語幾時休。是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者也。

順治辛卯。蔣虎臣太史主試浙闈。見一卷甚擊節。業已定元。候二場不至。傳詢外簾。知以卷面有好談閨闈四字被貼。榜發後。召本生詢之。云某亦不知。但坐號內。見有婦人入號磨墨。未幾婦人去。而卷面已有此四字矣。蔣大詫異。心知某平時必喜造言捏謗。而婦人有銜恨至死者。因爲子孫輩諄諄相戒云。

〔附斷〕凡人有過。不可指摘。况閨闈乎。故談閨闈者。無論其事之有無。而罪必不可恕矣。以一言而喪終身功名。可不畏哉。

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相傳爲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爲人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爲點睛之筆。摹寫柔情。婉變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爲厲階。長白玉研農先生麟曰。紅樓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歎欷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口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爲誣蔑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佚。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剞劂。經我訪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時觀聽。頗爲

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該行之尤。無非躡蹤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稿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施耐菴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至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淫。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而西廂記以極靈巧之文筆。誘極聰俊之文人。又爲淫書之尤者。不可不燬。又曰。西廂一書。成於兩人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仆地。嚼舌而死。後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又曰。崔鶯鶯生長名家。並無曖昧不明之事。作西廂記者。乃心貪鶯鶯之色。而求之不得。乃編造蜚語以誣鶯鶯。至今令鶯鶯抱慚地下。此見關帝亂筆。不可不信也。

〔按〕乾隆己酉科會試詩題。爲草色遙看近却無。閩中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詩中有一鞭殘照裡句。主司指爲引川西廂記語。斥不錄。其實此孝廉並不記得西廂記語。平日風流自賞。口吻自與暗合。尙受其累。况沉溺於是書者耶。

長樂某村。有某姓童子赴鄰羅取麥種者。手一籃貯錢而走。途次被無賴子攫去。追奪不及。哭而返。將至家。不敢入門。近舍婦人聞聲出視。詢其故。童告以母性嚴。歸告必遭重責。且家貧無從再辦此錢。婦問羅麥需錢幾何。曰六百文。婦憫之。解囊中所積女紅餘資給之。童謝去。時在旁見者唯鄰嫗耳。嫗

素與婦有微隙。見此童年約十四五歲。姿容頗端正。伺婦夫返。陰以少婦美童。互相愛悅。他日防其涉私等搆之。夫怒訓婦。婦莫辨其誣。夜自經死。某童聞婦死之涉已也。亦投溪以殉。願遠近無有知其寃者。未幾晝大雷雨。鄰嫗震死。背有朱書害人男女二命六字。鄉人始知婦與童子之禍。皆此嫗所誣搆也。其寃乃白。

程仲蘇言嘉慶年間。河南某縣。有一余姓。與張姓素好。同學讀書。俱係茂才。端午各解館歸家。張姓寫一信寄余姓。戲言其婦不貞。余姓閱之大怒。瘋病陡發。余有二子一女。忽持刀先殺其妻。又將子女一併殺死。余亦自刎。逾年張姓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用刀自剖其腹。逾時身死。夫朋友戲詭。原非所宜。况無端污讒閨門。即使余姓不自殺其妻子。冥報亦所不免。况一言連斃數命乎。

明章齊一。有口才。好談人家閨房私事。男女私事名節所關人所遮瞞者也批評婦女好醜。自號風流才子。尤好背後論人長短。敗人名節。或寫俚鄙詞。貼無頭榜。出口嘲笑。撮弄是非。自矜得意。一日忽持刀出門。立三叉路口。以刀自刺其胸。大言曰。章齊一。你心腸險惡。口舌輕薄。也該受罪了。言畢。卽手探其舌。嚼斷而死。血流滿地。見者訝異。相傳戒焉。觀此。則知人家私事。實關名節。即彼已彰明。我總不可出之於口。况得諸耳聞。不辨虛實乎。一般口舌。造福山之。造孽亦山之。願妙年英俊之自擇也。人有過失。須代爲遮瞞。方爲厚道。至刁唆爭訟。竄掇成事。以報私怨者。尤干神怒。

### 毀人稱直

〔箋註〕凡人所以稱直者。蓋正大光明。毫無私曲。其心未有不忠厚者也。若毀者污人之名。快己之意。

薄德已極。而猶托言直道。以悚人聽。豈不可恨。昔明道先生爲御史時。其告君曰。使臣補過拾遺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敢也。顏茂猷曰。有一等人。見人爲善。不毀曰腐儒。則毀曰是齋公一流。不則又曰姑息柔軟。養成人惡。又有一等人。以己度人。見人爲善。不毀曰鈞譽沽名。則毀曰希求福報。甚而目爲假公濟私。種種惡語加人。方且自謂曰快心直。吾知神誅鬼殛。所不免矣。

〔引經〕論語曰。惡訐以爲直者。

李叔卿素號廉謹。同寮孫宥嫉之。竊言於衆曰。叔卿空自得名。以吾視之。狗彘也。或問其說。曰。叔卿妻妹。豈得爲人。自是喧傳。遠近吠聲。叔卿欲明。不便出口。即不欲明。憤恚難耐。遂鬱悒死。其妹聞知。大爲驚恨。亦縊死。不數日雷雨暴作。將宥擊死。暴屍叔卿之門。及葬。雷發其塚。叔卿之跡始明。

〔附斷〕人命關天。况二命乎。天何不誅于未死之先。而誅於既死之後耶。想亦有宿業在焉耳。彼夫吠聲喧傳者。亦烏能免罪乎。是以君子聽言之法。當先觀其進言之人。

罵神稱正

〔箋註〕聰明正直之謂神。君子朝乾夕惕。當時存洋洋如在之意。以檢束其身心。罵神者。皆由血氣方剛。匹夫之勇。居然自謂壯夫。何所顧忌。由識者觀之。特不逞之流耳。昔阮瞻作無鬼論。一日有客求見。談論名理。瞻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瞻復堅執以爲無。客厲聲曰。鬼神之事。聖賢皆以爲有。子乃立論破之。敢以爲無。吾即鬼也。忽變異形。須臾消滅。瞻嘿然沮喪。歲餘而卒。則鬼神未可輕議。况於罵之云乎。或謂如狄梁公之毀淫祠何如。曰。梁公爲文。告以大義。然後廢之。初未常罵也。夫神之不能有正而

無邪。猶人之不能。有賢而無愚也。若淫昏之祠。爲民俗害。則反覆開論。止之可耳。

〔引經〕論語曰。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憤。一日醉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嫚罵曰。今不任汝矣。何爲復在此受饗祀乎。同上神座。盡力推像。踣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幾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爲狂妄放肆。毀壞吾像。惡至此極乎。立赴地府鞠治。家人驚悸。連夕塑起聖像。卒不救而死。

〔附斷〕功名富貴。冥冥中自有定數。况隨時增削。又因人一念一事之善惡。奈何不思自反。得罪神明乎。宜受譴若是之速也。

南史蕭惠明。秦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卡山。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處郡聽事。前後太守。每避居私室。不敢上。惠明曰。烏有是哉。令盛設筵榻。廣接賓客。歷數日。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 棄順效逆

〔箋註〕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今反棄此而就彼。豈非速禍之道乎。顏茂猷曰。古來奸雄棄順。倡造逆萌。百無一脫者。強如赤眉。終就殲夷。盛若黃巾。旋遭屠戮。安祿山史思明朱溫俱殺於其子。黃巢斬于其壻。張豐信朋後輩。被斬方悔。公孫述爲全蜀帝。被刺洞胸。李密智謀絕人。馘斬傳首。隗囂謙恭下士。餓死覆滅。竇建德爲夏王。

而被斬。劉黑闥據漢東而梟戮。其餘行藏不軌。斬頭截領。不可枚舉。人奈何不安分循理。保全性命。守人道之常乎。

〔引經〕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附論〕逆有二等。一是臣子背違君父。一是盜賊擾害鄉里。然臣子之逆。始於至微至隱。其流極於爲篡爲弑。究其所歸。則不忠不孝。足以盡之。上文法戒。已極其詳。故此處專以亂賊爲言。欲人之安分循理。保全身命也。

順治十六年。夔東大寇陳鶴鳴等。據驛子城作亂。結連郝搖旗等十三家。以爲唇齒。四川總督李少保國英率兵攻之。驛子城係山砦。山石險惡。四圍陡立如城。我兵圍困年餘。百計攻擊不得上。乃諭鶴鳴投誠。許以美爵。降有日矣。會砦中水竭。鶴鳴于大黃角樹下。祭禱祈水。忽水泉湧出。每日可飲萬餘人。鶴鳴以爲天賜。遂堅守如初。有僞副將某。密請爲內應。刻期登城。是夜風雨大作。將士二百人披甲先登。遂奪門開砦。擒獲賊首。合砦萬餘人。俱伏誅。

〔附斷〕人以爲泉不湧出。則窮困投降。其全活不亦多乎。不知叛逆之人。天所必誅。否則何以懲後之反逆者。

### 背親向疎

〔箋註〕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今世俗之情。有瞞背父母。私厚婦家者。有兄弟之間。錙銖必較。朋友外人。則揮金如土者。近親本族。貧寒不相顧。而冒認



他宗趨炎附勢者。倫理倒置。隆殺失宜。豈逆福之道乎。

〔引經〕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附論〕凡人之情。習久則忘。望奢則怨。訓嚴則離。此親之所以易背也。利盛則趨。勢炎則攀。意投則和。此疎之所以易向也。而反覆無常之輩。又有甚焉者。炎涼起見。親可以忽疎。疎可以忽親。恩怨分形。疎何難而或親。親何難而或疎。大倫大義。付若罔聞。詎不深可鄙哉。

洪浩熙甯中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大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陳仲純曰。嗟乎。世之宦遊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存。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也哉。則二詩可念也。

吳人張曾素。少年無賴。其鄰邑一媪家甚富。失其子十餘年。曾探知其家事。乃至媪家泣拜曰。兒卽母所失子。曾遭賊掠於浙中張家。今若干年。日夕念母。故來也。媪叩以家中事。頗合。於是大喜。厚愛之。未

幾病。媪延鄰邑術士禳禱。一人見曾曰。此非媪子。張主簿不肖兒也。媪怒逐之。遂爲鄉里所不容。  
〔附斷〕以人之子爲子。不過婦人易惑耳。以人之母爲母。則是敗子欺詐也。卒之見逐于人。不能歸宗。豈非背向乖宜之一驗乎。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族中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子弟曰。我宗族甚衆。于我雖有親疎。自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以來。積德百餘年。始發于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先及本支。餘則分給外戚。子純仁。克紹前志。凡有贏餘。悉廣義莊。父子有此盛德。故至今科第綿綿。爲吳中望族。

宋福州王繼先。世居京師。鬻黑虎丹。人呼曰黑虎王家。有寵於高宗。與秦檜等。子孫金紫盈門。富比王侯。但出身卑微。親戚多寒賤者。繼先深以爲恥。概不許上門。紹興辛巳。邊釁起。繼先首輦重貲。爲南遁計。御史杜莘老劾其罪。詔置雷州。子孫勒停京師。沒其田宅入官。家遂蕩然。

有趙某兄弟二人。兄強悍。弟寬和。兄結交錢孫二人爲友。酒肉往來甚是親熱。將弟逐出在外。妻屢諫不從。心生一計。暗屠大狗一隻。糝以衣服。置之後園。謊報其夫曰。不知誰殺死一人。丟我園中。夫急回視。時夜昏黑。莫辨真僞。以手探之。衣上有血。大驚無措。妻曰。蓋請錢孫二人抬出揀埋。夫果往請。二人聞是人命。恐被連累。皆不肯來。夫歸無計。妻曰。事急矣。宜叫二叔幫抬。趙往呼。其弟隨至。妻先以蔑簾捲好。兄弟抬出郊外埋之。從此醒悟。迎歸其弟。不理錢孫二人。二人懷恨。乃具詞告官。言趙謀殺人。今

埋在某處等語。官拘趙審。其妻同往。以實情稟明。官來啓驗。果是一狗。因重責錢孫。獎賞其婦。此原案有小傳一部。吾忘其姓名。改以趙錢孫代之。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箋註〕天地至大也。鬼神至尊也。鄙懷最卑也。猥事最褻也。指天地以證鄙懷。如匹夫匹婦。自謂無過。動輒呼搶。引神明而鑑猥事。如娼優隸卒。結拜弟兄。亦必臨之以關帝。小男幼女。幽期密約。亦必申之以海神。吁。褻瀆甚矣。

〔引經〕論語曰。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某之禱久矣。禮記曰。無瀆神。

〔附論〕官長在上。人猶不敢以猥鄙之事。瀆其聽聞。况尊如天地。赫如神明乎。君子修德於躬。答仰天地神明。以求無愧而已。豈得以私事凡情。上污聖聰哉。昔蓮池大師曰。世俗許願。如祈求子嗣。祈延壽命。祈消災厄。祈取功名。祈保財祿等事。切不可告許宰殺牲牢之類。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隨心。終有苦報。乃至許塑像造殿。許置供器。只宜隨便喜助。不可有心求福。蓋大悲平等名佛。正直無私名神。豈有因賂降福之理乎。若以理言。惟在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騭。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怠耳。由此觀之。天地神明。尚不可諂之以求福。矧敢指之以證鄙懷。引之以鑑猥事乎。

李景遜母鄭氏。嚴教諸子。一日牆壞。得錢一囊。鄭氏焚香祝曰。豈天地憫我諸孤。故賜此錢乎。然妾惟

願諸子學業有成。仕而受祿。此錢非所願也。復檢之。其後景遜果登第。位至少保。

〔附斷〕此感格天地之報也。夫鄭氏以一婦女。而敬恭天地如此。則得天地之純氣可知矣。上帝臨汝。敢褻越哉。

解州俞保。萬曆初補戍騰越。其妻王氏頗識書。將粒米作信香。日夕禱關帝。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終歲米積若干。保在伍。夜夢關聖呼曰。爾婦虔誠。爾欲歸乎。保伏地乞歸。呼令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已落平沙中。天曉。知是解州城外。抵家扣戶。王氏驚疑。保道所以。方出迎抱哭。隨詣廟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附斷〕此感通神明之報也。夫世界一切諸事。皆有神明主宰。固已言之詳矣。至於關聖帝君。尤吾輩名教之干城。斯民心性之日月也。時時刻刻。常奉以爲嚴師。而親之敬之。若赤子之於父母。今日優場扮演。理宜禁絕。誠有如俞保妻王氏所刊列者。當傳布而公止之。近讀吳奕德回生記。關帝已果證菩提。位與韋默尊天菩薩並矣。可不敬哉。

李俞兩事。皆以合理之事。本至誠之心。故可感格天地神明。識之以見鄙懷猥事。斷不可肆意褻瀆也。宏治間。有揚州鹽場。中宣府甥舅同賈。隣舅竊其甥四十金。甥知索之。舅匿不與。曰。吾與汝至親。寧有是耶。遂拉甥同入獄廟。誓言吾倘竊甥金。當變爲獸類。是夕二人仍同宿一室。夜深甥聞舅榻下有聲。呼舅數四不應。甥疑起視舅。舅榻無人。捫其地下有物焉。大驚呼。衆秉燭照之。乃一驢臥牀下。身足已

成。獨首面未變竟。不能言甥。倩車載歸付。其家養之唯。啖熟豆踰。年死

〔附斷〕味心發誓。卽以甥舅之分。尙獲現變之報。矧其餘乎。

### 施與後悔

〔箋註〕施與。善念也。施而復悔。則善念翻成惡念。豈不可惜。內典曰。施有四法。不得上妙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三事。一先多後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旣行施已。心生悔恨。又曰。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如宰官枉濫人民。不願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是假名施。又有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不名義施。又有作諸福業。惟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此名顛倒作善。癡狂修福。圓照上人見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

〔引經〕詳在與人不追悔條下

〔附論〕今人憚於釋家論施與之法。以爲出諸有心者俱無功。而或中止其善念者有之。不知此是佛祖望人至上妙果報。猶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試思天下有幾獲上妙果報者哉。若夫博施濟衆。尤爲聖人所難。故太上願人隨分施仁。而但勿以輾轉徘徊之念參之。自無往而非善果也。然則旣施復悔者。非自惑耶。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出廩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糶米。天福施之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曰。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年桂子共蘭

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起賑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皆登第。

〔附斷〕此施與不悔。而榮及後嗣者。

紹興丁卯大飢。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倉。欲索高價。官遣吏借賑。許諾。次早段見飢民集候。退悔不發。衆方喧噪。乃與家人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火大作。焚其所貯。殆盡。段乃震死。

〔附斷〕此施與後悔。而禍及其身者。

假借不還

〔箋註〕凡人財物。各有定分。我之福量若干。則能承受若干。一毫不可強也。借人之財。非我財也。財非我財。卽留之亦終去。財既無有。債又仍在。亦何利而爲之哉。自古及今。凡未了宿債。或償于現世。或償于死後。果報循環。昭然載乘者。未必盡皆荒唐無據之言也。

〔引經〕詩曰。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附論〕人有貧而負債者。有富而負債者。貧而負。此力不足也。若依中誠經勤勤思償。自然無過。蓋言常存欲還之心。至有時則必還之矣。非謂勤勤思償。便可了此公案也。若夫有而不還。非係假威挾勢。即是昧理喪心。其意以爲拖延日久。一死可了。孰知轉世之後。小爲眷屬奴婢以酬之。大爲牛犬驢馬。以報之。有斷斷不誣者。他如負欠。灌觀錢財。尤係十方信善。所發心捐助者。僧人挪此作彼。錯人因果。猶爲有罪。况取之肥家潤己耶。其爲生生世世。償還不了無疑矣。

山右張玉。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卒。半日醒。曰。被二鬼捉過文嶺。見二鬼以黑被裹二人。

納之陳家。次將花被裹兒。且曰。汝負他一千五百錢。今當往還。一綠衣前曰。此人念般若經。姑恕之。因失足墮池下。乃寤。其父明日往義嶺訪之。果有一家夜生三犬。二黑一斑。斑者墮池死。急歸取錢還之。陳不受。將其錢作善事。

潼川某孝廉。與同縣某善。貸其家卅金。屢索而孝廉不肯償。且詈言抵觸。某父子每每呼天咒地。孝廉乃抱病死。孝廉號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臍下有近齋二字。甚明白。父子日呼犢稱慶。云是天生畜以償金也。聲傳于孝廉子某。是子爲某縉紳先生壻。恨以牛指父爲誣。訟之官。官取犢親驗。字畫不能曲斷。不得已。歸其犢于縉紳先生。以絕其詛咒。訟乃息。

高郵三塚鎮。一村翁養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語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蓆。覺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子持鋤方在河畔掘坎。忽一蘆蓆船至。問埋何物。子以死猪對。舟子曰。猪雖自死。吾尙可啖也。竟以蘆蓆一肩易之。子頂蘆蓆回。父大嗟嘆。

〔附斷〕宿欠未完。冥報必償。假人財物者。幸捫心自思。至於山右張玉女。倖而獲免。定有宿根。亦天所以勸善也。

山西解州關帝廟。在西門外。靈應異常。廟中舊存香火捐資銀二萬兩。有胡州牧者。知是州。假用三千。欲不歸矣。及罷官。新任至署。胡移居館舍。夜有人扣門。問之。答曰。西門外姓周者。向官索欠。如是者三夜。每夜如是者三。胡心知其故。而終吝之。瀕行前夕。又至。且曰。此項將有公事須用。宜速還。否則未便辭殊委婉。胡懼。乃如數歸款。未幾劉松嵐大觀。觀察河東。將莅任。行至平定。夜夢關帝至。前有紅旗。大

書漢壽亭侯。劉備伏前迎。碑謂之曰。河東吾鄉里也。行將有難。汝宜善視之。劉備不知所謂。歲甲子乙丑內寅間。解州大旱。劉請於上司。設粥以賑。賑廠即設於廟前。公費將完。欲請奏益。又須時日。心甚憂之。夜夢周將軍語之曰。賑費不足。何不借廟中存款也。劉覺乃借廟中存銀二千備用。則即胡州牧所還之原封也。人乃悟前索胡欠。言有公事須用即此。劉因修廟作文勒碑記之。夫人不可欺。而况神乎。債不可負。而况香火貧乎。周將軍可謂處直盡善矣。俗傳周將軍氣多剛猛。而於此事辭氣委婉。殊不類其生平。世之冠帶人。以索欠而負氣相對。反目成仇者。亦可愧矣。

分外營求

〔箋註〕人生大患。在於妄想。妄想一生。熾不可遏。於是頓忘其本來面目。以求富求貴。身倦心疲。寡廉鮮耻。求榮反辱。求得反失。怨兀交集。窮途自悔。豈不可哀也。或昔鬪子元。以翰苑袖外。遂成心疾。真空寺有老僧。能療奇疾。往叩之。僧曰。人之疾病。生於妄想。妄想之來有三。一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此過去妄想。或事到目前。猶豫不決。此現在妄想。或期望後日榮貴。與夫一切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三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謂之幻心。能當下斬絕。謂之覺心。故曰不怕念起。惟怕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著脚。子元於此有省。心疾如失。韋元方外兄裴璞。任新平尉。素稱正直。卒於官。長慶初。元方客隴右。道逢武吏貌似璞。元方趨視。驚喜曰。兄去人間。何乃武職也。璞曰。吾職西川掠剩使。專司世間財之盈縮。夫世間農勤求穀。商勤求財。士勤求祿。只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凡一飲一啄。以至財寶少過其數。吾皆得而掠之也。王顯事文皇。有子陵之舊。方帝徵時。戲之云。王顯王顯。老不



作繭。既登大寶。顯以問謁。奏曰。臣今日得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獨不及顯。因諭之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顯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房元齡勸帝曰。陛下龍潛舊寵。何不試與之。遂授三品。賜以金帶紫袍。是夕暴卒。又有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又同年發解。一人鄂州教授。一人黃州教授。未幾。任黃州者死。鄂州者祝曰。公與我同年月日時。同官而先死。何也。宜以夢示我。其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了。公生寒微。未嘗享用。故死有不同耳。南昌李孜省。以邪法寵於明憲宗。位太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孜省餞之。以壻龔正弼爲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按院有堂考。遂取正弼爲首。實爲中榜地也。至初場。正弼不至。徧索之。日午始封鎖。及三場畢。正弼踉蹌歸廡。人問之曰。初赴試。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祝者。我所見並了了。而口不能言。足不能步。今始匍匐歸耳。孜省敗。龔竟無成。雲間李紹文曰。東鄉一人。結草園爲生。年六十餘。向來積銀八錠。每錠三兩。以紅紙腰封。藏之床脚下。忽夢身隸八人。告別曰。我等要到東邊新造屋之家去。且視銀已亡矣。此老即至造屋之家。訊之。主人云。果有。欲分其半還之。此老堅辭。主人乃潛置一錠於上樑饅頭內。以餽此老。此老不知。取以易糖。賣糖者亦不知。擔至新房門首。主人問所從來。仍以錢五文買之。由此觀之。富貴貧賤。榮枯得失。莫非有命。愚人終日奔競。亦何益之有哉。隆慶間華亭張全山。以官學歸。年八十六。有少容。陳大若談其爲人。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每語人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吁。若張公者。可以風天下矣。

〔引經〕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曰。君子思

不出其位。

洪武初。江右廖德明善堪輿。自擇墓穴。在江島青龍山尾。葬後當出天子。臨終戒其子曰。葬後三年。勿啓宅門。啓得奇禍。子依言。扁其門不啓。將及三年。嫁妹。母曰。但欠五日。啓何妨。遂啓之。時欽天監奏。帝星現江西分。又望氣言。江西有天子氣。因踪跡發其塚。但見屍已化爲龍。惟一足未化。目瞑未開。蠕蠕有動意。若滿五日。則化而入江。事成矣。遂斬之。一家坐法。

〔附斷〕此越理犯分之太者。自當與謀逆造反同科。

夏侯嘉未第時。有善聲。骨相術者謂曰。公惟聲貴。其他皆弱。正俸外。百金橫入。不死則病。後官至史館。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幣數百。輦歸私第。忽一縉自地起立。久而方仆。公遽感疾卒。

〔附斷〕人知財有定數。而忽生過望之求者。當時皆以此自省。

宋時盛德。極本分。惟事耕織。人歆以厚利之事。輒曰。舍耕與織。未免機心算人。不爲也。亦不誦經持齋。嘗曰。口誦經而心不向善。口持齋而心嘗害物。何益哉。晚年遇白玉蟾化道人來云。喜你實心行善。我與你點一好穴。欲富貴驟發乎。欲永遠平穩乎。盛惟願永遠平穩。指點一穴而去。至今子孫蕃庶。無不溫飽者。

懷亦亭雲麾。言其同寅某戚家花園。有狐居之。某嘗過戚家飲酒。其僕隨往。恒潛於園之隙處默祝。冀仙之一遇也。一日竟見美人翩翩而來。喜出望外。即欲止之於亭。美人意不欲曰。亭外近廊。恐有人知。此間後軒極幽僻。人跡所不經。非此恐樂之不暢也。僮隨之行。三折至一小穿堂。長榻瑩然。令僮先解

衣而臥。美人襦甫脫。則偉然皓首龐眉一老丈夫也。按其臀而刺之。力掙不得脫。痛聲與恨聲俱厲。竟不聞於外。迨翻身卻坐。但覺股下茸茸然。如坐於新絮間。而老丈夫亦不見矣。委頓出園。猝遇宅中人。竟不能掩其事。自此穀道旁有白毛。周圍一叢。嘗以示人。亦不自諱。是可爲有妄念者戒也。

### 力上施設

〔箋註〕吳南岱註曰。官司不得已而役民。宜曲加體恤。勿盡其力。若工役疊興。設法驅使。不盡其力不休。所謂力上施設也。此句各本註釋不同。此說近是。

〔引經〕詩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政和初。宋昇爲西京轉運。專修西內。語同列曰。速成此役。賞可立得。宮室延袤十六里。殿宇丹漆。需牛骨和灰。不給。城外有五代數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昇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迎合其意。運判孫貺。獨以爲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昇以功除顯謨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韓容繼死。不一。年。昇妻子盡死。郭璉疽發於臀。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落三十六骨乃死。孫貺病絕。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汝發洛陽塚。幸賞。安得辭。廡下引人相質。見荷鐵枷。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乃宋昇也。孫慙舉去官狀。昇屈伏。孫更生。

〔附斷〕幸賞邀功。惡及朽骨。陰報陽報。所以備極慘毒也。凡有妻子之念。身後之慮者。何至出此。淫慾過度

〔箋註〕夫婦之道。男女之欲。天地以爲生生之本。而今人以爲放蕩之具。此其所以爲罪也。非惟獲罪。

亦并非攝生之計也。古云。傷生之道非一。而好色者必死。道書曰。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于三焦。榮華百脈。及慾念一起。慾火熾燃。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可懼哉。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利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恒。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恒。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內典云。女色于人。是衆苦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故達者遠之。黃庭經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急者即衆生業重處也。又云。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三十日一泄。六十者。當閉而不泄。如此則不廢人道。亦不損元陽。精氣壯盛。子孫繁衍。此慾所以當節也。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鸞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昔蒲博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問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周和尙。廬陵人。九十餘。行遠路如飛。鬚髮不白。言無他術。惟壯歲節慾。太倉張翠。九十餘。耳目聰明。尙能作畫。問之曰。平生惟慾心澹。慾事節耳。任惠公晚年益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劉元城年八十。堅強不衰。自言寡慾三十年。血氣意思。只如常時。曾聞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此中有一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其言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

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讀此數語。真可作座右銘矣。

〔引經〕書曰。殉于貨色。時謂淫風。

〔附論〕夫婦正也。然亦貴有節。少年尤須謹慎。大抵人終身疾痛。恒從初婚時年少力強。恣情無度。多成勞怯。甚者夭亡。累婦孀苦。嗟乎。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苦從一月內。種却一生禍根。前輩每遇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至于老年之人。尤不可娶少女爲妾。蓋我既管他不了。他必恨我特深。怨氣所積。損德消福。且少年性情難調。尤有不止於此者。又何苦不深自退想。

後漢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床答拜。陳實怪問之。曰。妻者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耳。

〔附斷〕夫妻閨房之事。不可得而明言也。舉此相敬如賓者。豈或有比昵之失哉。

王黼爲相。窮極富貴。置大榻于寢室。用金玉爲屏。翡翠爲帳。環以小榻十數。擇美麗姬妾居之。恣爲淫樂。日夜不已。所親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飛翔燭上。驅之不去。終於焦爛。必期於死。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而乃日崇不已。淫慾無度。後悔何及乎。黼不聽。未幾禍作。身首異處。

〔附斷〕自古荒耽女色。未有不喪身亡家者。王黼之死。非盡色所致。亦實天厭之也。

### 心毒貌慈

〔箋註〕凡人心悲則貌戚。心喜則貌舒。形逐神遷。貌由心轉。此理之常。人可測識。至若心毒貌慈。徑寸中。無非貪。嗔。慘。暴。滿。腔。內。盡。是。殺。盜。驕。淫。前言包貯險心者。不過令人難窺耳。此則使人可親可愛。如李義甫之稱人貓。蔡元度之稱笑面夜叉。普預生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也。

〔引經〕論語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禮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附論〕今世恒有此等人。不能一一防之。又不能一一絕之也。奈何。獨不曰。自處以義。待彼以禮。且以一味平等馭之乎。則彼雖毒害。何自而及我哉。

廣州蒙化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蠻。得一首領之妾。亮寵愛之。妻賀氏與之共處。曲加恩撫。略無伎妬。亮信之不加猜防。及詣府。賀用火釘烙妾兩目。迫令自縊。給亮曰。病亡。後賀氏有娠。備極艱苦。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智鑿禪師。曰。夫人曾烙女婦眼。以是相報。不可殺也。賀欲棄之。不可得。乃潛養于衣被中。數月漸大。亮偶見。大驚。殺之。賀氏目枯而死。

〔附斷〕舉此見婦人陰毒之報。若男子之陰毒者。有不自取禍愆耶。

### 穢食餒人

〔箋註〕餒人。與人食也。不潔之物。強以飼人。是等人於犬豕。人既噉之。神亦惡之矣。且須賈困於張祿。楚使問於陳平。皆以惡食啓禍。勿以小過而忽之也。

〔引經〕禮記曰。毋反魚肉。讓食不唾。

瞿永壽以販米爲業。紹興己卯。米價湧貴。永壽于中路聞之。乃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黑雲忽起。震雷大作。永壽知罪。度必不免。因探腰間錢一貫。授與同行者。囑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復開霽。遂得脫。

〔附斷〕悞用穢水漬米。遂致天怒如此。若非一念孝心。早已斃於雷斧之下矣。今之有心糝糠使水。輕食賤穀者。能勿懼哉。

### 左道惑衆

〔箋註〕左道。不正之道。小之如師巫邪術。煽惑愚民。因而作奸射利。大之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元末之白蓮等教。多聚徒衆。謀爲不軌。雖當其事敗之時。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然歷朝以來。妖黨。剽亂。費朝廷之兵威。竭府庫之蓄積。擾地方之良民。削國家之元氣。幸而撲滅。所傷已多。有民社之責者。不可不綢繆于未雨之時也。但此輩之所以不能盡除者。其故有三。郡邑有司。以無事爲福。一經發覺。其所犯者。皆不赦之條。非笞杖徒流。可以本省歸結者。勢必具題發落。便成一重大欵件。有司未蒙摘發之功。而承問欵部事件。戰戰慄慄。惟恐以舛錯受參罰。猶恐以發覺不早受參罰。兼以上司之駁查。下司之解審。積日累月。上下矜持。故甯可因循養癰。置之不聞不見。以圖徼幸無事而已。其弊一也。小民無知。惑於禍福。以爲甯欺官府。莫欺神明。故雖經發覺。誓死不認。且以當堂啖肉。以自明其並不持齋者矣。里甲查問。則家有懸貺。庭有蒜韭。無憑辨別其虛實者矣。則又何所據而置之以法乎。其弊二也。匹夫匹婦。一被愚惑。誓同生死。暗地盟誓。呼應神速。一人輸一金。則千人便得千金。當其情罪敗露。或者金錢有靈。亦未可知。所以出首之人。亦未免瞻前顧後。不敢輕舉妄動。其弊三也。嗚呼。移風易俗。感化迷途。凡在握符秉軸者。早宜留意於潛消默化之道也。

〔引經〕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書曰。民無或胥。譴張爲幻。禮記曰。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附論〕近日聚徒成羣。以講經說法爲名者。惑亂人心。漁色賺財。固該萬磔。而爲其所惑之人。又聽其家之婦女。源源入菴觀寺院。拜師佞佛。甚至宣淫露醜。已猶執迷不悟。其罪又當如何哉。

侯元。上黨人。以樵爲業。一日憩巨石下。喟然歎其勞。石忽開。有道者出。曰。子何歎也。元驚拜。道者曰。我神君也。憫子歎。且隨我入洞。見洞中光景甚佳。令元跪受一書。戒曰。汝雖有少福。然有敗氣。宜謹密自固。欲謁吾。以至心叩石。石開相見。若謀不軌。禍必喪生。元出于靜室。習其術。期月而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成騎甲。于是聚衆。每朝神君。神君必戒之。上黨帥恐生變。捕之。元恃術。前突陣。先勝後敗。酒醉被擒。以兵守之。枷索脫落。止一燈臺耳。後奔謁神君。神君曰。庸奴違教。斧鉞必及矣。叱去。遂隱。石不復開。後術不神。率衆掠并州。爲官兵擒斬。

〔附斷〕從來小人。得奇術而爲盜者。豈少哉。其終歸于敗。常若是也。使用以救世扶國。何道不成。惜哉。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箋註〕自此至採取奸利。皆指小人貪利之事也。度。分寸丈尺之總名。虞書同律度量衡。夏書重和鈞關石。本爲人心不平。故設此以持其平耳。今以短狹輕小者量出。則必以長廣重大者量入。小民一銖一文。得之甚爲艱苦。而以一入巧奪其利。豈能容於天地鬼神乎。

〔引經〕論語曰。謹權量。禮記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斛斗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欲盡徙室中之藏于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如奔。庫中財帛。隨流而下。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附斷〕一人貪戾。禍及全家。可不戒哉。

唐李珣。廣陵江陽人。父販糴爲業。年十五。父以老故。使珣主其事。人有糴者。即授之升斗。令其自量。不計貴賤。每斗惟取息數文。以資父母。澹泊無求。衣食自足。父謂之曰。貿易規利。人之常情。吾生平不易升斗。亦自以爲公矣。汝今任之自量。誠不可及。然而生計不匱。豈非默助耶。珣年至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珣。出制淮南。以犯諱改名寬。李相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首列李珣。字長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自石壁。珣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珣迨且徧訪得。遂與致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寬辭不知。珣爲固問。寬具以販糴對。珣歎不已。寬壽百餘。卒三日。棺忽開。視之蟬蛻去矣。

〔附斷〕一切福田。皆由平等。此之謂也。

萬歷年間。揚州有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子曰。我平生起家。在此一秤。其子請問其故。父曰。此秤爲烏木合成者。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則將水銀倒在秤頭。秤入則將水銀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敢言。父死。子即將秤燒燬。烟中化出一龍升天。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怨曰。父在日。用心

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將二子雙亡。天道有知。豈如是乎。歎畢。憑几而寤。夢至一所。如官府衙門狀。一官坐于堂上。諭之曰。汝父生平以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所得雖奢。亦是彼分中所應得者。但以欺心造業。獲罪于天。上故遣破耗二星。使爲爾子。迨其成人之日。將爾父所掙家產。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其報。今爾能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因將二星取回。數年之中。即換好子二人。光爾之後。爾須勉力爲善。毋得妄生怨尤。醒時一一記之。愈加力行善事。三年之內。果生二子。俱中進士。子孫繁盛。

〔附斷〕能蓋父愆。榮及子孫。理所必至。

浙紹姜公諱鏡。生於世家。性喜儉約。家人買物。輒用低銀小錢。迎合主意。擔夫販豎。見係宦僕。不敢與較。每致虧本。公閉戶讀書。不知市價。亦不及問。夫人胡氏察知之。嘆曰。細民一日汗血。獲利幾何。豈堪如此剝削乎。密令家人如數補給。所用斗秤大小輕重。出入如一。後公成進士。授江西贛州知府。夫人身受殊封。子逢元。禮部尙書。孫天樞。工部郎中。曾孫希輅。丁巳孝廉。五世孫日。字魯齋。戊戌進士。累代簪纓。爲越中巨族。皆夫人陰德之報云。

以僞雜眞採取姦利

〔箋註〕司馬遷叙貨殖傳云。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相率而趨機利。此姦宄之心也。以僞雜眞者。如鹽內攪灰。酒內攪水。銀內攪銅。米內攪穀之類。又如私鹽私鐵。私錢私厯。其所取之利。皆謂之姦利也。諺云。越姦越巧。越貧窮。姦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姦巧得。世間駭漢吸西風。各本註釋。將此二

句分作二事。然細味其義。實相聯也。

〔引經〕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

俞鞠專造鑽鉛假銀。正德戊戌。至晉陵賣羊家。欲以銀一兩三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他出。買羊者復來。增價一兩八錢買去。主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之。亦縊死。不數日鞠被迅雷擊死。四羊亦死。蓋其屍上。

〔附斷〕今之善用假銀。造作偽物如俞鞠者。固不乏人。亦知積弊既久。降罰轉酷乎。甚矣術不可假。心不可欺也。

宋時閩十五。黃岡人。極富。多積米穀。遇着荒年。他遂閉藏了。直待米價高貴。然後發糶。一毫不肯救饑濟荒。後到年老力衰。家道消乏。子孫天殤。臨終時。忽思要棗子吃。亦不能得。見羊糞。匍匐食之而死。

魯元。是蜀人。任盈有女寶珠。年十五。隨鄰伴遊蠶市。人多迷路。魯元遂誘賣於夔家。任盈年老無子。止有此女。哭之喪明。母艾氏亦成疾。因禱靈神。願見珠而死。夜果得夢。如夢尋至夔家。女云。主母妬忌凌虐。將赴江而死。遂贖女以歸。父聞珠聲。其目忽明。母疾亦愈。那魯元忽兩目昏瞎。乞丐于市而死。

黎思之縣尉。言蜀南部縣。近城四十里有小村。村內李某。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心忠厚。耕種爲業。僅可餬口。道光六七年。歲歉。向本村富人陳良棟借錢一百貫。不數年。李姓父子因勤儉持家。家業漸豐。李翁忽得病。彌留時。喚二子至床前。告曰。前借陳姓之錢。可算清本利還之。此人爲富不仁。務將借

約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以錢往還。陳姓收錢後。捏稱借約無從尋覓。李翁復令二子向索。陳終不給。不數月李亡。二子愈勤儉。家道益饒。陳頓昧天良。執約向李姓復行索債。李姓二子。歷言前還錢狀。陳指約爲憑。堅稱未還。否則必鳴於官。李畏累。令陳翁對天起誓。陳跪階前誓云。重收爾債。來生當變牛馬償還。李遂復以錢還之。將約取回。年餘。陳暴病將終。告妻子曰。我往李家還債去矣。言罷而逝。陳終時。李姓家牛忽生一犢。額上似有字。初尙模糊。年餘字跡朗然。係陳良棟三字。陳妻子夢陳哀求與伊贖身。尙不深信。及聞李姓家牛額有字。母子同往視果然。牛跪而求之。狀如人。陳妻子乃大悲。願將李姓重還之錢。付李贖牛。李不許。後復再三懇求。以千金相贖。李仍不允。陳妻子訴於官。縣令喚陳李二姓到堂。斷銀一千二百兩。將牛贖還陳姓。李不遵斷。令再三勸諭。李終不從。令亦無可如何。道光十一年。道經此村。聞其事以爲異。往視則牛額之字顯然。果報之說。信不誣矣。然李姓兄弟之不遵斷贖也。似亦太過哉。

壓良爲賤

〔箋註〕良賤之條。律例甚嚴。大家子女。皆謂之良。奴婢隸卒。皆謂之賤。若本出良家。而置之奴婢隸卒之列。即是壓良爲賤。甚而買良爲娼。罪重惡極。更不待言矣。昔唐李大亮初破輔公祜。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曰。爾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爲隸卒。縱遣之。高祖聞之。歎美良久。更賜奴婢二十。晉李矩。元帝時領平陽太守。時饑饉疫癘。矩悉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賊東下。矩擊破之。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留之。矩曰。俱是大家臣妾。焉有彼此。即遣之。此二公者可謂深明。

大體。

〔引經〕詩曰。民之無辜。並其臣僕。

〔附論〕世之良而可壓爲賤者有四。其一良民而驟貧者也。其一仕宦而流落者也。其一賈客而飄泊者也。其一有罪而散沒者也。若遇此等。不動慈懷。置爲婢妾。蓄爲奴僕。不義甚矣。能無罪乎。仁人見此。矜恤感傷。陷溺者贖焉。無依者養焉。擇配而嫁之。培植而扶之。此誠陰德之最大者也。至若今世有一等人家。收養穉女。粧飾豔靚。多得財帛。便卽嫁去。往往流入青樓。身爲娼妓。受無邊苦惱。所謂煙花地獄也。有世道之責者。烏可不爲嚴禁耶。

浙西廣濟軍。歲差殷戶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有一家侵用官錢。無可爲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資納官。鮮于樞傷之。作湖邊曲曰。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徊忍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鴦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後府判子孫亦世世爲娼矣。

〔附斷〕監守自盜。罪固難道。然何至使妻妾子女爲娼乎。天道好還。於此則又加甚焉。

顧小韓方伯。學潮。言楊乘時溥。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所育非男。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賓客讌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鳴咽。鏡斂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厮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子身異路。遭媒僮居奇。侍

巾櫛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泣。然曰。毋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壻。女再拜。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出謂客曰。君輩且留。不意今夜復得一女。請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衆客頌其盛德。明年。夫人舉一子。臨暮時。公坐堂上。薰見二隸導一官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俱不見。覘其面貌。女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爲名孝廉。諸壻俱顯貴。義女壻後亦得官。地贈公爲中憲大夫焉。

謾薰愚人

〔箋註〕謾。說也。薰。騙也。用詭計設騙。令愚人墮其術中也。究竟愚者安然無恙。而狡者轉盼取災。天道惡巧而憐拙。信夫。

〔引經〕孟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詩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有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驗之。乃置黃精枯井中。誘一愚人入井。覆以磨石。令其食盡。其人正窘間。忽有野狐臨井告之曰。我狐之通天者。但有穴孔。注視之則飛出。所謂神能出形也。君務注視磨孔乎。吾昔爲獵人所獲。君曾脫我。故以此報。其人如狐言。三日後果飛出。僧大喜。謂黃精已驗。乃別大眾。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視。則已死矣。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村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溪水驟漲。舟在對岸。中一人頗駭愚。二人素黠。誘使脫衣。泗過取舟。出沒湍流。幾至滅頂。幸而獲濟。復竭力撐舟。接渡二人。既至。登岸取衣。忽患腹痛如廁。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子矣。遂撐去。水溜舟橫。抵岸一觸而覆。二人皆溺。

〔附斷〕合而觀之。今人但知使尖酸。賣伶俐。以爲朴誠者流。可以隨我播弄也。抑知舉念設騙之際。此心已見惡于神明。而令愚人者竟以自愚哉。

### 貪婪無厭

〔箋註〕以口取物爲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則一切逆天悖理。欺心犯法之事。靡所不爲。故老子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夫人心之欲。豈有限量。知足雖貧賤亦樂。不知足雖富貴亦憂。即如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縵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爲不足。不知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盃象箸者。猶以爲不足。不知汗尊坏飲者。固自適也。惟其如此。是以恒無足心。夫豈知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之此身。終歸變滅。所不滅者。惟此靈明耳。與其於變滅時。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孰若於不變滅時。留幾分。享用積幾分。陰功。惜幾分。物力。存幾分。福量。以爲可久。可長之計。耶。昔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善哉。莊子之言曰。鵬與鳩鷄。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修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若使鳩鷄而學南溟之息。朝菌而慕八千之壽。非惟勢所不能。反添無限憂煎。無限煩惱。豈不貽笑於天下哉。

〔引經〕孟子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鬻。又曰。有賤丈夫焉。必求

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附論〕語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然則人更何必貪哉。嘗見世人得此望彼。擁金千萬。依然日夜焦勞。算無寧刻。甚且侵人之財。謀人之產。推其心。不過曰。吾爲後世計久遠也。及乎一旦無常。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爭。金寶千箱。終作街坊之市。亦可哀矣。則何若積福以貽子孫者。有可信哉。

有一監司某。謝事懸車。延一丹士。信如鍾呂。其夫人頗知書史。戲問之。丹成何以謝方士。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不須謝。何故以丹法傳君。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曰。今君垂涎點化。志在得金。豈蓬萊三島。有貪財神仙耶。已而其壻來謁。夫人曰。壻貧。丹成可傳之。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不肯以丹法私壻。君非方士壻。獨肯相傳耶。監司終不悟。一日方士夜竊丹遁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會。未知乘黃鶴去否。監司默然。第長吁而已。

〔附斷〕愚哉此夫。賢哉此婦。

當塗縣有一外科姓徐者。醫富人江舜明背瘡。索其謝。已許三百金矣。攻瘡旬日。法當潰腐。徐欲得謝。復以藥紙捻插入。江呼痛苦。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贈我。痛當立定。江之子大怒。堅不肯與。反復爭論。乃許其半。時紙捻已入一根矣。及拔出。血湧如泉。遂死。江子訴於官。徐受刑將斃。行賄免焉。未幾徐病叫苦不絕聲。但云。江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令郎亦殊誤事。如此數日乃死。



〔附斷〕惡哉此醫。忍哉此子。

縣令某。性巧而貪。咸豐年間爲甘南縣令。每借公以歛民。遇爭訟者。常以罰爲名。多方磔索。相習爲常。囊金頗裕。旋因贓罰事。被控撤任。赴質。一日遂將行李駝載檢齊。堆積上房。原擬次早即行。忽上房火起。先封其門。某僅以身免。所有貪囊。一時都成灰燼。毫無存者。狼狽赴省。控案質實。遂戍邊遠。身無長物。彼借官虐民者。可不戒歟。

道光二十餘年。某縣令。歷任成縣清水等處。性貪婪。所至多剝削於民。聲名甚平常。遇有外省流亡婦女。輒收買畜之。或自爲婢妾。或轉賣與人爲婢妾。而重其價。習以爲常。人或笑之。恬不爲怪。歷年積有餘貲。年六十餘。妾數人。僅一子。年尙幼。咸豐四年。某連日患病不起。遂氣絕。棺衾悉備。將入歛。是夜二更復蘇。自云。已死後。冥司責其貪忍。罪孽甚重。罰爲牛。須臾呼頭痛。曰。頭已生角。須臾抓其體。曰。已長皮毛。手足踞牀上。作四蹄躑躅狀。或作吼鳴聲。或作喘息聲。遠近轟傳。如是將一日。仍死。後其妾數人。各携其貲適他人。其子亦流落。不知何往。語云。贓官變牛。如某者。亦可以警世矣。

### 咒咀求直

〔箋註〕咒咀者。誓於神也。求直者。人皆謂其理曲。欲借咒咀以自白其直也。小人勢窮理屈。明知所作非理。每致誓神以塞其謗。往往慘絕橫亡。一如其所咒者。可異也已。

〔引經〕書曰。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康熙庚申年地震。山左最甚。沂州有賈客。以布百疋。錢十千。寄於逆旅范氏。及地震後。索之。范婦始唯

唯。繼則予之布。匿其錢。客逼之。婦指天誓曰。負汝錢。即壓死。言未竟而屋圮。婦壓死。其錢在牀下。客負之去。

〔附斷〕一言之誓。報應即在俄頃間。誰謂神明可欺乎。

嗜酒悖亂

〔箋註〕嗜。好也。悖者。反其常道。亂者。失其渠度也。四戒之中。酒爲第一。世人嗜飲無厭。以致氣昏神亂。膽大心狂。遂致形骸顛倒。禮法喪亂。久且喪心失德。能使士敗其名。官廢其職。農荒其疇。賈喪其貲。甚且損肺腐腸。因之招疾而死者矣。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釀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公怪問之。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閩士劉乙嘗醉酒。與人爭妓。旣醒大慚。乃籍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絕飲終身。江浦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滴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但沉酗噴嗽者。箠之。奉賓客惟務誠恪。勿強以酒。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顧文康素豪飲。一時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蚤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慨然作十飲詩。自節制焉。智度論中。列飲酒過失。曰。心無節限。一也。財物虛竭。二也。衆病之門。三也。鬪諍之本。四也。裸露披跣。同於牛馬。五也。傴舞罵坐。人所憎惡。六也。應得物而不得。七也。已得物而遺失。八也。匿事盡說。醒則追悔。九也。醉中多失。醒則慚愧。十也。身力軟弱。十一也。面色變換。十二也。心志迷惑。十三也。智慧蒙蔽。十四也。不知敬父母。十五也。不知敬鬼神。十六也。不知畏人言。十七也。不知畏王法。十八也。朋黨醜虐。十九也。

疎遠賢善。二十也。無慚愧。二十一也。易暴怒。二十二也。不守六情。二十三也。縱色無度。二十四也。恭人擯棄。二十五也。小心畏避。二十六也。俾晝作夜。事業都廢。二十七也。犯名教罪。二十八也。棄捨善法。二十九也。種痴狂因。三十也。古書廣牘曰。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觴。善惡喜怒歧矣。禍福得失又歧矣。蓋氣昏神亂。膽大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煙燄。事墮穿機。酒豈聖人賢人乎。一言以蔽之。曰禍泉而已。

〔引經〕論語曰。子曰。不爲酒困。孟子曰。禹惡旨酒。書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又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詩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又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箋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附論〕先王知酒之不可不戒。故於器用之間。未嘗不厲其意也。六彝必有舟。以舟能載物。容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災。六罇必有罍。以雷能作雲。以澤萬物。霖而不止。必致浸淫之害。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挹之以卮。戒其危也。觚有孤之文。罍有單之義。使後人捧其器。思其名。敢沉湎於酒乎哉。昔范質戒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使謹厚性。化作凶頑輩。曹月川詩曰。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怕君不信觀前古。桀紂曾將敗夏商。詩言可誦。

長安鷲峰寺。萬曆末年。住持僧濟舟。奉佛欽肅。但于酒戒尙未嚴淨。一日有人來云。有道婆某歿。托夢于同伴者曰。一生無善。望高僧諷法華經一部。卽得托生矣。濟舟因請法華經。跪于佛前。諷到第五卷。

天暑渴甚。覓冷茶不得。遂吸冷酒一口嚙之。仍跪佛前完經。至次日。其人又來云。老嫗特令我來相謝。昨日經甚好。念完四卷。滿陰司皆是金光。此嫗正將託生。忽然一陣酒氣到冥府。自五卷至七卷。無非酒氣。故竟不得力。望汝慈悲。虔誠爲彼誦一部。舟聞之。毛骨悚然。以此嚴持酒戒。再不敢犯。

〔附斷〕酒爲四戒第一。老衲豈未之聞耶。蓋亦達而出世者也。唯達故一有所警。卽行永戒矣。

骨肉忿爭

〔箋註〕天下凡事皆宜和平處之。不當爭競。何況骨肉。語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若人倫旣傷。則天災必至。自然之理也。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兄子弟。多有不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聽婦女之言。彼此離間。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兄子弟。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必慈。則情意之間。自得和協。至於財物。尤宜打破。富家時分惠於貧。不生驕傲。貧者無所求於富。不生妬嫉。亦何爭之有。至於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婦人賦性褊復。其於翁姑妯娌之間。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爲快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爲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使人聞知。恐適逢議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言。雖我中情。亦不可聽。如此則雖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之要論也。昔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以治家之法。乃書百忍字以獻。帝旌其門。張孟仁妻鄭妙安。張孟義妻徐妙圓。徐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詔。徐母家有遺送。必納舅姑。所用則請之。不問

孰爲己物。鄭有子。徐乳之。徐有子。鄭乳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有一貓一犬。因貓爲人竊去。犬就貓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袁紹有二子譚尙。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曹操所滅。法昭傷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平旦清明之際。蓋三復於斯言。

〔引經〕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禮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洪武中。有告鄭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湜請行曰。弟在其忍。使兄受刑律。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召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宥而擢用之。

〔附斷〕今之骨肉忿爭者。總只爲自己不肯吃虧耳。觀鄭氏爭獄一事。天下又有何事當忿爭者也。

五代張士選。幼孤。及長。惟叔父存焉。叔有七子。其兄弟妯娌多有繁言。不能不分析。選請於叔父曰。吾欲與叔分析。選應得其半。每念叔有七子。止分一半。無以養生。願剖爲八分之。叔固辭。選固讓。遂分爲八。時選年十七。遇薦入京。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物色之。但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共叱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見此少年。有滿面陰隲氣耳。及揭榜。果得高第。

今人弟兄分產。往往忿爭。須知假如父母當年多生數子。或本無所遺。又將如何。又弟兄分居侍養父母。往往互相推諉。須知譬如父母。當年只生我一人。別無弟兄。又當如何。如此一想。則心平氣和。自可釋然矣。

男不忠良

〔箋註〕事君致身之謂忠。唐歌喜起之謂良。魏徵有忠臣良臣之辨。蓋鬚眉七尺。立身於天地之間。以事君爲第一義。男子而獨曰忠良。舉其重者大者而言也。傳曰。得天地之正氣而成人。得人之正氣而爲男子。奈何反道敗德。有辜造物生人之意乎。按各本註解忠良。俱兼指忠厚良善之人而言。其說亦是。今兩存之。

〔引經〕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又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又曰。言必信。行必果。

〔附論〕胡嘉棟曰。忠誠良善者。君子也。人不忠良。則親友上下間。多行奸僞。不負此身乎。淑訓云。人皆能爲君子而不肯爲。不須爲小人而必爲之。豈知爲君子則人喜神祐。禍消福長。所得實多。雖有時而失命也。使不爲君子亦失矣。爲小人則人怨神怒。禍延福促。所失實多。雖有時而得。亦命也。使不爲小人亦得矣。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耳。

唐顏真卿生平忠直。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或降或陷。唯平原得真卿。賴以無虞。後陞尙書。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欲以此陰害之。奏稱希烈悍惡。非真卿重德厚望。不能服之。上使往諭。旣至。希烈積薪庭中。曰。若不順我。常須自燒。真卿宣布朝廷威福。示以君臣大義。然後以身投火。逆黨驚異。急救。真卿作遺表。自撰墓誌。終不面賊而坐。因縊殺之。時年七十七歲。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後賊平。遷柩還葬。棺朽而公貌如生。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也。雖藏於鐵石之中。亦當劈裂飛去。其後家人見公在同德寺殿上行走。追之不及。乃知真仙去矣。

〔附斷〕此忠良成仙之報也。取以風勵有位。

揚州諸生蔣應參。字三我。幼孤而貧。事嫡母以孝聞。爲人端方正直。幾微不苟。對五經四書。必斂容整肅。教人以誠。素奉佛。戒殺好施。每出必携錢百文。路贈乞丐。呼曰貧民。色甚恭。其誠恪類如此。有子名善。字同菴。聲重儒林。丙子應鄉試。其硃卷忽從衆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公調鼎異之。拔冠本房。人皆以爲忠良之報。乙酉揚州城破。同菴先携家避兵毘陵。忽土人錢克承來訪。詢之。則曰。予二年前。夢見天榜免難江都蔣善居第一。後同菴以壽考終。

〔附斷〕此忠良動天之報也。取以表正人心。

### 女不柔順

〔箋註〕婦人不取才能。不取膽識。不取聰明。不取學問。唯柔順二字。足以概婦德之全矣。若不柔順。雖有才能膽識。聰明學問。適足以爲病根。適足以爲禍胎也。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又曰。坤道其順乎。蓋此義也。

〔引經〕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禮記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又曰。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

〔附論〕佛云。婦有五善。一者夜臥早起。心恒恭敬。執事先啓所尊。甘旨不得先食。二者夫罵無憾。三者不得邪非。四者願夫長壽。五者夫出整家。又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婿。美味先噉。早臥晚起。夫訶應拒。二者心不向夫。念他男子。三者欲其夫死別嫁。爲善婦者。恒有顯名。後得昇天。爲惡婦者。恒得惡名。後入地獄。凡爲婦人。所當日誦。至於女子未嫁者。又在父母朝夕教訓。切勿順其喜怒之性。今日在家

事父母。即異日事舅姑丈夫之法。今日在家待兄弟姊妹。即異日待妯娌小姑之法。今日在家使奴婢。即異日馭婢妾之法。小有過差。便當委曲開導。久之馴伏純熟。德器若自然矣。

無錫李六孃。平日暴悍。無和豫之色。又與其鄰私。而夫丁乙竟被其謀害。遂改嫁於鄰人。數月有娠。期滿不產。日覺腹中蠕動。因自恨曰。冤家何日捨我。腹中忽語曰。我丁乙也。冤死得訴。汝當還命。先且苦子。每索飲食。稍遲即騰竦上下。痛死復甦。其鄰人建道場禳之。腹中語曰。冤對必不相饒。既蒙薦度。我去我去。即夕洞下血數器。六孃遂死。

〔附斷〕此不柔順之尤者。宜其冤報至此也。鄰人倖免。豈別有因果乎。  
不和其室

〔箋註〕室者。指妻妾而言。夫妻和好。家道未有不興隆者。但齊家者必先修身。其身不正。無論愚者悍者。必致不和。即賢者能者。亦終成間隔。骨肉參商。乖氣致異。所必然矣。顏茂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離親別愛。所倚惟我。我則薄倖。耽情姬侍。罔念結髮。自揣於心。忍乎恕乎。即或婦有不是處。當念彼未讀書明理。惟委曲勸諭。使之聽從。何得遽生嗔忿。且世人遇強悍之婦。則受其欺凌。遇醇朴之婦。則加以凌虐。欺善怕惡。此豈丈夫所宜有哉。吾願世人有犯此者。當爲戒之。

〔引經〕中庸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易曰。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鄭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欲別擇。鄭堅不可。曰。此女通



若不娶。終身將無所歸。况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心哉。竟娶之。和好無間。後鄭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登第。

〔附斷〕和其妻室。固是恒情。而待啞女爲難。在富貴時待啞女尤爲難。是可與劉庭式不棄盲女。并傳不朽。

洛城王八郎。性凶。好毆妻。昵一妓。家資蕩盡。其妻既迫饑寒。毆之愈急。妻不得已。託親鄰處分。八郎令妻子異居。自與妓同室。無何身病產絕。妓徑去。乃復投妻。妻避之。八郎暴死。妻亦卒。親鄰爲置尸一處。至夜忽聞鬪詈聲。啓戶視之。二尸反背而立。

〔附斷〕夫婦至死相背。轉劫又當若何。今人於室家之間。處之不得其道。遇犷悍則任其凌駕。值長舌則任其嗾使。及娶朴厚無能者。則又不爲其夫所禮。而委身外舍。鍾情花柳。如斯人者。豈少也哉。吁。亦愚甚矣。

不敬其夫

〔箋註〕夫者婦之天。終身之所歸依。胡可不敬。其不敬者。非由頑劣性成。即是淫蕩不檢。杜企之婦。買臣之妻。此其明鑒也。

〔引經〕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

杜珪爲武平令。忽雙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吳育女。日夜望北極禱告。每拜必七七四十九數。竟能感眞武化身。下降療治。使視如初。忽不告而去。但題壁云。吾紫府眞人也。特爲吳氏救夫虔誠降此。

〔附斷〕按佛經有言。王者以幡爲幟。火者以煙爲幟。婦者以夫爲幟。然則婦之於夫爲何如也。可不敬乎。一誠有感。雙目俱明。此敬夫格神之明驗也。如此婦者。世何不數數見耶。

鄂州南門外。一民婦。屢出惡語罵夫。一日早起。持一瓦盆。赴河邊洗。偶逢大雨。婦嗷嗷咒罵。忽一陣大風。捲婦入河。其夫急往救起。忽瓦盆中破。戴婦首如枷。欲去之。痛入骨髓。竟以不堪其苦。仍投河死。嶺南患大癩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搆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焉。其所聘室。係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墮。惡疾。女之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適。與其養老閨幃。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淒風苦雨中。少盡爲婦之道。以畢餘生。兒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絕。露坐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則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能懟。正在安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而沒。女拔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也。知爲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入心脾。不覺宿疴頓失。瘡痕全消。其父母聞而往視。不啻一對玉人。相映於蘆簾叢薄間。喜而迎之。歸。重爲合卺成禮。莫不歎爲貞節之報。此事聞於謝澧浦太史蘭生。謝固南海人。蓋目覩其事云。

每好矜誇

〔箋註〕矜誇。專指爲夫者而言。細玩男不忠良以下八句。便知此句意有專屬。非泛論也。蓋人好矜誇。

則有鄙其糟糠。廣置姬妾者。有厭其縞綦。濫取聲伎者。有棄其家業。不顧啼饑號寒者。此皆不利其室之根也。各本徵事。俱係泛引。尙欠切實。今姑因之。

〔引經〕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

晉武帝以外國所貢火浣布爲衣。著之。幸石崇第。崇聞。故服常服。而從奴五十人。皆衣火浣布以迎帝。卒召滅族之禍。

〔附斷〕富而誇。不可也。富而誇於天子之前。尤不可也。舉一富之不可誇。而凡爵位才學。亦何一可誇哉。

### 常行妒忌

〔箋註〕妒忌。專指爲婦者而言。七出之條。妒居其首。此即不敬其夫之根也。蓋婦人明理者少。陰鷲者多。甚至爭寵構怨。絕人嗣續。其罪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引經〕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又曰。螽斯羽。誥誥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李守妻悍妒。擊殺一孕妾。一日晝寢。夢妾獨倚窗樹。欲進復止。恍見化蛇遶樹。守妻欲殺之。則已失去。後夫婦對飲月下。覺杯中有物如蛇狀。燭之不見。飲竟不快。明日腹脹滿。如彌月之孕。遂死。殮後棺中有聲。啓視之。乃蛇也。

〔附斷〕婦人性陰。故慘毒陰賊之事。以身行之而不疑。惟在女家父母兄弟。未嫁則預導之。已嫁則曲抑而勿助其欲。庶幾妒忌之心。其少止乎。而從中調停感化。則又在夫矣。若夫漁色宣淫。致令河東

獅吼。君子責以淫夫之罪。特薄乎云爾。

秦閔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閔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人。而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曰。殺人者我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囚。始得其情。歎息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上其事。旌表。復其家。

陳海霞標。吳江人。厯司桂林撫署刑名。嘗言某同里某氏。適邑中趙某。趙私一僕婦。有身。氏故無子。知其故。乃匿僕婦於內。詐爲已孕。俟其產而留撫之。人鮮知者。後僕婦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舉人。選嘉定教諭。氏得受封如例。而已所生子。則天亡久矣。向使不留僕婦子。宗祧不遂斬乎。天之所以報不妬如此。

歙縣有商。無子。娶妾歲餘得子。商喜甚。名曰祖允。復商於外。囑妻善視之。妻口諾而心不然。置兒於地。當飯時。擲一團。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二歲猶扒窰地上。啖食如犬。妾飲泣吞聲。鬱憤成疾死。商歸見其子。悲怒。以爲有子如此。不如無。妻亦僞爲擊蹙。商浩嘆曰。此適足以玷家門也。以足踢之。竟死。未幾。妻忽瘋顛仆地。數日飲食如其子。夫泣曰。子如是。妻又如是。天罰何慘乎。左右隣乃稍稍爲商言之。方知果報。婦亦隨死。

唐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箠楚之。婢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何苦毒如是。中腦而斃。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於是頭上生疽。腦潰。晝夜嗚叫。苦痛不勝。遂死。

無行於妻子

〔箋註〕無行於妻者。如縱妾凌妻。及小人出妻獻子之類。無行於子者。如廢嫡立庶。及剖析不均。表率不端之類。自己媿心如此。何以責備於妻子哉。

〔引經〕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於寡妻。

〔附斷〕妻者我之敵體。子者我之後嗣。待妻宜敬而和。待子宜嚴而正。苟不以禮待妻。則失唱隨之義。不以道教子。則傷天地之恩。不義不慈。總曰無行。固非處家之道。若夫逞凶縱性。役使無恩。疲勞罔恤。邪亂無常。妻不敢違。子何能諫。於是有妻化而爲谿刻凶悍者。子習而爲奸惡邪暴者。此皆己身無行。以致妻子波靡而胥及於溺也。家寧可保乎。是以君子貴言有物。而行有恒焉。

閩士李某赴試。道過衢州。店主夢土神告曰。明日有李秀才來。乃科甲中人。可善待之。及至。主人款待甚優。且告以夢。李甚喜。夜思登第做官。惟所娶妻。不堪作夫人。果貴。不患無美者。既去。主人復夢曰。李秀才功名未遂。便欲棄妻。名不成矣。生回。店主又以夢告之。生驚愧而去。

〔附斷〕此無行於妻之報也。不但誅其事。且誅其心矣。

涿縣人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不能制而告官。二子俱死於法。遂絕嗣。及瑤死。次年二月十五夜。本處城隍廟祝劉進。聞廟中聲喧。披衣從壁孔窺視。見王瑤持狀求清明祀。城隍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嗣續。誰供爾祀。不准。其人大哭而去。次日訪之。乃知瑤已死。

〔附斷〕此無行於子之報也。夫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

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積。養成其惡。此曲愛之過也。爲父者其可不知此義哉。王瑤此案。可爲一切驕子縱子愛子者之戒。

失禮於舅姑

〔箋註〕婦人出嫁之後。春秋籩豆。不饗父母而饗舅姑。清明祭掃。不赴父母之墓。而赴舅姑之墓。先王制禮如此。若曰婦人從夫。以舅姑爲父母者也。故律例所載。忤逆舅姑。與忤逆父母罪同。王法如此。陰譴豈有異哉。

〔引經〕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有命應唯敬對。不敢噉噫涕咳。欠伸跛倚睇視。每事必請於姑。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附論〕失禮於舅姑。所指蓋甚細也。如飲食定省之類。稍有違節。卽爲失禮之罪矣。至若悍婦滅倫。欺而凌之。辱而勝之。使舅姑俛首嗟嘆。莫可如何。則又雷火之必誅。而不足以論其惡者矣。然從來未有子不孝父母。而婦能獨孝公姑之理。故凡婦之失禮。皆其子有以致之也。天神降罰。豈能盡責之婦人乎。願爲子者念之。

徽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事舅姑極孝。姑病。貧不能醫。自祈告天地。願以身代。適三官空中巡察。聞之。奏於上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闔門未啓。忽見廳上金玉滿堂。得錢八十萬。其鄰婦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每勸之弗聽。李受

錢日。秦氏爲雷火焚燒。

〔附斷〕此盡禮失禮之報也。夫善惡之報。森然可畏如此。凡爲夫者。皆當以此勸諭其妻。使之爲李而不爲秦。

會稽陳中丞大文。里第對河。有小民張姓。母子食貧者。其子賣餚以養。而母以縫紉佐之。積有餘貲。娶一婦。冀代母勞也。孰知婦驕而惰。屢欲出之。以母諭留。且經有孕而止。一日婦產兒。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資十餘文。易米爲粥。和餚以餉婦。婦斥其不具厚味。厲聲呵罵之。母屏息含淚出。婦怒猶未已。竟傾粥於淨桶中。斯時天氣清朗。忽黑雲突起。霹靂一聲。攝婦出房。跪而擊斃於中庭。淨桶亦擲其前。粥粒雜糞污焉。雷神以入產室故。觸穢不能去。集於陳中丞旗杆斗上。似鷄非鷄。似鷹非鷹。觀者如堵。直至所擊產婦彌月之期。始大雨雷電。騰空飛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

明儲生妻。范氏。常州府屬人。賢孝婉淑。夫妻相敬如賓。嫁二年。夫死。家極貧。遺孤子方一歲。姑已年老。范氏日夜勤紡績。孝養衰姑。撫育孤子。里有舉人某。家大富。妻死。欲續絃。慕范氏姿色。託媒致意。願以千金爲聘。范氏堅守不肯。曰。上有老姑。下有骨血。我去誰爲代養。况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廉恥爲重。若貪圖富貴。而致失節。有何面目見人乎。舉人聞而怒。欲強娶之。范氏自以刀割面。剪髮毀容。以死自誓。舉人忽得暴疾。若陰擊者。三日死。作媒者亦溺水死。范氏養姑天年。孤子成進士。受誥封。壽百歲。明夏誠明妻。王氏。無錫開化鄉農家婦也。家貧。事舅姑極孝。值年荒。夫出外。氏日夜紡織。竭力備粥飯菜餚。以奉翁姑。而自食則常以糟糠和野菜充飢。其姑偶入廚下。見氏方背人自咬糠餅。爲之淚下。同

里貢生某。每經過氏門。必於門外三揖。曰。吾敬重孝婦。實欲使人人奉爲榜樣也。後氏年八十餘。無疾坐化。異香滿室。家人夢寐中。恍見有旌幢鼓樂。迎接孝婦云。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闔門而臥。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道姑回。欲入房視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門入。惟見此婦臥於地。一腿已變成驢矣。越數日方死。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初不肯與。乞人袖中出一綠綾衫。與之換去。及扶歸家。姑喜以衫示婦。婦又奪之。初著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豬。鄰人咸集視之。婦猶作人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但變豬以示人耳。言訖。遂成豬形。獨其前脚猶似手也。又同時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姑弗覺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豬。入廁食糞。一時觀者。日數百人。歲餘猶不死。

常熟西北區。有某姓者。婦素悍。不孝其姑。一日婦方切菜。以刀指姑。厲聲叱辱。俄有黑氣圍其室。大雨如注。有神人提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擊。其婦眉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死。後隣有請亂者。或叩以婦事。亂批云。彼不孝於姑。致觸神怒。又問不死之故。批云。彼夫好打鳥銃。彼婦曾勸止之。上帝以其一念好生。故特免而戒之。此順治庚子年事也。

輕慢先靈



〔箋註〕先靈祖考之靈。子孫皆從此出。所謂水源木本也。凡殯殮無禮。居喪違制。安葬不速。齋祭不誠。拜掃不勤。皆爲輕慢。而停柩不葬。尤輕慢之大者。原夫不葬之故。有惑於風水之說。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惑於房分之說。兄弟妻子。年命不利。以致暴露者。要之卜地稍安。即當營壙。豈可以親之骸骨。爲福利之具。且干支山向稍通。即可入土。又何必再三遲疑。以一己之故。而使親不能安。誠大罪也。

〔引經〕論語曰。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禮記曰。祭不欲疎。疎則怠。怠則忘。又曰。致愛則存。致愆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孔墳丁母憂。既葬。厯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其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塚。歲時祭享。寄食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於世。爲汝處官修謹。姑且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塚。歲設一祭。以甯山神。亦以安我也。

〔附斷〕此祭掃不勤之報也。夫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墳所。餘則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菽水。沒列鼎以何爲。

羅鞏游太學。有一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祈禱。是夕夢神叱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可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尙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爲儒者。當明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死。

〔附斷〕此安葬不速之報也。夫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

道路溝渠耳。世人惑於風水之說。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一遇水火。又有漂焚之虞。此鬼神所以不責其兄而責士人也。語不云乎。龍穴非遙。只在貯存方寸地。牛眠在邈。空勞踏破嶺頭雲。

違逆上命

〔箋註〕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士卒。官長命子民。家長命婢僕之類。分宜遵守。縱所命未當。亦須委婉。使合道理。安可違逆。

〔引經〕孟子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書曰。方命圯族。又曰。率乃祖文王之彜訓。毋若爾考之違王命。

隋楊素事文帝。功高位尊。帝病語素曰。我不諱可立太子勇。臨危猶呼曰。汝違我命。死亦殺汝。素竟立廣。是謂煬帝。後煬帝荒淫無度。素於朝中見文帝持斧遂之。中其首。遂患頭風卒。

〔附斷〕違逆上命。不必皆如此事。此特舉其事之大者。餘可類推。

作爲無益

〔箋註〕人生在世。無論賢愚。無不日用其耳目心思者。用之以爲善。則朝夕勤勉。猶恐不足。惟爲善之心既怠。耳目心思。苦無所寄。則轉而爲無益之事矣。如爲士者。淫詞豔曲。爲工者。奇伎淫巧。爲農者。博奕飲酒。諸如此類。皆足以喪志累身也。元順帝多才藝。自造龍舟。首尾長一百二十丈。廣二十尺。上有殿宇。俱五彩金裝。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手製宮漏高七尺。爲木櫃以藏壺。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則玉女捧時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鈺。夜

則神人接更而擊。明太祖觀其制度。歎曰。使用此心以治天下。何至于亡。命碎之。故曰。同此耳目心思。不如用之于爲善。得多少受用也。

〔引經〕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附論〕世間萬事。轉頭卽空。惟有興利除害等事。生生世世。福報無窮。如有德能者。闡釋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勢者。修井築堤。造橋補路。置社倉。立義塚。皆是有益於人之事。有益于人。則亦有益於己矣。若夫宮館池臺之費。以及一切文字珍奇之玩。皆足喪志累身。何益之有。陶侃曰。大禹聖人。尙惜寸陰。吾等常人。當惜分陰。是以無益之事。識者不爲也。

汪棣香福臣。勸燬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僅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稍長。束髮受書。卽不爲無益事。一日閒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適觀。書賈曰。快意適觀者。莫如風流詞曲。童子曰。何謂風流書。賈以其童而賤也。卽取濃情豔史示之。童子遂賃觀焉。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矣。翼日復往書坊。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看。逐漸來賃可也。童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童子強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三十金來。我便盡售與爾。童子歸。奔告大母。母以爲需用經史。鬻釵釧與之。遂買而焚於書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礙於獨子。未之責也。次早拾字紙灰。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爲喜。越數日。童子得劇證。羣醫束手。已待斃。忽作神語曰。汝命運平常。未應得第。今汝以髻年杜絕淫書。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實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

周身皮似蛇蛻。而病霍然矣。空中音樂嘹唳。鶴聲盈庭。異香數日不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又乾隆末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搜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喪真元。患勞瘵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易於銷售。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斂無措。妻子離散。國朝江南有書賈朱祥者。好刻淫書小說。及春宮畫像。友人皆勸以不宜刻此等害人之物。朱笑以爲迂。不數年。雙目瞽。妻女多有醜名。一日火起。朱以兩目不見。逃避不及。半身燒爛。哀號痛苦。三日而死。死時自悔曰。我刻淫書淫畫害人不少。應該如此。願天下同業人早早劈板燒書。勿似我今日模樣也。後妻女以家資燒盡。無所依靠。流入娼家。嗣亦絕。夫書坊一樣取利。正經書本。正可刊印。何苦爲些小財利。造彌天大孽也。吾知有見識者。必知所改計矣。賃閒書人家。多至絕嗣。妻女不端。可畏哉。淫詞艷曲。害人極深。做此等書家者。罪更加倍。慧業文人。當知所從事矣。淫書小說。凡有關男女私事者。皆是其名色甚多。至如山歌小唱。灘頭等類。爲害尤廣。向干例禁。可設法請禁收燬也。

一生好撰淫曲。聞者無不動情。彼撫掌稱快。一日他出。遺稿於案上。妻妾窺見之。從此遂有外交。生聞知。詈其妻妾。妻妾反唇曰。君好撰淫曲。諄諄以淫樂教人。今日之事。乃謹遵台命也。何足深怪。生無言可答。長嘆一聲。遇疾而死。

福建諸葛潤。善畫彩色春宮。摹擬祕戲。備極生動。浪遊都下。名重而價亦高。諸貴人子弟。日暱近之。家遂富。一夜盜入旅邸。潤大呼。盜先砍落其手。連揮數刃而絕。財帛席捲去。

昔有某士。恃才放誕。薄孔孟爲迂儒。常駕畫舫。攜女樂一部。歌舞宴樂。自命風流才子。平日著作。皆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某死後。家無積蓄。女孫數人。流落無依。因嫖習歌舞。遂作倚門獻笑之事。江南王生某。幼擅奇才。年十六。食餼於庠。風流自喜。工艷體詩。闋閣情態。曲爲形容。有疑雨疑雲二集。行世。香奩體中。推爲絕唱。人爭誦之。後貢入成均。官廣文。廁上吟詩。誤墮糞窖中。七竅糞漬而死。無後嗣。

江南書賈嵇留。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及春宮圖像。人勸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春宮。以售多而利速也。其家由此積多金。不數年。目雙瞽。所刻諸版一火而燼。及死。棺斂無措。妻子有不忍言者。

石門某生。家甚富。子弟多聰俊。戲刻如意君傳。媒裝百端。躍躍紙上。不數年死。家亦零替。諸子繼歿。後遂絕。

桐鄉沈某。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弱冠。頗聰俊。每伺父出。輒向篋取出。常與表弟某同觀。從此纏綿冥想。琢鑿真元。二人相繼患癆瘵。天死。沈悲慟欲絕。後察知受淫書之害。自悔無及矣。

聶宗儀。唐時人。能詩。好嘲人。凡有醜行。必形於詩。至于喧傳。不能掩。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不二年。儀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葬道旁。路人見者。無不唾罵。皆以爲作詩嘲人。立心刻薄之報。

江西戴允恭。性佻達。以風流自命。凡遇演戲。好點小戲。以博樂趣。并好包庇灘簧。不時演唱。家頗小康。因之日耗。妻女亦多著醜聲。戴責之。妻女皆曰。你常以灘簧教導我等。如何管得。愧你自己沒廉恥。今

日反要假正經歷。戴氣極。無可如何。然素性不改。仍好點小戲。一日遇一道者。告之曰。子演灘簧小戲。使子弟看了。終身誤事。使婦女看了。半途失節。俗語曰。灘簧小戲做十齣。十個寡婦九改。其爲害之深。作孽之大。孰有加於此乎。恐非修福之道。戴笑曰。人自失節。干我何事。道者以袖一拂。即不見。戴遂覺身如火燒。兩目及十指痛極。至三日後。兩目珠落出。十指亦漸爛去。匍匐街市。自言曰。我一生好點做灘簧小戲。該受此報。今尙要去下油鍋。要世人勿學我樣爲妙。大喊數日而死。○點戲要點忠孝節義等劇。至鄉間。尤要以孝悌爲要。如糟糠。剪髮蘆林。尋親。代弟之類。皆可。願世間點戲君子。總要使做出可以勸人爲善。乃妙。灘簧小戲。是活春宮。最足壞人心術。凡地方中。賢明君子。常立議永禁。此風化攸關。極大陰德。勿畏縮自失也。

國朝趙公申喬。武進人。惜字如寶。途問穢廁。牆壁招條。必加意收拾。另以一袋貯之。婦女有以舊書夾花樣者。以無字本換之。剝望焚化。揀去污穢。送灰江河。尤不許子弟看淫書。見人家有藏者。必勸其燒燬。或給價買歸焚化。常具呈請禁收板。不許再刻。欲借惜字約。恐人不從。每日衣冠到各家門首作揖。月餘後。人怪而問之。公言其故。一時感而從者甚衆。凡烟店藥店香燭舖及鞋襪帽店。雜貨店。皆知敬字。不刻記號。有兩家不從。後各遭回祿。其店主一則以避火跌入坑廁。飽糞而死。一則窮餓作丐。而公則官至巡撫。子熊詔。中康熙己丑狀元。至今科第不絕。常那於惜字一事甚詳。故近來科第亦獨盛。輕褻字紙者。子孫必不識字。

郭崇義鎮河陽。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餘間。皆以文梓爲梁。花石鋪地。穿池引水。鑿山種樹。周設亭臺。無不備具。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尙未及徧。時朝會期促。不容久駐。飯

罷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轉售他人。

〔附斷〕此宅第無益之證也。夫甲第連雲而不享。何如數椽之爲安哉。

### 懷挾外心

〔箋註〕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逆親。妻有外心。則必背夫。他如兄弟朋友皆然。不必見之行事。只此心一萌。衆邪乘之而入。一生墮落。莫可救藥矣。

〔引經〕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附論〕外心不必專屬婦人。而婦人尤當以此爲主。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雖皆婦人美事。倘然大節一墜。則四者無用矣。古來若文君夜奔於司馬。孫壽結好於秦宮。崔鶯待月於西廂。賈午偷香於韓壽。貽羞女範。有玷閨闈。始因一念之差。遂受千秋之垢。可不慎哉。

婺源董小查編修。與其兄柳江編修並爲名儒。其季又成進士。卽用知縣。昆仲皆成進士。時其繼母某太宜人。尙在堂。戚鄰來賀。太宜人語諸婦輩曰。此余觀劇之力也。余初孀時。年尙少。有以家貧子幼。游詞受聽者。余拒不答。適在戚鄰家觀演雙冠誥一劇。勃然益決。一意撫孤守志。致有今日。汝等毋謂觀劇無益也。此婺源訓導陳雪樓世鎔所述。且曰。太宜人賢聞一邑。此其謙已誨人之詞。不自居於魯寡嬰陶梁寡高行。而現身爲中人說法。益足徵太宜人之盛德。宜其賢母子冠冕婺川也。

楊節婦安寧人。性貞靜。兼通書旨。十八歲適趙某。五年而趙某亡。遺一子。甫二歲。堂上翁姑俱年老。家貧。僅存茅屋三間。薄田數畝。有勸以他適者。節婦曰。親老子幼。若他適。則堂上膝下。何以爲生。誓以婦

兼子職自任。勤績紡。兼針黹。以供朝夕。奉菽水。無或缺越。二年。翁故。節婦鬻其田以治喪。越三年。其姑亦故。節婦又鬻其屋以終喪。自是地無立錐。携其子赴母家。借屋而居。惟以女工自給。兼課其子讀。不三年。其母與兄弟相繼俱歿。遺一子一女。節婦又兼撫之。俱成人。計內外先後共終七喪。春秋。親爲祭掃。其子弱冠登乾隆辛酉壬戌科鄉會。成進士。即青崖先生也。歷官至吏部右侍郎。節婦晉封夫人。其子孫科第。至今猶盛。人皆稱之。均以爲節孝之報云。

會稽張然作商於外。其妻與其奴私。情日繾綣。先是然養一狗。名烏龍。常以自隨。及歸。奴欲殺然。盛飲食。妻語然曰。與君別離。君可強食。奴已張弓拔刃。須其畢。即發。然覺之。泣不能食。以食投狗。祝曰。養汝多年。吾將死。汝能救吾否。狗亦不食。瞪目視奴。然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咋奴。奴失刀而倒。狗咋其陰。然以刀殺奴。以妻詣官殺之。

〔附斷〕背夫私奴。致奴殺主。藉令得遂其謀。則豈復有天理哉。諺云。堪歎人心不如狗。義哉烏龍。莫謂禽獸無知也。

常熟直塘有錢外郎者。富而險者也。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慕之。以其夫貧可餌。貸錢販布。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一日其夫出門。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歸到家。錢方擁趙暢飲。夫慚且怒。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爲盜殺之。族人知而鳴於縣。縣令逮兩人鞫之。不承。嚴刑歛服。旣伏其辜。錢又揮金越訴。倚托津要。與趙皆得倖免。方出郭門。少憩。忽疾雷兩皆震死。

〔附斷〕因姦害命。明有王法。暗有鬼神。豈賄賂所能倖免哉。



自咒咒他

〔箋註〕咒詛一事。篇中屢見。干求不遂。便生咒恨。是小人咒詛以思害人也。咒詛求直。是小人咒詛以求自白也。自咒咒他。是小人無賴放潑之狀也。豈有不受鬼神之譴責者乎。

〔引經〕詩曰。俟詛候咒。靡屆靡究。

〔附論〕咒詛亦多出於婦人。班婕妤好有言曰。妾聞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神鬼有知。不受邪佞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人果明理若此。咒詛安所用之。

郭引鳳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如蒸餅。塞其口。又以百煉銅汁。擘口灌之。引鳳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咒罵。

〔附斷〕此受報於陰司者。

偏憎偏愛

〔箋註〕君子平心處世。則是非不爽。好惡不私。故能憎而知善。愛而知惡。苟用情一偏。喜怒倒置。在一家則有一家之禍。在處世則有處世之禍。至於婦人之愛憎。既多偏枯。而後妻繼母。更爲可畏。不觀陶學士所載黑心符乎。黑心符者。繼婦之別名也。其畧曰。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恒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氏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慙慙可見。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狃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饑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甚者殺夫害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門庭燕。嘻危哉。

〔引經〕大學曰。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孔卒。再娶李氏。虐待五子。五子哭於孔氏之塚。忽孔氏自塚出。哭撫五子。因取子帛襟題詩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連帥府。聞於朝。李氏配嶺南。

〔附斷〕讀孔氏之詩而不傷心欲泣者。必惡夫悍婦也。雖然。凡爲繼母者。固不可不愛其前子。而又當教之親正人。行正事。切勿存嫌疑。徒事姑息。蓋與善人居。自然知親當孝。省了許多是非驕恣。且後來兄弟相關。未有前子破家敗行而已。子能晏然者。何弗清夜自思也哉。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

〔箋註〕井之與竈。載在祀典。方將祀之。胡可越也。食者民之天。天地之大。惟人爲貴。跳之則藐忽。不敬之甚矣。囚者皆起居之小節。日用之微疵。但觀人必於所忽。全德始於謹微。此卽捧盈執玉。火滅修容之意也。

〔引經〕易曰。改邑不改井。禮記曰。夏之月。其祀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孟子曰。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禮記曰。入國不馳。註不馳。恐車馬嘶轢人也。

〔附論〕民非水火不生活。而食者人所養生也。人者我之同類也。可勿敬乎。昔吳湛編護井泉。得證道果。陰子房虔祀竈神。驟至大富。劉元真淘食溝中棄飯。而免大厄。正叔先生謂世間具人形貌。皆不當

慢。凡此皆崇敬得福者也。則藐褻者。獲罪可知矣。

張孝先每酒醉。好與人跳井以爲戲。一日見井中恍有金甲神。持矛捩張。乃腸痛如鎗刺然。虔禱乃愈。  
〔附斷〕惠及百姓而不費者井也。人之于井。當遮護。不當觸穢。世人多不知此。故舉此警之。  
向廩性不恒。又似狂。一日坐於竈北版屋上。夢竈君責之。家立破散。

〔附斷〕竈居五祀之首。古先聖王有專祀焉。况又爲一家司命之宰。顧可輕忽若此耶。破家之禍。所不免矣。

唐有一官入山。至孤絕處。見一酒店。買而飲之。一婦人先收錢入內。良久方提酒出。色如血。飲之甚甘。欲再飲。婦人泣告曰。妾非陽人也。因在生時。侈用無度。飲酒無節。每以殘羹剩脯。踐而踏之。以與人食。故受此報。每有人買酒。即出妾身上血供之。其官大驚而回。

〔附斷〕高山安得有酒店。想此官亦素輕飲食。陰間特化此以示戒耳。

查口村有文欣者。母病。醫者云。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價購之。隣婦楊氏。見一浮屍在岸。因貪利而斷其頭。與欣欣燒之。三日夜不焦。欣因刮其耳頰骨與母服。即覺骨停喉中。七日而卒。楊氏身腫大如牛馬形。見此頭來罵。亦死。

〔附斷〕自古豈有人骨治病之理。文欣惑其言而信之。隣婦貪其利而取之。暴及一屍。禍延兩命。此醫者。當明正典刑以訓世。

### 損子墮胎

〔箋註〕物命至微。尙當體好生之心。放生戒殺。况於人身。乃或以家業貧困而厭其多。或以野合淫奔而滅其迹。或以婢妾所生而殺之。或以生女太多而棄之。於是有既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墮者矣。夫人無故而殺一無罪之人。必羣相駭異。損子墮胎者。是殺一無罪之子孫。罪業深重。不更有甚焉者乎。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日。左都御史魏裔介奏曰。

上帝好生惡殺。故人皆有不忍之心。出乎性。發乎情。自然而然。非有所強而爲之也。然而風俗凋敝。則或有父子相忍之時。臣聞江南江西福建。皆有溺女之風。他省安必其無。父子天性。何分子女。忍心害理。莫此爲甚。疏奏。

上曰。溺女惡俗。殊可痛恨。遂命所司嚴行禁革。是月二十三日。講官王熙曹本榮。恭侍講幄之次。

上曰。朕向聞有溺女者。猶未之信。今覽憲臣裔介奏。始信果有其事。深爲可恨。彼父子天性。男女應無異視。何獨忍於戕害其女。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爲路人言也。因憐其幼小無知。誤陷死地。故盡人見之不忍。豈有親生父母而反忍於溺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思上帝好生。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今殘害始於父母。甯不上于天和。是以水旱災荒。疾疫兵戈。所在有之。民生迄未得安樂。職此故也。古帝王泣罪解網。皆仰體昊天好生之心。朕每遇法司。論奏重辟。必再三思念。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論決如法。於心終惻然。乃始生嬰孩。無罪而致之死。慘更何如。今雖下所司禁革。恐未能家喻戶曉。必使之感動天性。永斷此忍根。方愜朕懷。何龍圖作溺女歌戒世曰。虎狼雖至

毒。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女何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啣嚵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遂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不觀唐香女。救父而扼虎。覃氏年十八。能令父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叔先痛父溺。抱屍浮於水。袁氏母難疾。火來不能起。女泣不忍避。甘與母焚死。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三姐具饘粥。專靠採菱米。親死不肯嫁。廬墓沒其齒。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憑績縷。剪髮毀面貌。然後廬墓所。大節達宸聰。旌詔表其閭。孝哉蕭氏姬。父母歿異土。姬方十六齡。扶襯還鄉里。舟子欺其孤。中途委柩去。龔士穿成壙。姬獨與一婢。毀容日夕哀。結廬在水次。服滿不肯釋。求婚不肯配。有能還其棺。乃肯委身事。果嫁還棺者。楊舍一老尉。東溇屠氏女。父瞽目攀痼。家無隔宿糧。親鄰皆相棄。女乃移二親。遠處於紉舍。晝採薪易粟。夜績麻易絮。二親卒。天年。負土成墳墓。守墳終不嫁。只爲無兄弟。古女賢孝儔。其多難筆記。有司或贈金。朝廷或欽賜。也有爲嬪妃。也有夫人類。若能存他命。報施應不悖。

〔引經〕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婦人楊阿剌。自幼貧病。晚益狼狽。臨終自語曰。我前身本一醫人。失于詳審。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能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陰官罪我。罰受女身。今已三世。恒爲賤隸。長困饑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之醫者。以我爲戒。

潤州陳氏。子多復。孕。心甚惡之。有藥婆譚媪。爲陳氏下胎。甲子年又孕。復召譚媪再謀下之。藥甫合而未服。是夕陳氏夢一小牛曰。我與汝何仇。必欲殺我。我將因而殺汝也。寤而不解。竟服其藥。血崩月餘死。後二年譚媪亦暴卒。蓋係乙丑年事。丑屬牛。小牛乃其子也。

〔附斷〕合而觀之。世人造惡多端。而溺殺子女爲重。夫形質既成。便爲遺體。性雖未來。而生機已具。何忍墮之。若夫既週月而產。性命全。神氣足。聲息備。宛然人矣。何忍損之。損墮之慘。爲天地鬼神所深惡。歷觀孽報昭彰。凡有撫字斯民之責者。當勸諭嚴禁。斯所全多矣。

行多隱僻

〔箋註〕隱者不光明之謂。僻者不正大之謂。世間自有一等人。藏頭露尾。深拗古怪。見不得正人君子。見不得青天白日。各本專指奸盜邪淫而言。未足以盡其梗概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此正隱僻者。對病之藥也。

〔引經〕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又曰。庸德之行。

李贄性情偏頗。意見乖異。行事多違常經。每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豈義農而下。盡然燈籠行耶。又曰。人能無以仲尼之是非爲是非。則是非定矣。孟子程朱。皆所詆排。其立論以始皇爲聖帝。武則天爲聖后。馮道爲聖相。晚年益任誕放。削髮爲僧。而黃蓋紫袍。猶存科甲本色。每登堂講經。紳士家子女。環集聽講。雖無淫汙之行。而所爲怪僻。不可爲訓。後爲張給事所奏。有旨逮問。服金而卒。處分後事。令掘地爲坎。上下用蘆蓆。俱有尺寸。置尸其間。不用棺槨。其存其亡。皆隱僻之尤也。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箋註〕晦者。一月之盡。臘者。一歲之盡。朔者。一月之首。旦者。一日之首。人當於此較量功德。勵志進修。乃至任其性情。縱其傲慢。至於歌舞。至於號怒。大非君子朝乾夕惕之意矣。

〔引經〕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論語曰。吉月必朝服而朝。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附論〕歌舞者。荒淫之事也。有國者惡之。必治其國。有家者惡之。必興其家。有身者惡之。必善其身。每見少年子弟。溺於歌舞場中。蠱惑其志。淫蕩其心。沉迷惡趨。以爲樂事。豪華侈靡。用度不貲。暴殄天物。覆敗祖業。誠可惜哉。若號與怒。則濁氣隨肝而升。真氣隨聲而散。於是神昏氣濁。善念不生。在平日猶當謹慎。况朔旦乎。昔人有詩云。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臨鏡如對鏡。妙處在清心。佛語求無諍。儒書貴不爭。好條快活路。世上少人行。

淮陰人強富。平生持身謹慎。接物謙和。每至朔望臘辰。讀誦梵經。拜禮神祇。始終不輟。時值元旦。天臘之辰。有一小人。逞酒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及鄰佑。皆爲之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何無量也。即此一言。上動神祇。是夕假寐。夢至一所。見一金冠紫袍之人。謂云爾能於大臘之辰。忍人之所不能忍。上帝嘉之。賜汝福壽。子孫世世衣冠。後果享八十餘壽。二子一孫。皆以明經遇薦。曾元累世蜚聲發序。

〔附斷〕自來禍敗皆生於輕怒。而吉祥皆由于能忍。此元旦能敬能恕之善報也。彼夫縱酒放蕩。禍急

爭忿者。既犯天真之戒。必失修省之心。實足以消響福祿。折除壽算耳。

南昌羅某。精於命理。所推乾隆間各造。多奇驗。自推命運無大祿籍。惟庚子科可得一榜。與王某同學。推其命。則謂畢生無中理也。己亥冬。館鄰有孀婦。少年美豔。而不能自持。初挑王。王力拒之。繼挑羅。羅詫爲奇遇。遂頻往來。庚子秋。王某登鄉薦。而羅落孫山矣。羅方疑謂命不靈。豈知冥冥中。有默爲轉移者乎。

對北涕唾及溺

〔箋註〕北方。乃北斗天樞所居。至尊之所。不可穢觸也。

〔引經〕論語曰。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靄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間善惡星官。名號左輔右弼之星。若人至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

〔附斷〕此北斗顯化之徵也。古來如劉俊以本命醮祭。而蒙宥罪。庾黔婁爲父禱祈。而果獲延年。李筌以奉事北斗。而生子靖。爲唐功臣。武侯有女奉侍北斗。而獲上昇成仙。此皆載之教典。顯有可稽者。人當虔事之不暇。奈何觸穢哉。

對竈吟咏及哭

〔箋註〕對北涕唾及溺。是不敬天也。對竈吟咏及哭。是不敬神也。竈與人最親。不必身爲不敬。婢僕無



知。主人勿戒。咎有所歸矣。

〔引經〕詳越寇

獨孤彥客淮泗間。憩佛寺中。作止歌哭。不拘常儀。於齋廚庖福。蔑如也。丙夜見一短青衣人。自稱曾元。遽前曰。飯雕胡以駐顏。斟雉羹而享帝。八政首食。五味斯和。君安可忽耶。彥怪而跡之。忽入竈間。彥大病者久之。解者曰。曾元者甑也。

〔附斷〕甑尙有靈。何況竈也。吟咏及哭。雖悲喜不同。總是褻侮神靈。犯者必減祿命。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

〔箋註〕香者。供神之物。人神感通。必以誠潔。倘竈有穢柴。以之燒香。則不虔甚矣。柴雖下爨。氣實上蒸。穢柴作食。食人且不可。况薦俎豆。祀祖考乎。

〔引經〕論語曰。鑽燧改火。詩曰。吉蠲爲饌。是用孝享。

〔附論〕淨名疏云。香是離穢之名。而有宣芬散馥騰馨之用。故諸天聖衆。常藉香氣。以除人間垢氣。上下往來。始得清淨。是以道場陳設。必多用香花淨水。以申敬也。蘇子云。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蓋火氣所蒸。其味上行。薪或不潔。食亦變焉。供神則失虔。自食亦失養。所當禁忌。

有二僧皆誦經。名開山者。誦華嚴經。其一僧誦金剛經。二人同時暴死。冥王請開山誦經。甚禮敬之。又延誦金剛僧。心不甚敬。誦畢。王云。二僧以誦經功德。俱延壽二紀。持華嚴者。益當敬重。他日不來我處矣。其時誦金剛僧。心大慚愧。因問開山住處。願往拜訪。二人醒後。此僧直至潞州。訪開山問之。答曰。吾

每誦經。必敬誠灑掃。取石中火。或木中火燒香。儼如對佛。若無淨火。決不敢輕用他火燒香。誦金剛僧曰。吾知罪矣。吾每誦經。輕用竈火燒香。即此一節。吾知不敬多矣。

〔附斷〕此竈火燒香之報也。夫爇香所以將敬心也。必潔必淨。方可焚燒。萬一竈有穢柴。以之燒香。則敬心反變爲褻心矣。故太上書此以戒。

宋政和七年。李生患大麻瘋三年。百藥不效。初未病時。誦大悲觀世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與藥一丸令服。李漫留之。不肯輕服。是夜夢惠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汝因平日以穢柴蒸作。觸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因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丸救苦丹。緣何不食。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遍身皮脫去。鬚眉再生。

〔附斷〕此穢柴作食之報也。嗚呼。穢柴造食。煙臭難聞。人且惡之。况以牛馬驢騾之糞。晒乾炊食。其罪又當何如。

### 夜起裸露

〔箋註〕君子明則畏人。幽則畏神。故雖暗室屋漏。此心兢惕。儼然對越神明。至於夜起裸露。則全無怵惕之心。漸開放僻之志。是以君子戒之。

〔引經〕論語曰。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姑蘇郭鎧。素狠傲。不信神佛。嘗七月中浴罷。抱琵琶行。舉首見雲際現真武形。披髮接膝。足躡龜蛇。左右二神人。執旗捧劍。鎧急索衣冠拜禱。久之乃不見。自是闔門皈依真武。永戒家人。不敢裸露。

〔附斷〕晝屬陽。夜屬陰。夜乃百靈交會之時。今觀郭鐘之事。人當知所惕矣。

### 八節行刑

〔箋註〕八節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以及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是也。人既犯罪。固刑其所當刑。特以八節之日。爲民稍緩須臾。無傷天地之和耳。今刑部每朔望不行刑。不審事。猶存此意也。

〔引經〕禮記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是月也。日夜分。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是月也。日長至。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是月也。日夜分也。按是月行刑。順天氣。非言秋分之日。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何比干爲汝陰獄吏。每至八節之日。哀求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尉。設法矜恤有罪之人。獄無冤囚。人皆稱曰何父。一日大雨。門外有老嫗求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嫗曰。君家世有陰德。又於節日治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厚君子孫。因出懷中策曰。佩綬印者當如此數。嫗遂不見。時年五十六。有六子矣。又生三子。俱官至卿相。累世榮盛。

〔附斷〕此節日免刑之報也。夫節朔減刑。前朝帝王已行之。比干不過一吏耳。乃如此仁恕乎。則身爲良牧。以駕馭羣吏者。又當何如哉。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箋註〕日月星辰虹霓。皆天之垂象也。故聖人命義和之官。總曰欽若。若唾之。指之。久視之。是不敬之

甚矣。譬如臣子之於主上。過闕則下。入朝則趨。逢君之路馬則式。豈天道遠。遂可忽乎。

〔引經〕禮記。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詩曰。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天啓丙寅歲。晉陵大旱。自三月至五月不雨。畊插未舉。禾種焦枯。民心惶惶。時太守曾櫻號二雲。潔己愛民。祈禱甚虔。延師築壇。率縉紳士民。晨夕叩禳。天心不回。公爲夜臥不甯。忽忽若夢。見神告曰。明晨有德行老人。鬚髮如雪。進西城門。邀以禱雨。不應。舉火焚之。雨必足。成功只在其一傘耳。公昧且。即遣人伺於西門。果得老者。鬚髮皓然。延至。事以隆禮。懇代吏民請命于天。老者竦然。謝不敏。公語以神明之命。老人感公誠切。願捐身力禱。赴壇焚香告天。誓不飲食。自限三日不雨。即赴火。四圍積薪踰其壇。老人竟日百拜。次日腹枵力疲。叩頭而已。第三日寅刻。忽生黑雲。俄頃四合。大雨盈尺。萬民歡呼。公拜酬老人。問以平生積何功行。一傘有何異處。老人答曰。愚民未諳詩書。無所知識。但生年八十。惟敬天地神明。朔望節候。必焚香叩拜。所挾一傘。遇出路便溺。必張護身。毋令穢觸三光耳。公爲肅然增敬。厚遺送歸。老人姓羊名稔。荆溪之北鄉人。

〔附斷〕三光者。日月星之總名也。以此見三光之不可不敬。而虹霓亦垂象於天者。又何可不敬哉。

### 春月燎獵

〔箋註〕前言射飛逐走。所殺尙有限數。至於燎獵。則蟲豸無遺類矣。况春月者。鳥獸孳尾之時。勾萌畢達之候。天方生之。我輒戕之。逆天甚矣。

〔引經〕禮記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

林。

許憲爲餘杭縣令。憲勇於仇王廟側。春放火大獵。忽有三白獐從屋後走出。男引弓射。復以火圍之。風吹火返。覆其面。焦頭爛額而斃。憲繼以事免官。

〔附斷〕古人秋冬狩獵。於春月有明禁。若燎獵則爲惡最烈。而獲罪亦最大者。仁人君子。願常以斯爲警勸也。

河南潘樛好獵。入山見一母猿。射之中臂。猿度不能支。遂抱其子。飽飼之乳。猶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旁。聲嗚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嗚嗚號泣不已。樛因感悟不復獵。

### 對北惡罵

〔箋註〕涕唾特細事耳。猶以對北爲罪。况於惡罵乎。昔管甯偶晨起。對北櫛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者。古人對北敬慎如此。

〔引經〕見對北涕唾及溺條下

〔附論〕口業之爲禍最烈。經云。凡夫毒熾。恚火常燃。觸境生嗔。逢緣起障。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如刀割。多所中傷。苦惱無量。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

管輅春暮出郊閒行。見一少年於田中。輅立道旁良久。問之。答曰。趙顏。年十九矣。輅曰。汝眉間有死氣。限三日內必死。我乃管輅也。汝貌美。惜無壽。顏回家急告於父。父聞追及管輅。請歸救之。輅見父子哀痛至切。乃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見石上弈棋。一人向南坐者穿

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者。穿紅袍。其貌甚美。汝可卽將酒脯勸之。待酒食畢。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次日趙顏攜酒脯。帶杯盤。入南山。行五六里。果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弈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我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身邊取籍視之。曰。汝今年十九歲。吾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九。回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必有大罪。紅袍者出筆添訖。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趙顏回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今已添之。子復何憂。父子拜謝。

〔附斷〕此似非惡罵之証。取之以見南斗北斗。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人當頂禮恭敬。而無容或忽者也。

無故殺龜打蛇。

〔箋註〕對北惡罵之下。緊接殺龜打蛇。蓋道經以北方爲真武所居。而以龜蛇爲二將。此六經之所不載也。然二者爲物中之最靈。如龜有吉凶休咎之知。蛇有變化蛟龍之象。無故戕賊。較之昆蟲。不更重乎。

〔引經〕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附論〕龜之性靈而明。蛇之性靈而毒。靈而明者必能應。靈而毒者必能報。昔劉彥回以放龜脫水厄。孫真人以救蛇獲仙方。古來放龜蛇者。往往有奇報。其爲神物可知矣。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大龜。買歸置之廚下。將爲羹。隣有江西商人見之。請以千錢贖。

焉。且曰。此九尾神物。若買放有大功德。驗之果九尾。王竟烹之。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牀榻皆浮。王屠父子。爲漂流不知去向。人咸曰。害神龜。爲水府攝去也。

〔附斷〕人至於屠。不良甚矣。以千錢不肯易一物命。是非獨貪口腹之慾。而適熾其好殺之心也。受禍有不速哉。

有一富翁。居旁有枯木。將伐之。夜夢一老人。率衆乞寬期。候遷畢任伐。富老因知樹上有物。命人登樹視之。見枝頭有大穴。穴中異蛇蟠結無數。其老即命僕縱火焚之。臭聞里許。其老鼓掌稱快。未幾。其家夜半輒見飛火入室。起救則寂然。如是者屢。不以爲怪。適一夕有婢盜薪私爨。火遂燎原。其老與家人以爲故態。酣寢不起。門戶關閉。舉家皆不得出。咸死火中。

〔附斷〕以火焚蛇。即受火焚之報。且夢兆顯然。猶以肆行慘毒爲快。爲富不仁。於此可見。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箋註〕如是等罪。總結上文之詞。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也。奪算奪紀。既重言以申明之。而復曰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以見上天報應。絲毫不漏。纖悉不遺。正所謂如影隨形也。

〔引經〕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附論〕今人近據目前。見某氏作惡無恙。遂曰。皇天無眼也。見某氏作惡昌熾。遂曰。爲惡得福也。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之爲言。蓋自身後而推之。則子孫之說也。豈朝出夕償之謂哉。梓潼帝君詩云。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

休嘆。從來天地無差報。不在身兮在子孫。

明楊鐸。嘉興人。舉庚戌進士。授吉安推官。生平陰鷲。多以密謀致陷人死。又性兇暴。斃杖下者極衆。嘗白晝坐堂上。見羣鬼索命。後病歸。每爲羣鬼所矚。病日甚。已死復甦。家人欣幸。鐸曰。否。陰司遣暫還。示顯報耳。宛對滿堂。亟供酒肉多予楮錢。家人從之。方設酒饌于庭中。屠兒倪鐸。醜而遇之。詬曰。此何爲也。悉取啖焉。羣鬼怒。謂楊曰。姑緩子而以倪鐸往。楊喜謂倪且代已。令人往視。則倪以腹痛暴死矣。肉未寒也。楊即以十金授其家。命納棺隨火之。乃倪實爲羣鬼所攝。法不當死。魂歸而屍已灰。同羣鬼作厲於楊家。爭喫其肉。拔其鬚。抉其面目。周身潰爛而死。時鄰適有新死者。倪鐸附其屍。蹶然起立。奔至楊家。大呼曰。我擊殺其少子。以抵焚屍之報。乃趨入內。踏其少子。屍遂仆地。遠近見聞。無不驚怖。

〔附斷〕此事乃現報其身。而兼報其子孫者也。嗟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草木禽魚。尚不忍其滅息。况人爲萬物之靈。忍戕其子孫哉。故人非極惡。嗣不終絕。而惡報不盡。波及子孫。則又事理之恒也。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即裹具欲出。鄰號生知其未膳。真也。怪而問之。色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罪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予兄弟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留一子。單傳五世。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汗卷。昨三更脫稿。倏見先君。揭號帟指責曰。汝旣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遺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三登



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目連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箋註〕上文感應之理。言之詳且盡矣。此節復言橫取枉殺。蓋以世人造惡。惟貪嗔爲最。故獨提取財殺人兩項。三覆言之。財非我有。以威權凌逼取之曰橫。當直謂恰合原取之數也。夫橫取人財者。正爲妻子家口計耳。孰知利之適所以害之。試問財重乎。妻子家口重乎。人奈何不憬然醒悟也。

〔引經〕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不仁者以身發財。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有女子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廣信縣人。蚤失父母。夫亦久亡。有繒錦二十餘疋。資以養生。賃車載繒。與婢名致富執御。前往別縣貿易。上年四月初十日到此。值日暮不敢行。因就亭止宿。婢暮得腹痛。妾往亭長龔壽家。取火乞漿。壽隨操刀尾妾至車旁。曰。汝從何來。車載何物。丈夫安在。妾不爲答。遽前捉臂欲汙妾。妾不肯從。壽即以刀刺脇立死。並殺致富。投屍亭東空井中。取繒帛去。妾慘情莫訴。今奉告使君。言畢痛哭。敞曰。汝欲發屍。以何爲驗。娥曰。妾上下皆白衣。青絲履。俱未壞。掘之果然。敞乃遣使捕壽。拷鞫具服。仍下廣信縣驗問。悉與娥語無異。收壽妻子皆繫獄。敞表壽殺人。爲惡隱密。寃鬼自訴。今古罕聞。請並誅妻子以昭陰報。上許之。

〔附斷〕此則妻子家口死喪之類也。

韋公幹爲瓊州牧。瓊多奇木。公幹驅匠採伐。鞭撻橫施。及離任。具二大舟。盡載奇木。雜以金銀。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

〔附斷〕此以水災折之者。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而歸。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狀如狂醉。躍入舟中。火即隨發。一舟之物。皆成煨燼。惟舟與人。了無所傷。

〔附斷〕此以火災折之者。

劉沼奉命點盤蜀宮。時內庫珠寶無算。頗招物議。及解職。乃自請押綱。希圖塞謗。無何至新都。忽遇羅令璠。遂爲劫殺而去。

〔附斷〕此遭盜賊之報也。

趙生伐木溪澗。見白蛇。尾之。入一穴中。啓之得石。石陰得字。乃黃巢手瘞。治九穴。中置金甲。餘悉黃白。生取其零。仍復揜蓋。自是家饒。不事采薪。姊夫爲吏。知其事。白之官。生不獲已。投一巨室。告以穴處。巨室得寶。廣行賄賂。時帥府委福州路一官廉之。巨室獻甲。遂寢其事。路官得甲。珍襲備至。一夕聞繞樹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起視。局鑰如故。啓筭已失之矣。

〔附斷〕此則遺亡器物者。

萬曆中。焦某以典史遷知事。離任江行。有一南僧求附。不許。僧曰。貧僧募金六百。將朝普陀觀世音。建幢樹剎。儻附而南。則功德載其半矣。焦許之。忽萌毒念。推僧於江。得其金。次日見僧從水上出。曰。君攘

我金害我命。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可爲君有乎。自是無晝無夜。無不見形。憂懼得病。所至延僧道。薦寃而疏中不敢直書。惟叩頭流血而已。抵家病劇。諸凡禱謝無所不營。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白金往南海去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一年囊中金盡。病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刺相訪。直入中堂。闇者辭以病劇。僧叱云。我非募化之僧。有事見汝主耳。焦大駭。欲即自殺。而僧已至前。謂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見空中降持一燈。引入蘆漪。遇魚舟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江陰。特來爲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我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羅拜。自是鬼形遂絕。焦止一子。無故跳江中死。

〔附斷〕此疾病以敗之者也。

晉陵王姓者。以刀筆起家。輿訟滅訟。巧取民財。多致破家喪命者。晚年子不肖。口舌是非。歲無虛日。究至赤貧而死。

〔附斷〕此口舌以敗之者也。歷觀諸案。可見人有不明之事。天無不報之條。人能巧於機謀。天能巧於報應。所得之財。業已化爲烏有。橫取之罪。仍舊居於莫贖。思及此。凡欲橫取人財者。不惟寒心。亦當灰心矣。

開封府富民某。貯穀數千石。值歲荒。家家絕糧。某閉糴不糴。鄰朋有告貸者。則曰。數萬金難買此儉歲。俟價再高。我方出賣。以獲大利。豈有顆粒貸爾耶。鄰朋無不忿恨而去。後流賊起。破其家。席捲一空。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箋註〕枉殺者。非其罪而置之死地。如上文所言。忍作殘害。陰賊良善。虐下取功。刑及無辜。誅降戮服。入輕爲重。縱暴殺傷。埋熹厭人等類。皆是也。夫枉殺人者。以爲可以苟免耳。此言易刀兵而相殺。則斷無僥倖之理矣。人縱不愛人。獨不自愛乎。

〔引經〕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附論〕枉殺之事不一。而其報亦不一。有作崇成殃。厲鬼活擒者。有自取滅亡。假手他人者。有現世來生。恩中生害者。彼以殺加。此以殺報。未有倖免者也。苟知同類之情。痛癢不殊。畏惡不異。何忍乎其爲殘賊哉。

許某於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聲教初訖。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遵新制。而山鄉村民。多不可考。適兵快擒解冥頑百姓共十四口。實皆愚民。非強盜也。許某即以盜中報帥府。並殺之。殺之時爲正午刻。是日也。許家眷來署。未至縣治百餘里。乃遇真盜。罄掠行李。亦殺男女十四口。恰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於諸生黃薦。時薦亦授教職粵中也。

〔附斷〕一夫冤死。尙干天和。殺賊過多。猶促壽命。况以無知良民。忍作奸盜誅戮乎。我既殺人多命。人亦殺我全家。相易正在瞬息間也。豈非捷如影響者哉。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箋註〕非義者。非分所應有而取之之謂。如上文所言。殺人取財。棄法受賂。滅人自益。耗人貨財。破人之家。取其財寶。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致富。貪冒於財。假借不還。分外營求。短

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真。採取奸利。貪婪無厭等類。皆是也。夫所謂非義之財者。不過爲救饑止渴耳。此言漏脯救饑。鳩酒止渴。則人欲求生。實自速其死。又何苦而爲之哉。

〔引經〕論語曰。見得思義。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附論〕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托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言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以此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何異以漏脯鳩酒爲長生之藥也哉。

玉山縣橫封窰王氏有子。爲邑庠生。母死。乘凶納婦。約以七盡。方成夫婦。生宿板旁。婦別寢他所。夜聞扣門聲。婢以告。婦以郎至。欲納之。婢解其意。即放入登榻同寢。五鼓遁去。曰。恐外人知。罪我不孝也。閱三四日。乃問嫁貲幾何。婦曰。金簪珥半筋。准衣銀八十兩。感在小箱內。五鼓遂攜箱而去。不復來。迨七盡。生置酒與婦成禮。問及嫁貲。婦以前事告。生皆言不知。婦方知爲賊所騙。頓足泣哭。誓不復生。即歸甯泣告父母曰。吾身爲賊所破。夫縱不言。何以自容。不如死。父母泣慰之。不聽。是夕遂縊死。會葬。生亦來。引棺至墓。方掩土。雷電奔馳。攝一人跪棺前。則生之堂兄也。手捧金珥及銀跪而死。屍隨破爛。一邑皆爲驚動。此正德九年事也。

文昌化書曰。漢水之源。孝婦曰楊覲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折。覲中誓不他適。姑老且

病。媒妁日至。覩中曰。人所慕色與財耳。妾家素貧。可無大過。今媒言不已。意以妾年齒未衰。血氣尙盛。身無惡疾耳。妾豈忍棄晚年姑。忘結髮夫。革面事他人乎。乃斷髮喪面。以婦工自給。如是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有盜乘其出。踰牆啓鑰。盡攜所藏。中覩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王欲治之。適會予來褒中。就以報。予遣陰兵三千人。執盜於市。舉所竊厯告於人曰。此節婦楊物也。當還之。已而自嚙十指盡而死。

張奉習刀筆。熟知境內田賦戶口。索派徭賦。剋剝民財。凡長吏至。輒召問之。旣而執手相歡。終乃頤指惟命。日教長吏窮取民貲。長吏取其三七歸於奉。巡按唐公廉其狀。命卒縛之。械至途。厚賂縛者而逸去。時四野無雲。忽然雷震於東。奉斃於西。腹若剖。五臟皆見。人厭勿收。狗彘棄焉。

〔附斷〕以上三案。俱是非義之大者。故詳言以著其報。至於一財一物。一絲一粒。非我分所當得者。皆屬非義。尤當時時省察。慎勿曰小而無報。遂可褻裳以就之也。義利之介。問不容髮。何可忽諸。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于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箋註〕此戒人於舉心動念之始也。上文言爲善者得福。爲惡者得禍。皆就其已行者而言。至於一念之萌。遂動鬼神之鑒。隨念隨至。更無一毫等待。如此則操持不可不慎。防閑不可不密矣。今人纔舉善念。頃刻灰心。惡念一生。勢不可遏。是何避吉神如仇讎。而樂與凶神相終始也。豈不哀哉。

〔引經〕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附論〕盈天地皆鬼神也。無形無聲。而與鬼神相通者。人心也。人心不可測度。而測度乎人心之機者。鬼神之靈也。爲福德。爲嘉祥。能令事順人安者。吉神也。爲妖孽。爲災禍。能令事變人危者。凶神也。動則神知。而吉凶分應者。人心之善惡也。善則吉神隨。惡則凶神隨者。鬼神之福善禍淫也。慎乎心之所起者。善人也。肆乎心之所起者。惡人也。善生於心。不求人知。而有知之者神也。惡藏于心。猶幸人不知。而有知之者亦神也。善惡之可蒙者。人之耳目也。善惡之不可欺者。神之鑒臨也。聽言觀行。察善惡于事者。人能之也。窮深極渺。究善惡于心者。神能之也。閑邪存誠之道。宜謹于密也。至微之地。至顯也。至邇之境。至遠也。君子知微之不可忽也。邇之不可玩也。有鬼神也。

暨陽縣即今江陰。南門軍張旺。素無行。常夜盜城西田父園蔬。被執。濡其首於溺中。遂恨刺骨。一夕匿火將焚其屋。道經觀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鬼數百從行。頃見旺回。有青衣童子前導。詰且叩旺。旺告之故。曰。我本欲燬其室。嘿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猛然回頭。棄俗學道。竟得道。

〔附斷〕甚矣哉。人之舉念。不可或忽也。念頭一差。則立墮三塗惡道。雖有前此之美。亦消亡矣。念頭一正。則立登無上法門。雖有前此之愆。亦釋免矣。君子觀此一事。愈知吾身之吉凶。即視乎吾心之善惡。而敢不常自內省乎。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箋註〕此導人以遷善改過之門也。人之通病。在於畏難苟安。因循墮落。故教人以轉禍爲福之道。使

之回頭猛省。勇往精進也。久久者。久而又久之意。蓋一人而欲上格天心。挽回造化。此豈一蹴可到。今之愚氓。自知所作不端。罪惡山積。祇憑宣禮懺文。捨財作福。而本根之地。依然如故。是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豈不謬哉。

〔引經〕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易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又曰。震無咎者存乎悔。

〔附論〕惡者何。非義者是也。背理者是也。善者何。是道進。非道退也。善者少。惡者多。曰其有者。喚而醒之之辭也。曰曾行者。寬而恕之之意也。改者何。變其既往也。不敢復也。悔者何。警其將來也。不自安也。改從事。悔在心。知乎改者。悔必深。知乎悔者。改必迅。改悔者。有惡乎。曰無。改悔者。有善乎。曰然。曷言乎莫也。禁詞也。曷言乎奉也。尊詞也。禁則貴乎止。尊則貴乎行。曰諸惡。盡乎惡之端也。曰衆善。盡乎善之端也。能如是者。非君子乎。鬼神曰。吾察其所安焉。是故觀其久也。久久不變。則真樂善者也。而可以造命矣。

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惡酒。絕滴不嘗。教授里中。從之者衆。一日偶出。途遇里父醉而扶之。覺袖有金。便生貪痴。欺其昏撥之。里父既醒。不虞是姜。夕有門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人推門。如欲進狀。曰主人虧行。竊人財寶。上帝以其素謹。未忍遽殛。姑使我來爲彼孽爾。語已寂然。門徒心駭。不敢揚言。次日姜忽思酒。自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未及半年。所竊之金。悉還酒債。自是產盡形羸。不能自支。猶耽麴蘖。勢難禁遏。家人哭諫。置若罔聞。一日入酒肆。四女奔姜。姜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以致顛沛至此。



人生幾何。豈容再誤。隨堅拒不就。夜夢神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故來耗汝。昨有善事。帝勅我還矣。及日厭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產漸盈。以壽終。

〔附斷〕因人酒後。見財起意。天即假酒孽以耗之。可謂巧矣。第是酒者色之媒也。向使試之以色。而猶不悟。吾安知其禍之所及乎。乃能翻然不爲所迷。則是不迷於首惡者。自可消釋其餘惡也。孽鬼去而福神至。人亦何憚而不自新乎。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箋註〕此節是總結全篇。言福善禍淫。終久必驗。與人約定日期也。吉人即善人。凶人即惡人。不言善惡而言吉凶者。蓋爲善即是福。爲惡即是禍。降福者。如上文所言人敬天佑之類。降禍者。如上文所言貧耗憂患之類。夫人有一善。必邀天祐。人有一惡。必遭冥誅。亦何待三年之久。但今人偶行一善。便欲獲報。少不如意。則曰天道難知。暫時爲惡。心懷不安。久不見譴。則曰鬼神不足憑信。故相期以三年者。非刻期也。乃遠其期也。若曰至於三年之久。而善不蒙福。惡不蒙禍者。萬萬無此理也。玩二必字有鑿鑿可據。斷不爽約之意。老子曰。九層之臺。始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欲爲善去惡者。試請從今日始。

〔引經〕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

〔附論〕元始天尊曰。我今說經。止救未劫。世人疑信。一聽自然。性命禍福。豈可戶曉。但願世人事親者。當爲心孝。毋爲面孝。事君者。當爲心忠。毋爲面忠。處兄弟則當心友。心敬。母面爲友敬。處夫婦當心。和心順。母面爲和順。待下者。母面似至情。而心實不情。臨事者。母面似至公。而心實不公。若能遵行此道。則雖疑惑誹謗。猶信也。若不遵守此道。則雖齋戒敬誦。猶不信也。善者積善。惡者積惡。積之既久。天地鬼神臨之。質之禍之福之。皆自然也。吾何言哉。通之于太上斯篇。亦猶此意云爾。

楊起元曰。休甯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無詔。中年後遊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事不爽。洪素與潘靈公祝石林善。潘祝皆積學不第。洪以之問學聖。居一二日。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祝尙未。癸未潘果中。洪又令爲祝稽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至戊子十月。又命之。學聖曰。己丑榜有名。雖然。尙有改移。揭曉乃定。蓋冥中論人善惡。不止月日評。平生爲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惡其穢。平生爲不善。能猛省痛改。神即鑒其馨。至科第專屬文昌。雖其祖父善惡。皆比較去取。故吾能知祝公有分。而不知所定也。祝至己丑乃第。

〔附斷〕此日稽月考之報也。益知功名一節。生來已有定分。臨期尙無定局。彼營求者。心旣不端。徒勞何益。

宋范儼。仁和人。壯年舉進士高第。歷郡縣以至卿佐。服官二十餘年。公每日必思所以忠君澤民之道。視聽言動。毫不敢苟。雖在暗室屋漏。恒有戰兢惕勵景象。及子成立。公便棄官歸隱。布衣蔬食。不涉世

緣。清心入道。一切世諦。分毫不有。即道德性命。亦歸自然。至大觀中。年九十餘。忽然了悟。囑侍者曰。人生世上。猶如一場戲劇。鑼鼓響時。生旦丑末。各逞其技。及至燭燼燈殘。成何意興。即如我來世間九十年。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幸而悟得這個。這個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赤白青黃。亦無長短上下。無嗔無喜。無是非。無善無惡。所謂一物不有。而萬象悉包者也。此是最真最上。無往無來的妙諦。只在人至誠精進。心心相續。念念不斷耳。汝輩各宜勉而行之。語畢。即默然合掌而化。一時異香滿室。祥雲遍空。種種光明。照耀世界。數日不散。萬目共仰云。

〔附斷〕此自下學訓行之始。以至於盡性至命之極者也。乃知無上菩提。至真妙道。只在凡人一念精進耳。有志之士。可不勉修淨業。以基福慧。而自蹈於撥無因果之枯禪。不信因果之腐儒哉。

鄺子元。翰林外補。遂成心疾。往叩真空寺老僧。僧曰。公疾雖起於煩惱。實生於妄想。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面前。可以順應。却又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日後富貴功名。皆如所願。或望子孫登庸。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十二時中。毫無善念。如此存心。安望疾愈乎。子元大慚。



附善過格凡例

一功改善。本蓮池自知錄。取周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蓋履仁蹈義。我所當然。可謂之善。不可謂之功也。

一記過兼記善。即昔賢投黑白豆之意。不記善。何以消除過端。故有過不得自諱。有善不必自謙。然要人記過。正是要人寡過。不然日爲之。而日記之。記之亦何益耶。

一每日所行之善與過。但記數目。不必錄其事。置一空格於榻前。臨臥時逐事記之。月終總較一月善過。年終復總較一年善過。以告於文昌。關聖之前。庶乎起一念行一事有所敬畏。而過可以漸寡矣。

一以善折過。亦有不可折者。如致一人死百過。施百錢一善。豈殺人者。作萬錢功德。便可無罪乎。此等事。須平心審之。

一雲谷禪師謂敬天。孝親。非論功之地。不敬天。不孝親。爲大罪惡。不可言過。二者皆不在格中。然恐習而不察。必有略根本而務施濟者。故此格仍詳之。

一受賄及屈於勢力者。不得記善。受賄如得財出人罪。伸人冤之類。屈於勢力。如遇美色。勢不能就。而不染。及貧士不用好衣好食之類。

一善過增加。有分載格中者。如救人一命百善。賑貧百錢一善。若救一命而復用己之財。則於百善外。更照百錢記一善。唆一人訟五十過。取不義之財百錢一過。若唆訟而又因以取利。則於五十過外。

吏。照。百。錢。記。一。過。他。準。此。

一善過自有是非。如有仇不報。固爲善。若忘父母之仇。則爲過。揚人之惡。固爲過。若欲逐奸除害。則爲善。知此他可類推矣。

一善有真假。如免債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者。或已經告官。致累貧民而免者。皆不得記善。他若取來不義之物。而用以施捨。明知有罪之人。而務爲救護。皆不得爲善。事端非一。未能縷指也。

一雲谷禪師功過格云。百錢一善。謂千金以上者。若貧士。則五十錢亦可作一善。極貧士。二十錢亦可作一善。百錢一過。謂貧士如此。若富者。五十錢亦作一過。大富者。一二十錢亦作一過。是說甚精。詳故。觸類引伸。又不必一一尋求紙上也。

一凡文武忠君愛民。及禁戢衙役兵丁等事。詳居官功過格中。茲格未載。

一如不孝之極。與好淫亂倫。奪人妻女。及決水放火。劫財害命等事。乃禽獸盜賊之行。不得謂之過矣。俱不載入。

### 行善過格之報

先賢范文正公。韓魏公。趙閱道公。趙康靖公。俱行此格。皆爲名臣賢相。表表在人耳目。茲不復贅。

蘇杲行此格。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子洵復行之。不怠。生東坡子由。俱成進士。文章蓋世。其後科名不絕。

張魏公浚力行此格。高宗朝爲名將。至晚年益悔前日之非。後諸將皆戮。而公獨再相。子枋爲大儒。

費翁家藏此格。室中夜光燭天。勤而行之。夢此格化爲金字。生宏狀元及第。又夢此格化爲銀字。生榮

探花及第。

袁了凡行此格。遂獲奇驗。詳立命說。

陶石簣祖父行此格。刻板印施。及石簣中會元。

陸聚岡行此格。貢爲縣尹。子完學登進士。仕至兵部尙書。四世俱封一品。孫卿正卿任俱進士。

顏茂猷行此格。刻迪吉錄勸世。中甲戌進士。

劉宗周行此格。刻小譜傳世。後爲相。

吳鍾巒久不第。行此格。遂登第。作守身法勸世。

其餘奉行之驗甚多。不能殫述。

### 太微仙君善過格

倫常第一 一善十善等字。緊連句下者。單指本句。若空一字。則上俱在內矣。

父母 繼母祖父母。每善加一倍。庶母伯叔父母。每善加二倍。

對親和氣。婉容憂憤不形。晨昏定省。致敬盡養。修德勤學。致親悅 一日一善。代受一勞苦。一事責怒。

順受 善一。贊成一善。解一怒。舒一憂。順親心。不吝財物 善三。一大事勸親。改過遷善。守一義。

方訓。爲親補一過。及還一逋欠。親所愛敬人。加意愛敬 善十。親病小心侍奉。獲痊 善三十。見惡於

親。能積誠感動。顯親揚名。喪葬誠信 善五十。親於倫常有違。勸之和樂。化親行仁成德 善百。

淫蕩忘身剛狠召禍貽親憂 厚妻子薄父母 阻善唆惡 喪葬草率量力所至 久淹親柩百過 親病不

小心醫治 揚親一短五十過 親有過不諫三十過 背一義方訓 責怒抵觸二十過 親所愛故人故

薄之 親年老舉動生一厭薄心 吝一財物違親心 爭競一財物 生一怨言 對親一疾聲厲

色 親老令之任勞 親老遠出 一事欺親 私蓄一財物十過 推諉一日供膳五過 貧不能養遂

不顧親一日三過 忘親疾 失敬失養一日一過 直言諫親致不悅 私一飲食一過

兄弟異母兄弟每善加一倍。異父母兄弟每善加二倍。

一日敬兄愛弟推逸任勞 同一事不生異心善一 一大事勸善止惡 容忍一過不聽婦僕讒言 財

物不論爾我十善 獨任一大事如門戶差徭嫁娶喪葬之類 分產物讓多取少五十善 弟兄破產者復與同居共爨

獎勵弟兄成德百善

鬪訟 欺凌一幼弟庶弟 遇一難不救百過 阻善贊惡五十過 爭競 聽一讒啓釁 求借一物不應

十過 貧思害富富不顧貧一日二過 不和睦一日一過 同事生一異心一過 私占產物百錢一過 見一過不勸

與自作者同論 妻妾

閨範謹肅 善御婢妾不容抗正室一日一善 勸改一大過如不孝不睦及虐下等 禁止出門遊戲燒香十善 勸化

孝公姑和妯娌五十善 化之行仁成德百善

富貴棄妻 任婦人不孝公姑 寵妾薄妻百過 縱一惡與自作者同論 縱虐一婢妾三十過 有過婦人勸諫



反加怒詈 縱出門遊戲燒香過十 縱一惡聲罵穢過五 閨範不謹 縱繼室虐前妻子女 不和睦

一日 過 遇當行事受制於內不行過一

子姪

垂一義方訓 一大事教導見從善一 為師誠心誨人一日 禁止一惡習善十 禁刻薄取利夤緣功名

導之敬祖睦族善三十 化之行仁成德善百

不以義方立教致成敗類 酷虐一他人子過百 誤一他人子 子孫不肖為之夤緣功名過五十 棄一

不才 縱一惡習過三十 偏愛憎一人 開一不善事端過十 恣意打罵不從容訓戒過二 護一短與

作者 為師引誘一頑徒一日 教誨一事不盡心過一

宗親宗。宗族也。親。親戚也。

敬尊長睦同輩貴賤平等一日 貧乏求借不吝二百錢 周給貧乏一百錢 結親擇一賢良不計勢利

二十 代辦一嫁娶喪葬事 立義田義屋養活一人五十 收養一老幼殘疾 富貴娶一殘疾女

謂原聘者 本族絕支立一嗣不利其產善百

本族絕支利其產不為立嗣 嫌貧弱改嫁毀婚過百 族有一流落人可救不救此言失所者 宗親一

急難可救不救此言患難之時兼親戚言 薄本族而認同宗 婚嫁惟計勢利 以財勢傲一貧賤宗親三十

過 貧病無依者能顧不顧二十 貧乏求借不應 抵觸一尊長過十 乖一尊卑次過一

師友

敬師遵教訓 尊前輩親賢友不妄交一日一善 通有無二百錢一善 淫朋招引遊戲不從 弔慰誠敬 踐

一約一善 朋友有過忠告善道 不忘一父執一善 不忘師友不負貧賤交三十善 不負一妻子寄託

五十善 救一急難百善

遇一急難求救可救不救 負一妻子託 背一明師 負一死友負一貧賤交五十善 輕棄一故舊二十

過 誣謗師長 諂媚人不誠心規諫 戲侮一老成十過 隨一淫朋遊戲 厭一貧賤交 謔一友

父母妻子 有無不相通三過 爽一約 失一弔慰一過

婢僕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一善 赦一小罪二善 遇一病用心醫治獲痊 配一男女及時 禁一

狠僕二十善 善遣一婢慎為擇配三十善 白還人一男女原值百錢一善 化一人忠信慈仁百善

鋼一婢僕不娶嫁 殘一婢僕肢體 賣婢得重價致配非人如買為娼妓等百過 縱一惡僕三十過 用一次

酷刑 配一男女不及時二十過 虐使一事五過 冤責三過 衣食不周勞苦不恤一過

仁愛第二

人類

收養無依人一日 濟一人飢濟十人渴 濟凍人一衣 施一暗夜天燈 借一人雨具 施藥一服

有效 不沉滯一人書信一善 賑貧苦 周全窮途人士還鄉 贖男女還人 冬日施薑茶 施襖

衣 助人嫁娶喪葬 造橋脩路疏河掘井置義塚百錢一善 凶荒施粥 疫癘施藥 歲終為人贖罪

百錢 留無歸人一宿善二 盡心謀人一事 療一輕疾得痊善三 掩一暴露棺埋一白骨傳人一保

益身命事 一小事為衆出力善十 救墮一胎在腹者 救一輕刑善二十 救一重病 施棺木一具

施地葬一人 見人侵凌孤寡竭力保護 除一人害 伸一人冤善三十 救一人危難流離 救一

溺嬰已生者 救一賤為良 救一人軍徒重罪 葬一無主柩善五十 救人一命 延續一嗣 合一

應合婚姻 收養無主棄嬰 伸一人大冤 完聚人一家骨肉 興建一大利地方大事出言造福

出力任勞善百

致一人死 設阱陷害一人 謀成一人軍刑 溺殺一嬰 絕一人嗣 致一良為賤 壞一人陰地

發一人屍 破一人婚姻 醫家計利誤人命 合一毒藥善百 見一人死可救不救 讚助人溺

一嬰 致人墮一胎 侵凌一孤寡 乘危下石排擠人 以私怨傾一人家業 致一流離 嫁

禍一人 掘地遇人骸骨拋棄不顧 平人一塚善五十 作踐人禾稼 損壞一義井橋渡謀成一人

輕刑 伎術不精蠱惑害人 見人欺凌孤寡可護不護 見人冤得白不白善三十 疑病妄藥 一

難求救可救不救前指師友此指平人二十過 秘一經驗方 醫家治病不用心 侮弄一老幼殘疾人 侵一

弱 幸災樂禍 阻截一日通衢橋渡善十 責一不應責人 欺一無識 沉滯一人書信 為人謀

一事不忠 恐嚇人善三 窮民哀告不應 故犯一人忌諱善二

物類

救一無力報人畜命 救細微白命 施禽畜食一日 葬一自死禽獸 救接畜力疲乏一時善一 買

放生命百錢 為已食不殺二善 戒食牛犬一年五善 救一有力報人畜命十善 戒殺生一年二十善

倡戒殺放生百善

倡殺阻人放生 私烹牛犬百過 殺一有力報人畜非法烹煮生物使受極苦 填覆一巢穴二十過 殺

一無力報人畜 無故發蟄驚棲三過 殺細微十命 不憐畜力疲頓 籠係禽畜一過

勸化第三

善類此條言人之為善一類而我助之則為功而阻之則為過也。

勸人為一切善人所未為者較自為者減半論 讚助人一切善人所已為者較勸人者又減半論 勸人出財作福三百錢 刻施一

善書百錢 編輯一濟世善書 成人一美事十善 感化人一家好善 表揚一人陰德 建義學教

誨一人三十善 感化一人成德五十善 倡一善事利濟一方百善

阻人施濟百過 排擯一有德人五十過 撿人成功 止人一善 見一賢能舉不舉五過 為私不贊成人

善 非薄人不屑教五過 沒人一長三過

惡類此條言人之為惡一類而我阻之則為功而助之則為過也。

勸人改一過 勸止播人一惡一善 折人一惡 解一人憂 息一人鬪三善 解釋一人怨恨五善 息一

人訟 止人揚一隱惡談一閨閻 燒燬一卷邪書十善 勸一人勿溺子女前是往救一次此是勸轉一人 阻人一

非為 解免陰謀下石三十善 化一為非者改行 勸轉人改一惡業如殺生等業 調停人內外骨肉十五善

善 化轉一人至仁孝百善

教人作一切惡人無惡事而我教之 讚助人一切惡人有惡事而我助之 見人一切非為可勸不勸較自作者加一倍

作者減半論 編撰一傷化詞傳 引誘一蕩子 離間一人骨肉過百 翻刻一淫書 唆一人訟 代寫

一離書過五十 薦引一匪人 傳人一惡術邪法過三十 讚助一人訟過二十 親一惡人過十 唆一人

鬪 增一人憂恐過五 見人訟可勸不勸過三 當衆斥一人過失過二 見人失誤不與明言見人憂聞

人訴怨不勸解過一

### 敬慎第四

存心心乃行善去惡之本。人能于此不欺。便是慎。獨工夫。又何患行事之不正乎。

惡念起即埽除善一 不欺暗室 一切妄想不生善一 見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善十 一月心常敬畏

有善無惡善百

一日常存機心惡念過二十 暗舉惡意害人 聞人失利名生歡喜心過十 聞人善不生信心過二 展轉

一淫念 生一怨親念 蓄一妒念 噴念及諸妄念誦經書雜念不除過一時

### 應事

一日守分循理臨事敬慎善一 處一事唯知為衆善三 聞一過即改 見一善即誠敬遵行 遠公門善三

不附人財勢 處一事公直善五 不苟且求一名位 讓一善任一過 為善始終如一 報人一

德善二十 當大事能損己益人善五十 善與人同不存形迹善百

假行竊名惑遠近過百 當大事損人益己過五十 負一人大德 夤緣得名過三十 假公行私 炎涼任

功諉過 竭盡一人情誼十過 見一善不行 知過故犯除本過外又加之三過 窺一人私書 爲一善不終

處衆惟知爲己 臨一正事不敬一過

出言

慎言 心口如一一一善 發一至德言 出一方便語 說果報勸人 揚人一善 白一人誣迹十善

辨雪 一人大冤前用力此用言五十善 闢發一部濟衆經書百善

誣壞 一人清德謂本無者百過 摘發一人陰私 誹謗賢聖五十過 造謗汚陷一人 談一人閨壺 兩舌離

間人三十過 傳述一傷風敗俗事 變一是非口是心非 出一損德之言 惡口犯一平交十過 造

一人渾名歌謠 播一人惡雖有此事亦不宜播五過 出一不利人語 冷語刺人 背後詆毀人 嘲笑人體

相不具 戲謔傷人 揚一人醜三過 喜問人過失 捏一誑言 談一淫賂趣 竟日多浮浪語一過

事神

敬天事神明祖先齋戒至誠一口善 拾遺字一千 穢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一善 出財修葺聖像殿宇

百錢一善 闡明神聖經典刊刻行世百善

毀經倡說叛聖百過 侵占一菴觀寺院屋宇五十過 壞一聖賢經傳 褻瀆天神祖先二十過 以聖經戲

謔 指神明證一鄙猥事十過 祈禳許一牲牢惡愿 祀禮失時指祖先 污穢經籍 呵風雨褻三光

攜葷酒入聖殿五過 對北惡罵及涕溺 汙穢一字紙如包物拭桌之類三過 污穢井窟 見遺字不顧

手不淨翻動經書 夜起裸形一過

節忍第五

氣性

一日敬老懷幼謙和接物 論一事不執已見 納一逆耳言善一 平一怒 忍一勞 解一怨恨 受

一謗不辨善三 容一人過 忍受一橫逆善五 遇失意事不怨天尤人 遇一讐不報指得罪於已者 大事

難忍能忍善十 火氣不生 在歡喜感化善百

強獷難觸人所畏忌過百 慣習爭鬪過三十 報一怨太過過十 遇一拂意事怨尤不止 逞一小忿 怒

一逆耳言 苛責人一事過五 論一事偏執已見 傲睨一平交過三 喜諛 好矜誇過一日 遷怒一

人 醉犯一人過一

衣食

一日甘粗糲不虛度衣食 拾遺粒 與人飲食不揀擇善一 一日安澹惜福善十

厭棄惡衣食過十 縱酒及亂 無故剪裁 禁屠私買生物 服一非法服過五 狼籍米粒 一日鮮衣

美食享用過豐過一

財貨寇盜劫奪不在此例

一日買賣俱寬厚 分財公平 借貸如期還 不吝器物借人濟急善一 不負人寄託 不取非義財

還遺 代完官錢私欠 饒免貧戶租欠 荒年平糶 佈施乞丐貧人 讓利讓產 假銀入手

棄不行使善百錢 放債出當濟人急不計利善二百錢 造一斗秤公平 不逼取貧債過十 赦債還遺

全人身家百善

造低銀假銀 蕩廢祖父產業 重利逼取貧債百過 交易田宅不清割五十過 圖買一產三十過 誘人

賭博十過 設阱詐騙 倚勢白占 乘難覬取百錢過 荒年囤米待高價百錢過 巧取 負人寄託

負貸百錢五過 賤價強買人貨物虧及百錢五過 賤遺 用低銀百錢三過 斗秤出入不平 受不義財

侈用人財物百錢一過 損人一器物 暴殄天物 不問取人一針一草言至輕之物亦不可取一過

女色諸惡最重邪淫。而人又易犯。故特另列一條。至有敗倫傷化者。已是禽獸矣。又不在此例。

見一美色不留盼五善 居家能節欲十善 完一女婢曲全一婦人節百善 拒一私奔女子三百善

淫一室女孀婦尼姑三百過 謀占人妻女 淫一良家婦 壞一女婢百過 姦一原失節婦五十過 蓄一

戲妓俊僕在家二十過 宿一娼十過 私窺人婦女 評戲一美色 遇一美色畱盼 居家淫褻非時

過五



2

400325